週報



第十四卷 第七期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八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下行

站名	下行車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4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開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永定門	開		6.48	7.27			13.16			21.28				
豐台	開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黄村	開		7.26	9.46			13.50			24.00	21.45			
郎房	開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落垡	開		8.35	13.34			14.55			2.28	22.50			
楊村	開		9.03	14.58	9.59	12.05	15.23			3.37	23.12			
天津總站	開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天津東站	到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開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塘沽	開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蘆台	開	10.07	12.2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胥各莊	開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唐山	到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10		
	開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平	開	11.13	13.31			16.19							6.10	7.45
古冶	開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4
灤縣	開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昌黎	開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留守營	開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北戴河	開	13.23	16.41			18.44					6.46		14.38	10.64
秦皇島	開	13.42	17.08			19.07					7.16		15.48	11.23
山海關	到	14.00	17.30			19.25					7.40		16.25	11.45
	開	14.35									8.20			
瀋陽(南滿站)	到	21.40									15.35			

上行

站名	上行車	22次 快車 膳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快車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12	23.00	23.20	2.40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0.44	22.35	22.58	1.35			
黄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0.08			
郎房	開	8.16			10.40	15.41	17.06	19.42	21.36		22.28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19.32			20.48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07			19.53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6	18.41	20.39	21.15	18.10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8.30	20.30	21.05	17.10	停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8.18	20.00	20.55		12.12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6.00	停	停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2			22.35	17.15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7.04			18.22	15.43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5.53			12.57	13.56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到						8.15			14.30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北戴河海濱支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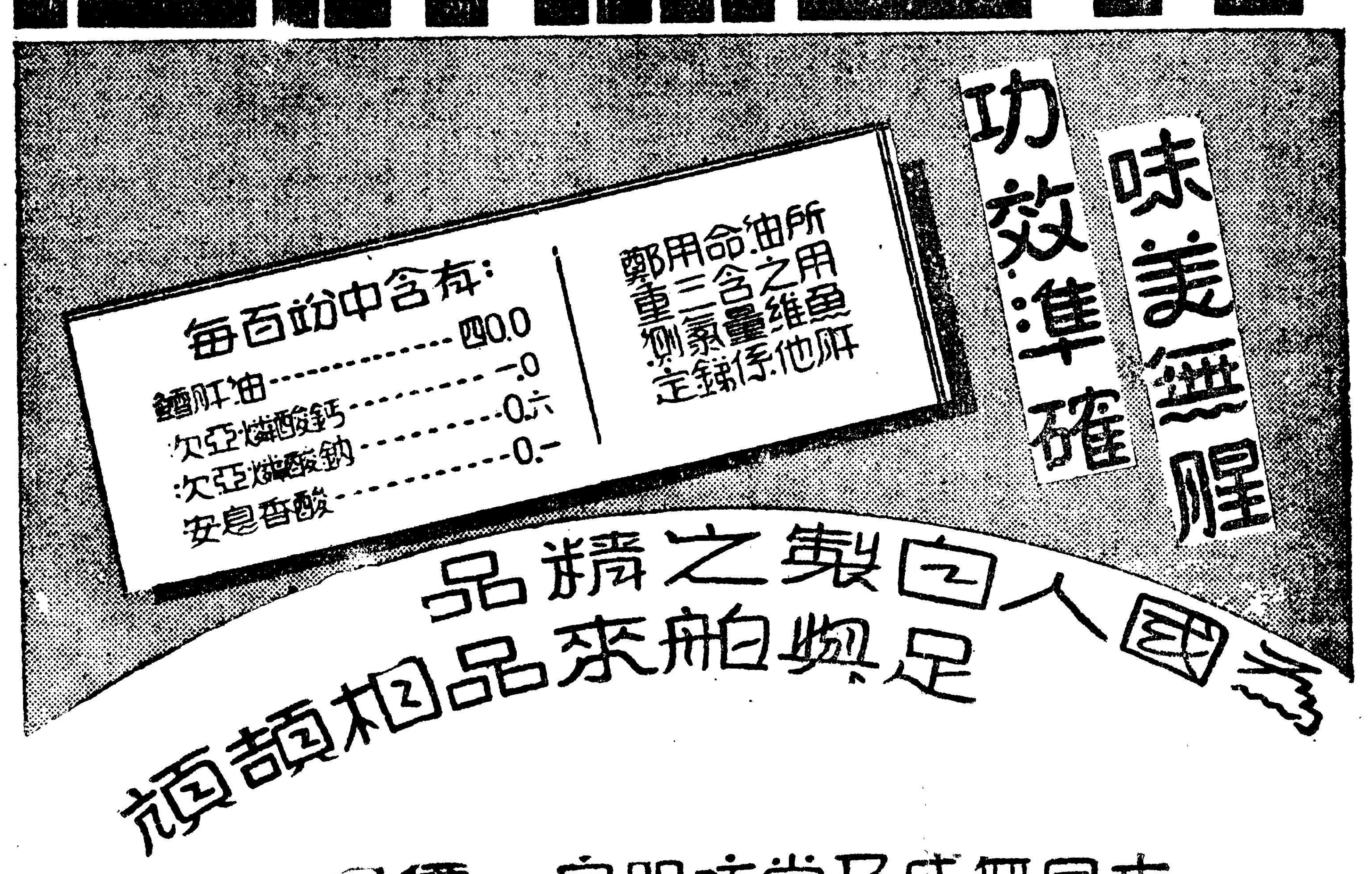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2次	94次	96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通縣支綫

6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7.30	8.30	9.30	10.45	11.55	12.50	14.00	15.30	16.30	17.45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45	17.20	18.55	20.05	21.25
7.35	8.35	9.38	10.50	12.0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0	18.48	到	東便門	開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0	15.42	17.14	18.50	20.00	21.17
7.36	8.36	9.40	10.51	12.01	12.57	14.06	15.39	16.36	17.51	18.50	開		到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38	17.12	18.48	19.58	21.15
7.52	8.52	9.59	11.07	12.17	13.14	14.22	15.56	16.53	18.07	19.09	到	雙橋	開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22	16.55	18.32	19.42	20.56
7.53	8.53	10.02	11.08	12.18	13.17	14.23	15.57	16.55	18.08	19.11	開		到	8.51	10.01	11.39	12.16	13.16	14.20	15.21	16.54	18.31	19.41	20.54
8.03	9.03	10.16	11.18	12.28	13.30	14.33	16.09	17.05	18.19	19.25	到	通縣南	開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5.11	16.42	18.21	19.31	20.40
8.05	9.05	10.23	11.20	12.30	13.32	14.35	16.10	17.07	18.21	19.33	開		到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5.10	16.41	18.20	19.30	20.32
8.10	9.10	10.30	11.25	12.35	13.38	14.40	16.16	17.12	18.26	19.40	到	通縣東	開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5.05	16.35	18.15	19.25	20.25

五洲

乳白魚肝油



本品之滋養價值夙為醫師所推崇無論孕婦乳母長成兒童發育男女及年高之人均宜常服並治虛癆久咳血虧療癒乾燥眼軟骨病發育不良神經衰弱諸症

價目 每瓶壹元柒角半 每打拾柒元五角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售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七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二月八日出版

插圖

一週簡評

書評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東邦語薈

論評選輯

文藝

本報啓事

本報每卷共出五十期，每年循例休刊兩週，以符此數。玆定於本期出版後，休刊兩週，第八期準於三月一日按期出版。特此奉白，敬希讀者注意爲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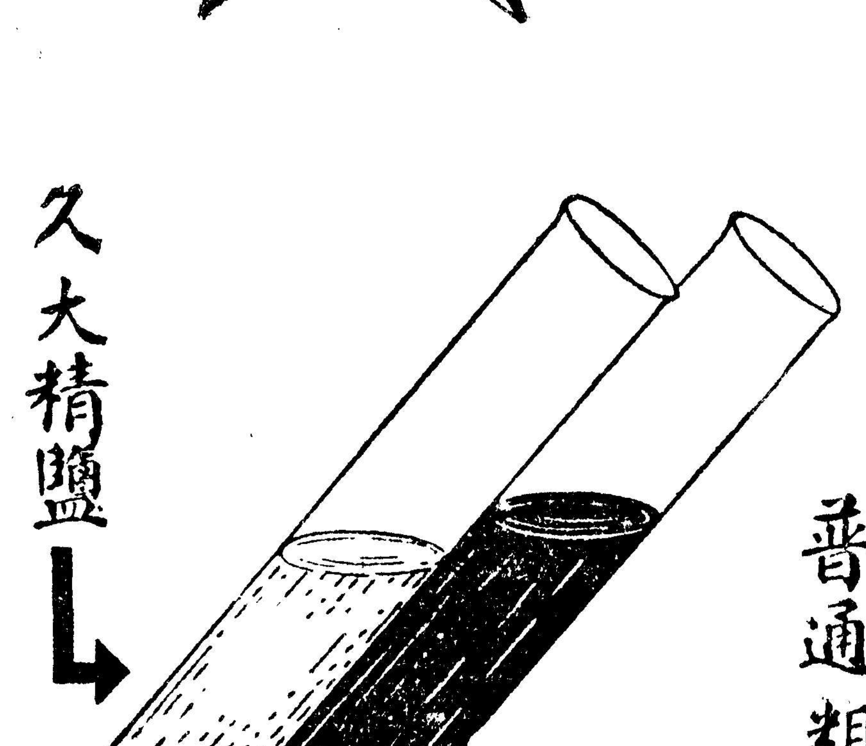
本報編輯部謹啓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海王老牌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天津法租界
工廠—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贈品券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上海愛多亞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由　省　縣　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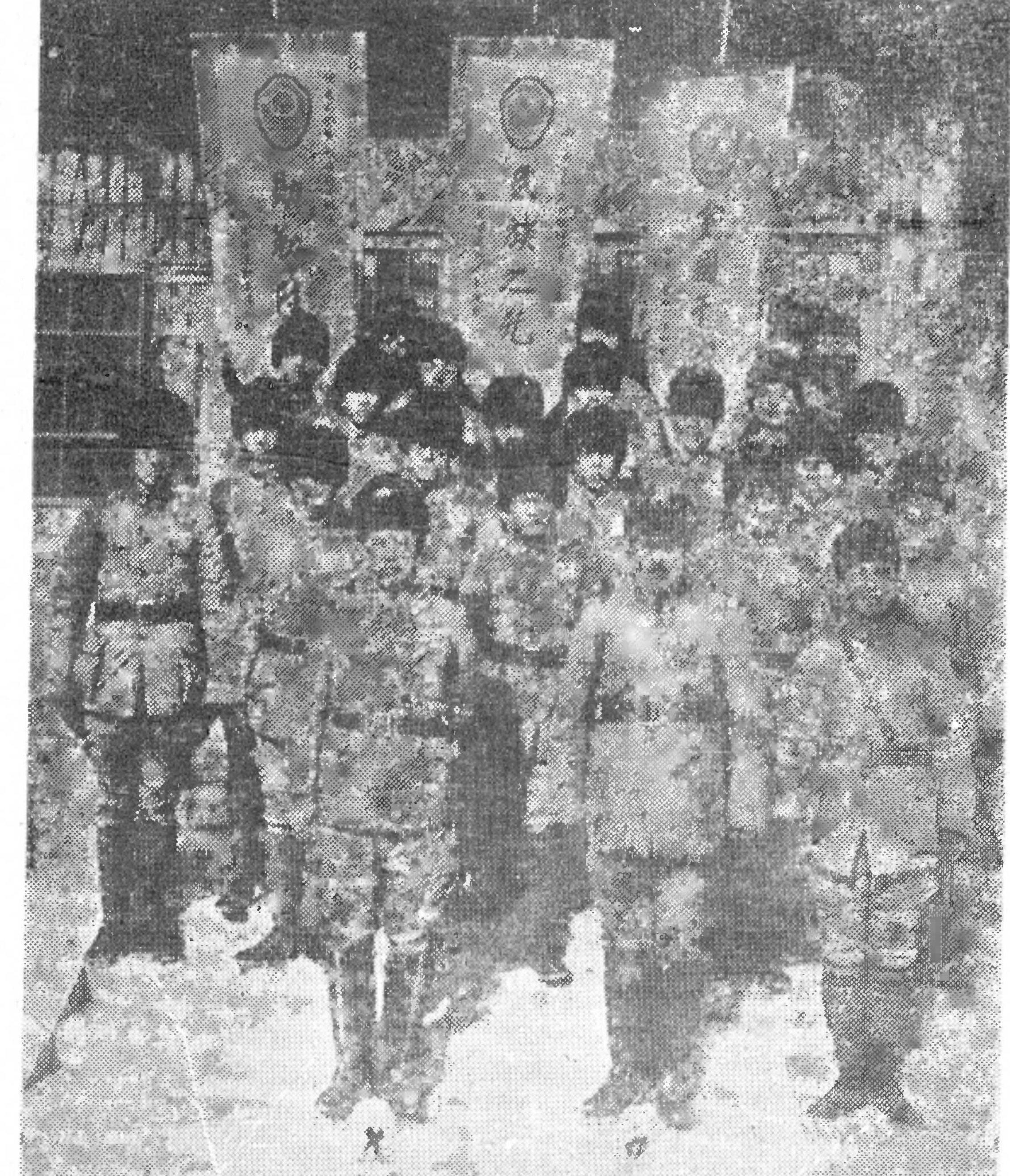

鳥語煙香
一般可愛
華成煙公司出品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My Dear
CIGARETTES

國內時事

↓新運總會戰地服務團向傅作義(×)趙承綬(○)獻旗。



↑「一二八」第五週年紀念，圖爲滬各界代表在無名英雄墓舉行紀念儀式



←菲列濱總統奎松赴美過滬，吳市長在輪埠歡迎情形。





→新任駐墨西哥公使譚紹華(右)放洋，與王正廷等在輪埠留影。



首都國民勞動服務，疏濬孝陵衛區各地塘河。圖爲京市長馬超俊(1)工務局長宋希尚(2)社會局長陳劍如行破土禮。↓







←德艦「愛姆登」號訪問我首都，海長陳紹寬(左)登艦答拜。

英閣員的動態

英內閣雖穩渡憲法危機，但在本年五月加冕典以後，勢將改組，圖爲英重要閣員之丰度。（參閱上期本報外論介紹）



勞工大臣伯朗　蘇格蘭大臣伊里歐　運輸大臣霍爾貝里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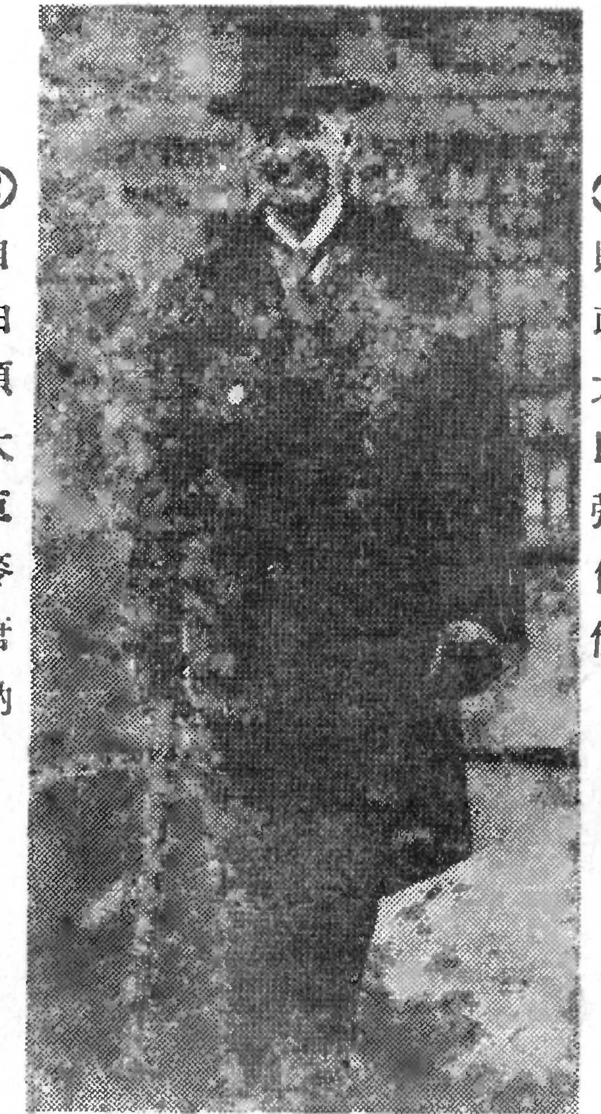




外長艾頓



自由領大臣麥吉納



財政大臣張伯倫



內務大臣西門



陸軍大臣德夫古柏





國防大臣尹斯吉勃



陝局將告段落

這幾天陝局消息，甚爲分歧。一面有業已撤兵的報告，一面有撤兵不確的消息，中央社電訊，力取保留態度，所以潼關西安間的眞相，全國很難明瞭。

但是今天（二月二日）所知的確報，東北軍確已從前線撤退，中央軍六日可以到西安。

中央政策原以中央軍入西安爲最必要條件。也可以說只要到了西安，就算解決，雖然善後還有困難，但國家大勢上業已不受障碍了。國民心理，實在熱望和平統一。如何達到統一目的，自然張楊部隊要切實覺悟，但中央當局，也需要百般領導。我們盼望中央軍速入西安，同時盼望以中央軍入西安之日，實際上能結束陝變的糾紛。

三中全會與政局

三中全會，眼看快到了，人們都注意其究竟。現在看來，大概會前會後，沒有甚麼變化。

一時曾盛傳政府的改造，現在知道，大概決沒有重大更動。全會對內政上的最大問題，是決定國民大會的召集日期。據聞或是雙五（五月五日），或是雙十。國民大會的選舉法或者稍加修改，大概要廢棄「圈定」。其外也許另有補充之點。總之，政治的改進，要遵循國民大會的軌道。至於外交國策，是既定的，此次全會無從變更。就實際上說，外交與國防都是需要實行的，空言無補，所以三中全會，關於外交，未必有何驚人之表現。

總之，就實際政治說，目前亟務，還是需要安定。三中全會，承陝變之後想必能達到安定政局的效果，至於外交內政上的一切做法，都是全會以後之事了。

日本內閣更迭

宇垣組閣遭遇陸軍之强硬反對，竟歸失敗，繼之者爲林銑十郎，本月二日新閣業已成立。

經此政變，更確定了軍部的指導權，直可以說是軍部專政。因爲軍部實際成了權力的源泉。前幾天，軍部自辯絕非阻止日皇大權之行使，不過就實際結果而論，內閣之成敗，現已完全決於陸軍軍部之手。

軍部所主張的一套統制經濟之事，日本當有客觀的需要，不過關於方法上程度上，議論很多，效果如何，亦揣測不一。尤其重要的，是國防與外交本來互爲表裏，關於外交國

策之適當與否，近有不少人懷疑，日本報章雜誌，近紛紛主張對中國再認識，即其一例。內閣更迭以後，日本輿論怎樣遷移，應當是我們注目的。至於就最短期間說，新閣對中國大概與前閣一樣。（知非）

希忒拉宣言

為歐洲政界迫切期待的希忒拉宣言，本週發表，內容頗使一般失望。原因在（一）希忒拉仍堅持反俄態度，（二）不放棄殖民地要求與（三）對於英法的呼籲，顯然漠視。從另一方面觀察，這原來是德國國社黨一貫的政策，在德國軍備日臻強盛，黨羽已成的今日，想用空言去打動她，重走入和平談判的途徑，甯非癡望？

希氏言外之意，似向歐西各國担保，對他們不致採取侵略行動，但是德國在其它方面的發展，却不勞各國過問。宣言中提到的恢復殖民地問題，雖係對英而發，但是這只是陪筆，不會認眞提出。他的用意，至多只是在要挾。德國對英最高度的要求，在希望英國能維持中立，她的外交努力的主眼在此。至於法國的地位，她還看作次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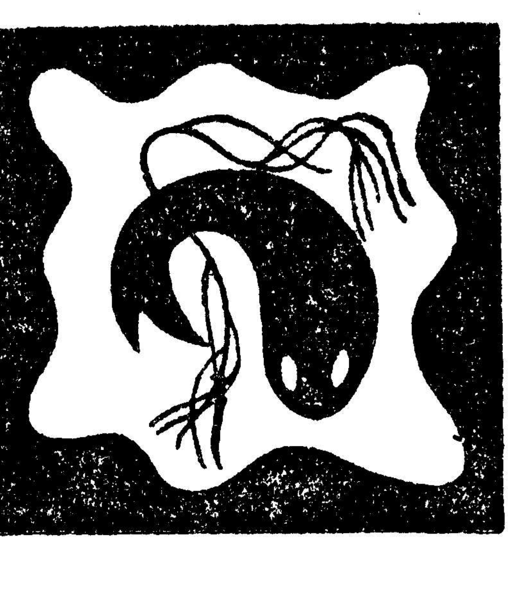
最近德國經濟情勢的不況，是毋庸諱言的。希氏宣言聲明脫離和約束縛及不承認歐戰責任諸點，用意顯在對內要獲取人民的信任。因此他更不能放棄國社黨一貫的主張。從這一點推測，歐局在近期中，是不會有進步的。如能維持現局，已經算是萬幸。

蘇聯黨獄之謎

本週蘇聯拉狄克等十七人的黨獄方才判決，又三次發現大規模的新陰謀案。這種層出不窮的疑案，已經是夠撲朔迷離的了，而外電傳說紛紜，格外增加了他的神秘性。但就輪廓上觀，這無疑是蘇聯共黨的內爭，列寧時代與史達林幷立的許多老黨員，現在幾有一網打盡之勢。其次，此案顯有對外的作用。我們拿德方鼓動反俄的情緒來對照一下，愈覺得兩國間情勢的緊張。總而言之，黨獄的意義是表現蘇聯政治的不安定。它對於史達林政權今後的影響如何，極值注意。

監察西境案

西班牙內戰仍在繼續中。英國所提監察邊境的辦法，德義雖表首肯，但因未規定蘇俄參加，西政府又持異議。總之，這辦法的實現，是遙遙無期，而戰事一時又無止息之望，所以展望前途，除毀滅而外，實看不出一線光明。目前釜底抽薪，固然是急迫的需要，但是較此更重要的，就是西班牙的人民，要自己有悔禍的覺悟。（[illegible]）



西安事變之教訓

傅孟眞

西安事變不特是民國史上空前的怪事，恐也是中國史中未有的奇談。當時有人比他於土木之變，然而張楊之輩總不能算是外國人吧？有人比他於爾朱榮的陶渚之亂，然而張楊之輩雖爾朱榮又那能比得上！所以中國自古以來亂人誠然多得很，這樣子的花樣翻新，還是讓他們後來居上罷！無怪乎事變的消息一傳布，無人不切齒痛恨。幸而中央之立場堅定，人民之責駡痛激，一時間「中外肅然」，（至少表面上），在彼等尙未敢漸漸乘機揭開面具之前，合圍的軍隊已使他們喪膽，無人響應的局勢已使他們寒心，所以才能急轉直下，主帥脫險，萬方歡慰。歡痛既定，回想這一件事的教訓，有幾點當局者似乎有嚴切注意之必要。

關於此一事件之變化，自然可以有幾種不同的看法，我自己也深信別種看法不無他的充分道理，不過我們中國讀書人也有一種讀書人的平直看法，這看法很簡單，無迷信，無機心，大致如下。以張楊的往日行爲，可以知道張楊是什麼樣的人，對于他們的口號和旗幟都不必求之過深。他們之所以敢於作此大亂，一則以爲他們這一下子抓着了政府的致命傷，二則以爲必有立時響應者。這事他們全算錯了，事態之演變並不如此。政府站得很穩，政府的機構運用得很靈動。本來就不會有什麼人類同情他，再加以政府宣示他的立場很嚴正，雖敗類也還未敢蠢動。然則他們的算計，錯在妄以爲蔣先生一旦不能行使職權，政府要立時瓦解，而當日大局之得救，還賴中央政權在結構上，猶有不小力量！然則今後欲安定大局，培養國本，必須就這不易搖動的結構一點上，擴而充之。在政權完全是一個集合力機動力之下，誰敢來嘗試萬無倖成之事？我所謂集合力者，非謂「無首」之狀態，「

無首」之狀態，在太平時尙可招致亡國，何況今日？我所謂集合力者，乃謂國家有分職，職得其人，人盡其用，亦必如此然後領袖者方能完成其領袖之使命。試看中國史上長久的朝代，那一朝在開國時不是文武各得其人，攻城守府之責各盡其用？在不能長久的朝代，雖然創業者當時也是奇才，只因缺少些漢光武唐太宗的胸襟器度，終不能爲國置棟樑，爲家立喬木。老子以爲「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孔子以爲「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這雖是論太平之常軌，不甚適用於撥亂反正，不過，撥亂雖然要用應變的辦法，而反正却必須導引着向常軌走。歷代創業的事蹟，先之以兵事，必繼之以立善制，先之以「窮對付」，必繼之以擇善人而專任，否則永遠不上軌道，政治的結構永遠不堅固！現在是在訓政的時代，實際上仍未全脫軍政的色采。夫訓政是訓什麼？只是要先訓得國人知道政治的軌道。在西安事變中，國人已充分的表現其對於國事之關切，及其是非判斷之正確，然則今日之「阿斗」，已不是往日之比，已是一個賢明的儲君，作他的師保者，理當爲他成就一個政治的正軌，以爲萬年無疆之休！

我所謂機動力者，不是要抹殺人治，不是不相信「徒法不足以自行」的，乃是主張既要有治人，又要有治法，以治人用治法，然後能眞治，以治法用治人，然後治可長久。我們姑且不高談理想政治，姑且不論帝政時代。帝政時代，圖謀政體的安全要會用下列的辦法，一，大臣要眞是大臣，如孔子所解說的以道事君，辦不到便不幹了；二，儲君要教導得賢明；三，不在正軌上的勢力不使它侵到政治上來，果能辦到這樣，國家自然得到治安。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不測禍福」，所以政治的結構，要層層保險，有時還要犧牲了效率取得這保險，因爲國家是不可冒險的。張楊作亂之動機，豈不是有點由於「利器示人」？這是必要改善的。

這些「老生常談」，在以前說了，或者人皆以爲不關痛癢，在西安事變後，却值得想想，況且現在建設政治的常軌，已經是很容易的事，不比從前了。在政府的力量，大體寄託於軍力的時候，建設政治的常軌自然不易下手，在政府的力量很多寄託於民心的時候，建設政治的常軌時機已到成熟地步了。試看西安事變中一切與政治無關的國人所表現者，

是何等關切。在像是「天下歸心」的情勢之下，任人施政均可放手做去，一切以正面的考量爲準則，即以是非當不當爲準則，無所用其顧慮，與他種較量，因爲很少人敢再胡亂嘗試了。所以現在如不利用這個時機建立一個興國規模，豈止可惜而已。

我所謂政治的常軌者，具體說來，包含下列幾項。一，官能得其人，人能盡其職，任則必責其負責，不能責其負責則不任。二，上層之不當代下層辦事，猶之乎下層之不當代上層辦事。三，一件政務只走一個系統，不走幾個系統。四，愼爲國家培植出若干個擔任一方面的領導人物，這些人必須有公心，明是非，守紀律而有幹才。五，對於泄泄沓沓之風氣及不長進的人，必不以顧忌而縱容，對於望風希意無自動能力的官員，必不以一時使用便當而登庸。現在僅舉這幾條，其實當然不止此。總而言之，國家要長期安定，必須有個集衆力的政治機械建立起來，不因人而失傳，能長久爲遺制。

近些年來，地方上的政治結構遠趕不上中央政治之改進，也是西安事變中痛切暴露出來的事情。自秦始皇以來，封建是早該除掉的東西，偏在亂世一次一次的重現。在革命的軍政時代，每每打下一省，便是某一軍的地盤，若干大糾紛即由此起。總而言之，這樣變形的封建制不除，中國政治永遠不能上軌道的。以西北局面之重要而託之於張楊，究竟是因爲他們人格忠良或才力弘大？人謂此輩之用或亦有其不得已，我以爲爲國家之福利着想，決不能這樣「不得已」。這次如何收拾西北局面，我不知曉，但我以爲在這樣的外患迫切之下，軍隊必須是國家的軍隊，才有用處，否則只是我們對外作戰的障碍。至於他們抗敵的口號，參看一下他們過去及現在的行爲，尤其不值一笑了。誠然，政治要寬大，但是紀律決無所謂寬大。紀律愈嚴峻，政治愈寬大，因爲可以少所防備，紀律一有鬆，政治必寬大不成的，因爲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還是趁這次大變，一改若干年來政治緊而紀律鬆之習慣，決心以後再不「封建」了，使得我國的政治正軌化近代化罷！

怎樣從事文藝修養

徐懋庸著

今日出版

徐懋庸先生前用林矛筆名，在大衆生活上專寫文藝修養之文字，自發表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讚許，以後大衆生活停刊，文藝修養亦中途停寫，但讀書對此種文章，需要異常迫切，每日致函「林矛」先生，要求繼續寫作，發刊單行本者，總在十起以上。

最近，徐先生一再受本店之請，爲答讀者盛意起見，已將該書繼續寫畢，除原在大衆生活發表之三萬字外，連同其餘新增六萬餘字，精印單行本一冊，徐先生從事文學活動有年，其文章理論，早已有口皆碑，至於舉例之通俗，解釋之詳明，尤其餘事，更無庸多費唇舌也。

定價六角　特價四角

另加掛號郵費

▼最近新書

怎樣研究哲學　王特夫著　特價五角

▼新書預告

怎樣研究國際問題　葛喬著　將近出牌

當代國際名人傳　葛喬編　特價七角

搜羅最豐富　叙述最詳實

材料最新穎　文字最美麗

字別辭典　陶友白編　特價五角

人人必讀之讀物

出版者　三江書店　上海愛而近路二七八號

總經售　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讀書與救國

齊思和

一

最近讀廿塞氏新著歐洲的內幕一書（John Gunther, Inside Europe. Harper and Brothers, New York and London. 1936），最使我注意的是現今歐洲大政治家們的讀書風氣。據他的記載：

墨索里尼無時不在讀書，在現代政治家中，除了馬沙瑞克（Masaryk 捷克的前任總統）以外，沒有人對於現今的出版物比他再熟悉的了。他對於所讀的書皆作有系統的劄記。德國著名傳記路德維（Ludwig）對他的廣博而準確的歷史知識，極爲驚異。同一般好讀書的人們一樣，他很喜歡寫東西，而且寫得是非常之好。他把法西斯主義寫成一本十幾頁的小冊子，內容抵得過希忒拉的六百多頁的我的奮鬬。他很容易的是現今最有學問最有思想的獨裁者，他是現代統治者中的惟一的可稱爲學者的。他自己學習法文，德文，這兩種語言他都說得非常的流利。從一九二五年以來，他開始學習英文，目的是要能讀倫敦泰晤士報的政治社論，他聘一位英國的女記者吉卜生女士爲他的教師。他常爲義大利民報（Poplo d' Italia）寫文章，但不署眞名。他嘗同人合寫馬吉之戰（Comp di Maggio）劇本描寫拿破崙在『百日』時候的生活。他又寫過一個關於朱理亞，凱撒的戲劇，不過還沒有發表（頁一八二）。

這是現今最著名的獨裁者的學術生活，再看看蘇俄的領袖史達林的生活是怎樣？

大家不要以史達林是個土匪一流的人物。有人說他可以作哈佛的美術教授，這雖未必，但他的學識是廣博而深刻的——特別是關於哲學和歷史。大家很容易想像這個沉默的佐治亞地方的人是個強項，粗暴，好用武力而不能用腦子的人。那知道，在他的演說辭中時常徵引柏拉

圖，吉訶德（Don Quixote 西班牙著名小說），多德（Daudet 1837—1921 法國文學家）。他對於戴通地方（Dayton）的關於猴子的審判（譯者案：一九二五年美國田納西洲戴通市一青年教師以違犯該州法律講教達爾文之天演學說而被逮捕，此案遂轟動全世，蓋天演論已成公認之學說，而是州猶篤守傳統的基督教關於宇宙起源之神話，以達爾文之演化論爲離經叛道之邪說，懸爲厲禁，乃爲全世界所共哂。於是此案引起全世注意，成爲思想自由與守舊教徒之爭。美國名律師達羅自動爲青年教師担任義務辯護，而前國務卿，美著名政治家及演說家卜朗則代表州方檢舉，結果卒治青年教師於罪，科罰金百元，復被告又上訴於州最高法院，亦敗訴。審判時各國訪員蝟集，每日發出之電報，平均達十六萬餘字云），英國路易喬治幕後的內閣的組織，美國的工會，都知道的非常詳細。當他同英國文豪威爾斯談話的時候，他對科林威爾（Cromwell）與法令運動家（Chartists。譯者案：一八三八年英國革命工人，起草所謂人民之法令，向政府請願，要求革新，但未成功）的知識似乎比威爾斯還多。在一八九三年，他把一羣包希維克作家嚇了一跳。他告訴他們，他們的作品是沒有價值的。因爲沒有博洽的學術根據。「同我一樣，多讀沙士比亞，哥德和別的名著。」他告訴他們。（同書頁四一九）

這是現代兩個最重要的獨裁者的生活的一方面，這與我們平常對於他們的想像多麼不同啊！一提起獨裁者，我們的腦子中便浮現出一個粗暴像水牛一般，殺人不眨眼如舊小說中張飛，李逵一類人物的影子，那知道他們原來都是博洽多聞，好學不倦的學者呢（此外如希忒拉雖不以好學稱著，但他的學識也很不壞，而於音樂，藝術造詣尤深）？

至於英法等國的政界學術空氣自來就很濃厚，大多數的政客都是由伊頓，牛津，劍橋，巴黎等校出身，眞是如古人所謂「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中的學者，自然是更多了。例如現今英國的首相鮑爾溫：

他沒有什麽花錢的嗜好。他惟一買的東西是書籍（同書頁二三二）。

他的表弟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英國新故大文學家）常說鮑爾溫是他家中最有文學天才的：他的演說辭已經發表二本，很可以代表英國歷來文學與政治才能兼具於一身的風氣（同書二三五）。

鮑爾溫不但喜歡讀現代的書，他尤喜歡讀古代的典藉，他最得意的是德昔的底斯的歷史，荷馬的奧得西詩史。

法國一般政治家的野心，是退職以後被選入法蘭西學院（Academie Francaise，法國的榮譽學院，猶如英國的皇家學會），自然其中的大學者更多。姑先舉一兩個現今最著名的：

赫里歐（Edouard Herriot）同許多的法國政治家一樣，是個深刻的博學家，他的文章可以說是第一流的。一句文字音節，一個俏皮的形容辭的音韻，一個想不到的動詞的追求——這些於他全很關心。他寫過幾本書，都非常的好。一個是瑞堪米愛夫人（Mme Récamir 法國著名婦女，生於一七七七年，卒於一八四九年，以姿色智慧稱，其所開設之飯館一時著名文人多往之）的研究。一個是貝多芬（德著名音樂家）的傳記，這是從來所有貝多芬傳記中最好的一個（同書頁一三七）。

達迪歐（André Tardieu 在未入政界之先）作過十二年的新聞記者——從一九〇二到一九一四。主要的是為時報（Temps），菲加羅報（Figaro，法著名諷刺報），兩世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工作。他恐怕是法國現代史中最出色的新聞記者了。同時他是政治學校，高等軍官學校的歷史教員。他寫了六本現代史，直到一九一四年他才入政界（同書頁一三七）。

現今歐洲政治家中最偉大的學者恐怕要推捷克的創造者馬沙瑞克總統了。馬沙瑞克本來是全歐著名的學者，到了六十多歲的高年才開始他的政治生活。這時候歐戰爆發了，他由布拉格（Prague）逃到外國去，奔走捷克的獨立運動。結果，他手創了現今中歐最強大的國家，人民擁護這開國的元勳，著名的學者，來作捷克的第一任總統，以後他便連着作下去，直到最近才由他的最大的門徒貝尼脩（Benes）繼任。他本來是國際間著名的學者，他的學問自然是廣博深奧的，這由甘塞同他半小時中的談話，也可以看出一點。甘塞說：

在我同他的半小時的談話之中，他除了國內政治之外，並提及節制生育，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天主教，波拉（Borah，前美國上議院議員兼上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美國最有力量的政治家之一），生物學，現代美國文學——關於這個他有驚人的知識——『波蘭廊』，大戰時美國在法國的兵們口袋的所帶的錢，哈勃斯堡皇室（奧匈前皇室），杜思拖益施基（Dostoevsky，俄著名文學家。馬氏在八十五歲的高年，正寫完一部關於杜氏的著作），畢爾・哈得（Bill Hard），世界經濟恐慌，猶哥雕刻家麥斯頭淮克（Mestrovic），和一部他剛已讀過而已將名字忘掉的新小說（頁三二九）。

二

這是現今歐洲政界的一般空氣。我所以撮譯以上的事實的原因，並不是告訴人家如何才可以作官，如何才可以作獨裁者。我認以上所舉的事實至少有兩點可以注意：第一，現今的政治，問題這樣複雜，範圍這樣廣博，變化如此迅速，已經不是不學無術的人所能勝任愉快的了。政治家須有淹博的學識，敏銳的智能，美好的修養，高崇的人格，才能爲一般人的領袖。第二：在現今的情勢之下，主持歐洲各國政局的人們，眞是所謂『一日萬幾』。然而他們猶能『忙裏偷閒』，抽出一部分時間來，從事於接收新的知識，研究新的問題。我們的教員學生們，更應該如何加倍努力，才不致辜負了我們的時間，盡了我們的職責呢？

在這國難當頭時候，一般人對於往往因憂國而廢學的人們的勗勉是：『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這是年來所常聽到的口號。其實，這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爲這將讀書和救國分成截然不同的二件事體了。又何怪學生聽了這個標語依舊是不念書呢。我們口號應該是：『讀書可以救國，救國必須讀書。』讀書的途徑不必是一個，但救國須有知識。國不是空喊幾個口號便可以救得了的，也不是單憑着熱氣便可以救的。最重要的是一般民衆——尤其是領袖們——須有相當知識，有知識才會有力量。平日才會構成健康的社會，提高生產的技術，生活的標準，增加國家的財富，供給領袖人才，建設有力政府，發揮敏銳的輿論。戰時才會全國一致動員，化爲一龐大的軍隊，有嚴密的組織，服統一的號令。這樣的社會，這樣的國家，才可以存在，才可以發展。在現今的國際局面之大，豈有一羣蒙蒙昧昧的人羣生存的機會？國又豈是不學無術的人所能够匡救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不讀書而能救國者，未之有也。

話雖如此說，實際上有機會受比較高深的教育的（中等以上學校教育）僅限於很少數的幸運者，將來領袖民衆的責任，全在他們的身上。因爲他們的責任的重大，我們對他們所抱的企望不能不更深切，因之我們對於他們邇來往往國事發生便長期的輟學的事情，覺得十分可惜。他們的舉動自然是並非毫無道理。國難的嚴重到了國家本身的存亡都發生了問題的時候，有心的人們還能有心緒繼續在圖書館中試驗室內討生活嗎？何况學生們在這期間所作的宣傳一類的工作都是很有價值？我們自然不願意過分責備青年熱情的學生們。不過國家不是單靠着熱情所能救的，也不是一時便可以挽救的。在這危機存亡的時候，我們更應該保持鎮定，施用理智

，不要單靠意氣用事。若因憂國而廢學，則不但於事無濟，並且荒廢自己的學業，這無異減煞個人奮鬪的力量，當然是國家很大的損失。至於所謂愛國工作固然是有相當的貢獻，但是這應該在課暇的時間來從事。國難期間，人人應該加倍努力，不能因作一點愛國運動，便持以爲輟學的理由。

其中固也有一部分人到了國難嚴重便不願讀書，並不是因爲懶惰，而是對於讀書是否於救國有益發生了疑問。『國眼看要亡了，我們還記幾個法文生字，還在故紙堆中討生活，有什麼用處？』我時常聽到青年們這樣說。去年北平學生聯合會呈請教育當局施行所謂非常時期的教育，添設所謂國防課程，這又是一般學生認爲現行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不能救國的一個具體的表示。教育本來是一種緩慢的工作，自然一時難收急效。青年們迫不及待的煩悶的情緒，値得我們的同情。不過知識是救國的唯一的工具，雖然緩慢，但『有九年之疾而求三年之艾』，尙有希望。若中途放棄這種根本的工作，而從事所謂『實際工作』，絕不會成功。因自己的知識不够，如何能够担負救國的重任？自己尙且不能担負這種責任，而便從事宣傳，指導他人，更是可笑。因之，我對於一般棄書不讀，終日跑來跑去，自以爲『正在工作着』的青年學生們，覺得十分可惜。

要求改革敎育內容的學生當然不能和這些人相提並論，因爲他們並不是不願讀書，而僅是不願念現在他們所被指定誦讀的書，於是有改革教育內容的要求。這類要求並非沒道理。本來教育的內容應該適合國家社會的需要；我們處在這非常的時期，通常的教育，未必能合乎我們的需要，當然有施行非常時期教育的必要。所以自去年以來，不但學生們要求，即教育部，各校當局都在商討改革教育內容的計劃，這自然是很好的現象。不過同時我們也要注意，普通大學中學課程，都是些基本的訓練，而大家所要添設的『救國課程』，『國防教育，』類皆是屬於應用範圍的。以後者補充前者固然是很好，但要取消前者，只要後者則不可，因爲基本知識尙無，則應用知識便無從談起也。去年北平幾個大學試行添設『國防敎育』的經驗，便是絕好的教訓。因爲學生們的請求，學校經過長時的準備（購買儀器藥品，準備教材）試添國防化學，軍事工程一類的功課。其初學生們因一時的高興，參加的還算踴躍，後來大家也漸感覺到枯燥繁難，相繼退出，到了終了各班只餘了三五個人，聽說這些人還是學校的助教。此外如文學院所添設的關於戰期各問題的講演，現今國際常識等功課，結果亦不佳，一則學生聽得長了，也覺得起膩，二則學生的根基太差，難得應該獲得的效果。

這是很自然的結果。因爲：第一，學問必須按步作起，絕不可躐等，現在一般青年，常犯燥進的毛病，往往基本的知識未得，工具知識不會，便要談高深理論，結果，絕沒有領略高深的學問的機會（如英文連文法還弄不清楚，便高談沙士比亞，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等問題）。第二，作學問是件樂事，但須下苦工夫，世界上絕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必須

先對於基本的知識，基本的工具（如外國語等）先下過一翻苦工夫，然後才能够得到作學問的樂趣。現今一般青年心浮氣燥，往往對於基本的訓練覺得乾燥無味，不肯努力，專從事於高談闊論。譬如，作學問最重要的工具自然是文字，在現今的時代，無論研究那門學問但靠中文，自然是不够，還要懂幾種外國文。無如一般青年們不肯耐性地作這種基本的工作，往往到了大學，中文還不能寫，英文還不會讀，這還讀什麼高深學術？

不客氣地說，一般的中國學生們（除了少數的例外）和外國學生相比，實在太懶惰了。提到工作的緊張，我們不但不如西洋，並且也不及日本。學校規定着要學生們所作的工作，普通也不到外國學生所作的四分之一，而學生們眞正能作到這些的又限於極少數。這當然不能只責備學生，因爲一般的社會的風氣便是鬆懶的，本來中國的社會中除吃苦耐勞的勞働階級，一般的上層階級（所謂是士夫們）都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甚至這樣還覺得苦悶，更把有用的精神用到嫖賭的上邊，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於是清晨不肯早起，擾了清眠。聽講不注意，以爲敎員講得不如大戲電影有意思。下課後覺得『無聊』『空虛』『苦悶』，找朋友談天，一天便這樣度過了。這樣自己已先是不可救藥了，還談到什麼作領袖？什麼救國？社會的風氣不是一時所能改革的，青年們，你們如要負起救國的責任，還希望你們從自己作起！爲師長的，尤應以身作則，拿自己的實例來感動學生。

我上邊的一大段話，並不是批評，實在是勗勉。就個人而論，自己作過二十年的學生，現在又濫竽教職。上邊所說的自己當然並不是例外。上邊的話，與其說是批評，無寧說是自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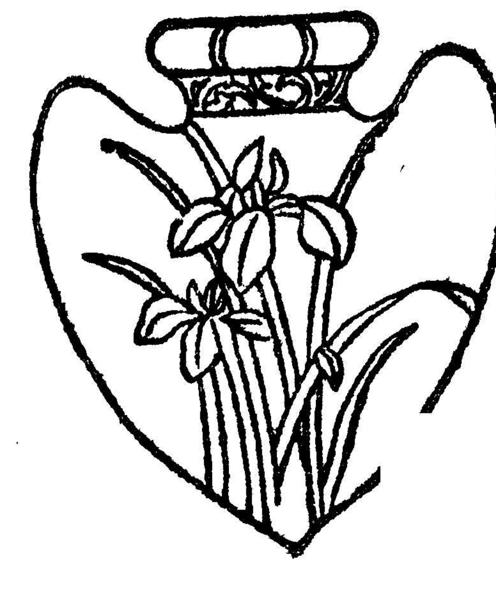
三

學生應該讀書，但讀書的人不應該限於學生。依我看來，中國社會最大的缺欠即是一般人沒有讀書的風氣，無所謂『普通的讀者』（General readers）。未曾受過教育的不必說，即使受過比較高深的教育的人們，一入了社會，往往便和書本絕緣，知識上的發展便從此中止。無疑地，這是很不好的現像。處在這社會進步一日千里的時候，即使努力追逐潮流，還怕趕不上，何況中途而止呢？結果，自然成爲時代落伍者。這樣，自己既不能發展，更談不到爲國盡力。同時，精神既沒知識的灌溉，便要找低級的娛樂，於是吃，喝，嫖，賭，就無所不爲了。

凡曾到過歐美的人們，都感覺到他們一般人的知識之高。走進一家商店裏，賣東西的可以同你談談時局，論論最新的小說。躺在理髮館的椅子上，理髮匠一面給你理髮，一面同你談論着國際大事，新出的書籍，他們所知之多，往往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生活比較寬裕一點的人們，大概都有書室，一天工作完畢之後，晚間最普通的消遣是披讀新出的書籍，或者自己誦讀，或者聚集家人，由一人朗誦，大家靜聽。這便是他們所以富强的重要的原因。大家都有知識，這個社會才能够繼續生存，才能够發展，才能够禦侮，才能够制勝。

現在是需要知識的時代，希望大家養成讀書的風氣。

北方青年的回響



一 王永興

王芸生先生連續的給北方青年寫了三封信，在文字中，我看到一個憂心謀國者對北方青年希望的殷切，我願以北方青年的資格，答覆王先生，答覆對於北方青年抱着同樣希望的國人。

我是一單純的青年，年來，我曾以純潔的理智及熱誠，爲中華民國自由而奮鬥。一年來，我接觸了成千成百思想不同的青年和社會上各界人士，一年來，我經過無數次的大大小小事件，而：年來我獲得了最寶貴的經驗與教訓。這篇文章便是基于這點經驗與教訓而寫的。

王先生的三封信中，希望于北方青年者是兩件事情，（一）青年人的一言一行要以國家的福利爲前提，要擁護國家統一，要擁護統一的政府。（二）青年人的一言一行，要訴諸理智。我除了同意王先生的意見而外，我願意將北方青年的思想作一眞切分析（我認爲北方青年界一切間題的根本在于思想），同時要論到影響北方青年思想的社會各方面。

北方青年界中，一向就分着三個大派別。積極的互相攻擊互相排斥的是左派與右派；他們雖然在青年羣中是少數，但是他們是活躍的，他們在思想上不同，因此他們中間常常有鬥爭。大多數青年是不常活躍的，他們是在左右派之外，他們無派別，無爭執，但是他們的態度及心理常是一致的，因此他們也似乎另成一派。

左派青年常常是青年羣中最優秀最活躍的，他們不但具有最大的熱誠，他們對於政治對於社會也往往有最好的認識。他們之所以被稱爲左派者，因爲他們常是不滿於現狀，有時且要積極的打破現狀；他們常是不滿意政府，常是對於政府持着責難與不信任的態度，常是持着嚴厲的批評。一二九以來，他們曾以最大的勇敢最大的熱誠，爲了衛護國家統一再接再厲的作鬥爭。他們具有很堅强的國家觀念，他們願以忠於國家爲職志。他們總是喊着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爭取民族解放。根本講起來，他們是好的，他們是國家的精英。但是在他們中間，流行着一個有毒的觀念有毒的思想。這種毒素是有歷史性的是傳統的。這種毒素是過分的左傾是狹隘宗派幼稚，是過分的幻想過分的短視，他們常是關起救亡的大門，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們常是過分的責人而不能自省。這種毒素是恰投一些熱情青年之所好，因此在他們中間有着牢不可破的根蒂。這種狹隘宗派幼稚的觀念常常蒙蔽了國家觀念，常常使他們忘了忠于國家這個最高職志。他們對於綏遠抗戰偉大勝利的漠視，他們對於西安事件不正確的認識，他們輕視不理

甚至于壓迫一般青年一般民衆公正的意志，他們幻想着羣衆運動，但是他們不瞭解羣衆運動，他們過分誇大自己過分小看別人，他們對於一切事情總是機械的一套公式，而忘掉了一切事情獨立性與現實性，這些都是狹隘宗派幼稚觀念的具體表現。因此這些國家之精英的青年，本該永久有功于國家，相反的，現在他們却常常有罪于國家。

我常常覺得，以國家爲着重點來講，右派青年與左派青年是沒有大區別的。右派青年常是對現狀持保守態度，對政府持着絕對的信任與同情，他們不但具有很堅强的國家觀念，他們也常常是以忠于國家爲職志。但是在他們中間也流行着一個有毒的觀念有毒的思想。這個有毒的觀念也是有歷史性的也是傳統的。這種觀念是過分的保守。是偶像無理智的崇拜，是宗派幼稚。他們愛護政府是對的，但是他們常常是盲目的信賴，無批評不理智的崇拜與擁護，這却不對了。這種偶像崇拜宗派幼稚的觀念，也能恰投一些熱情青年之所好，因此在他們中間有着牢不可破的根蔕。這種觀念常常蒙蔽了國家觀念，常常使他們忘了忠于國家這個最高職志。他們對于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以及各校學生會無理智的攻擊，他們常常把共產黨三字加到一個熱情救國青年的頭上，他們在西安事件中持着武力討伐甚至剿淨西北各部軍隊的見解，他們對于政府許多錯誤的設施盲目的辯護，他們對于政府領袖常常是神化的崇拜，他們也同樣的輕視不理甚至壓迫一般民衆一般青年公正的意志，他們總是看不淸事實，眼光太短，氣魄太小。因此他們應該有功于國家，但是他們却常常有罪于國家。

這兩派青年常日便是互相排斥攻擊，在近兩個月來，更表現了雙方的狹隘眼光短氣量小，更表現了雙方都不忠于國家。在西安事件初起時，一方面壓迫一般青年公正的要求，而堅持不主張恢復蔣行政院長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壓迫一般青年公正的要求，而堅持不主張和平解決，而主張武力討伐。兩方面都錯了，任何一方面的主張實現，皆是國家之禍，雙方皆是國家的罪人。但是歷史是循着大多數人的意志而前進的，西安事件也循着國人的公正意志而開和平解決之端了。

前面我已經說過，左派右派青年是青年羣中少數的。大多數青年常是不願管事情的。這大多數青年也都具有堅强的國家觀念，也都願以忠于國家爲職志。因爲他們處于左右兩派之間，許多無聊的爭執攻擊排斥，使他們厭煩痛心；國家社會許多方面的失敗，很多地方的黑暗與卑鄙，使他們失望消極。因此這大多數青年的一般態度是與事無爭，消極悲觀冷漠。自己有了意見，自己也不能爲實現個人的意見而鬥爭，他們有很公正的意見，但是他們不能也不願意把那公正意見施諸事實。西安事件中，大多數青年人的意見是：（一）請張學良氏立即恢復蔣行政院長自由並護送回京，（二）和平解決西安事件不訴諸武力討伐。這種意見是公正的，是有福有功于國家的。但是爲什麼北方青年在西安事變後半月中一直在沉默着呢？因爲大多數青年雖然有了公正的意見，而于寄于人持着消極悲觀冷漠的態度；所以不能公佈他們的意見而似乎無意見。

就是因爲大多數青年不管事情，而左右青年之爭乃益趨尖銳而終不可解。近兩個月來，我耳聞目覩很多極可痛心的事實，我親眼看見同是爲祖國爭獨立自由的朋友，在草地上跑來跑去的互相謾罵互相毆打，同是有家歸不得的東北同鄉，互持木棍毆打。更可痛心的是北平市新舊二學聯對立，彼此皆自立門戶，彼此皆互相攻擊對方是僞，甚至于對方是漢奸。彼此

都是中華民國的好兒女，而彼此却像是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北方青年完全失去了他們應有的態度，完全失去了他們對于國家應有的貢獻。

我以為北方青年之思想及行為，所以有上述種種情形者；不僅青年本身要負責任，社會各方面也要負更多的責任。因此；第一我要論到中國共產黨和很多持有左傾思想的學者文人，因為他們的很多號召言論，極能動青年人的聽聞，影響青年極大。第二我要論到中國國民黨，政府，和很多持着絕對擁護政府的思想的學者文人，因為他們是青年的直接領導者教育者。第三我要論到各校當局，因為他們也是青年的直接教育者管理者。

年來我聽到共產黨很多言論，他們不僅提出了中國人民抗日聯合戰線和民主共和國這兩個口號，他們更能透澈的明白歷史，主張中國要有資產階級革命，中國應該成為近代式的國家。我很欽佩共產黨人的英明果敢和遠見。但是我要敬告你們，僅僅提出了高級的政治口號是不够的，是不能使人信服的。你們必得以具體的行為，求諸國人諒解求諸國人愛戴。我認為中國今日的任何黨派，皆當以擁護中華民國的獨立完整統一為他們的最高職志；要知國家不存，任何高尚理想皆是幻影。共產黨人應該忠于國家也必得忠于國家，今日的全國人民是不許任何人不忠于國家的。共產黨人雖然提出了很好的口號，但是我覺得你們還未能澈底的打破你們一貫的傳統政策，宗派而狹隘的左傾政策。你們應該知道今日中國青年界很多左傾宗派幼稚的見解，是一部分受了你們的影響，而這些左傾宗派見解是有害于國家的。其次你們應該瞭解聯合戰線絕不是幾個人互相聯結，而是在一個以國家福利為前提以大數人的意見為依歸的新政策下團結大多數人們。大多數人的意見是最重要的，你們應該尊重，但是我覺得你們是常不尊重新貨幣政策亦即法幣政策。新貨幣政策的第一，你們在羣衆中威信很小

很多持有左傾思想的學者文人，我覺得他們未能忠于他們的職責。他們不該很狹隘很短見的，使青年蒙了很多不良的影響。

今日的中國是國民黨黨治下的國家。因此政府的許多設施國民黨要負共全責。國民黨人應該深深反省你們責任的重大與你們許多政策的錯誤。我要告訴你們全中國青年都是愛國的，無論左派右派以及大多數不管事的青年他們都有很堅强的國家觀念。但是要他們擁護政府必得政府事事都像個樣子，而絕不該出于壓迫。第一，政府需要明白，過去外交上再三再四的失敗，喪失國土，喪失國權，這些是不能得到青年的諒解及同情的。因此今後，政府在外交上應該更澈底更强硬更自主的，這樣自然會使青年愛戴政府而掃除了青年界的糾紛。第二，政府不該壓迫思想，思想是可誘導而不可强制，政府應該允許思想自由。政府治國應該是民主的，民主是全中國人一致的要求，政府於此應該猛省。政府過去的不民主壓迫思想是青年界糾紛重要的原因。

很多擁護政府的學者文人，不從批評政府入手使青年瞭解政府，他們常是很短見的過分的責難了青年，這足以加强了青年的紛亂。他們常常是失去了諄諄教誨的態度，而也像作着感情義氣之爭。西安事件初起，很多先生堅決主張討伐而不主張和平解決，要知，眞的討伐了是國家之福抑國家之禍呢？這個主張顯然的加强了當時青年界的紛亂，這是一例。

對於很多學校當局處置學生界紛亂的辦法，我認為有很多處是不當的。他們對於學生的言行是消極的制止而不是積極的教誨。要知有了學生會使學生鬧糾紛固然不好，但是取消了學生會使學生失去了學習很多技能的機會是更不好的。同時，學校當局眞的負責任來教誨學生，則學生會的存在不但不會使學生鬧糾紛；且將使學生更團結，這是我敢斷言的。另外，師生間的隔離太遠，也是學生界鬧糾紛的重要原因。

我要求上述幾方面的人士皆有所猛省，眞的他們能以良知能以國家大

甚至于壓迫一般青年一般民衆公正的意志，他們幻想着羣衆，不瞭解羣衆運動，他們過分誇大自己過分小看別人。

最後我願以同是青年最親敬的名義告誡北方青年。

（一）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所處地位之重所負責任之大，我們是中華民國北方的萬里長城。華北是處在敵人威脅之下，僅有國家軍隊是不足衛護華北的；必得有我們這些青年以赤誠熱血喚醒國人督促國人，華北不但今日不會滅亡，華北且將永不會滅亡的。而且我們所負的責任不僅局限捍衛華北！全國青年是否奮起？是否團結？北方青年也要負其全責。中國民衆能否日近于近代化，有組織有政治認識，政府固然要負責，而青年，尤其是北方青年也要負其全責。國家對我們期待之殷倚賴之重，我們反省今日我們的言行，是否我們自暴自棄了，是否我們自毀了國家的萬里長城？儘管我們的思想不同，但那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國家是國家。我們必得要求國內和平，我們必得擁護中華民國的統一和統一的政府。

（二）我們是青年是學生，我們可以與聞政治但却不可幹政治。與聞政治可以使我們瞭解政治瞭解國家社會，這是學習這是練習，這是作人必經之道。但我却們不可幹政治，如今日中國的政客一樣。這裏我要附帶敬告一切政黨，我不反對你們在學校中有何活動，但是你們的活動是要幫助青年與聞政治的，你們千萬不要强迫青年去幹政治。

（三）我覺得今日的大多數青年太缺乏智識太不讀書。救國是一件大事業，絕非不學無術所能爲的。今日青年界的糾紛一部分該歸咎于許多青年太幼稚太無知識。我們是學生，死讀書是錯誤的，但是不讀書更大錯而特錯。圖書館書庫裏很多有想思有內容的書籍，成年擺在書架上吃塵土，最爲一般青年人所愛看的，倒是那些一套公式的三五十頁的小書，三五十頁便講了什麼政治哲學堂皇的大問題。而青年朋友看了反倒有很多人自鳴得意，這是如何可怕的現像。我們是學生，我們要學習要讀書，讀更多的書更有價值更大的更難懂的書。我們必得有知識，知識是我們生命的食糧，知識是我們救國的武器。

（四）在我們青年中間要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自由研究自由討論。我們該反省，不僅政府壓迫我們的思想，我們自己也互相壓迫强制，我們中間也太不民主不自由。我們中間有一個風氣，這種風氣是膚淺庸俗，什麼事情都是一套公式，什麼事情都差不多。不如此者便是不救國，便是落後，便是反動。不如彼者又便是反政府，便有什麼之嫌。讀書討論問題更是不民主更是不自由。有一種風氣在壓迫着我們，讀書是那一套，討論問題又是那一套，總是薄薄的小本子，總是什麼講話之類。不如此便被人目爲異類了，目爲落後了，這里不允許有個性有特殊見地，因此很多人是默默了，只有少數人在那裏作公式家，宣揚而鼓勵膚淺庸俗腐化的風氣。我們是同樣愛國同樣救國的，但是我們該允許有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特性，因爲我們是人哪，我們不是機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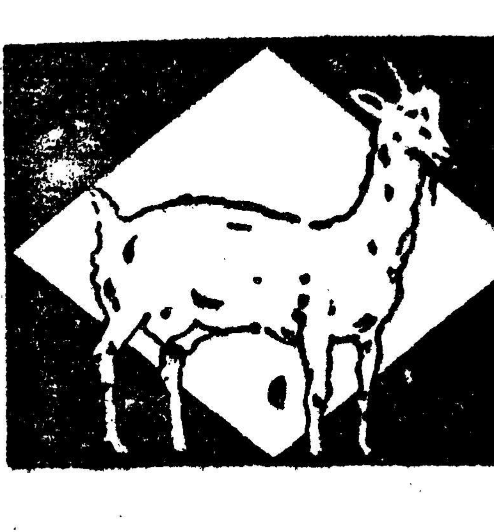
這里我附帶要敬告一些出版家著作家學者。青年們這種膚淺庸俗的風氣，你們是要直接負責。我不反對你們著書立說，但你們切不可再給青年那一套公式那些淺薄的東西，那對青年是有害的，會使青年麻痺。給青年一些眞的東西吧，有個性的有思想有內容的；不然，你們可以不給。

（五）最後，我願特別敬告那些大多數即非左派又非右派的青年。在北方青年混亂局面中，你們是挽狂瀾于既倒的中流砥柱，左派右派胡鬧固然是錯了，你們看着事情壞了而不管更是錯了。你們的意見常是公正的，而且你們又是多數，你們應該奮起，應該負責任。北青年能否團結，關鍵就在你們。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北方青年哪，我們是中華民國的萬里長城，我們該自愛惜該自珍重。我們該是國家的孝子，而不該是國家的罪人。

一月二十六日深夜

我國幣制改革的檢討



吳鐵峯

近數年來，以中國爲中心目標而舉行的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貨幣戰爭，顯示了從未曾有的萬花撩亂的姿態。一九三〇年，金元資本王國的美國，曾派遣其顧問凱末爾等一行來華，計劃使中國改行金本位制，但結果被「九一八」的砲聲打消了。後來美國白銀政策的施行，使得中國白銀巨額的流出，由此而引起金融恐慌的深刻化。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乃不能不採取積極的行動。李滋羅斯之來華，及由是而實行的貨幣根本改革，產生了破天荒的新貨幣制度，在中國幣制史上不能說不是空前未有之一頁。

中國的幣制改革，不消說是金融恐慌深刻化所產生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作爲國際經濟之一環的中國經濟，不能不捲入列强資本主義貨幣戰爭的漩渦中去的原因。我們決不能把這種幣制改革當作中國孤立的現象去解釋，這是機械的片面的看法；我們必須考察中國國民經濟在世界經濟的歷史行程中的關係及地位如何，以及貨幣改革對於中國經濟之歷史意義及作用如何，必須如此，纔能使問題得到正確的解答。

一　新貨幣政策施行後的匯價趨勢

新貨幣政策亦即法幣政策。新貨幣政策的第一任務就是穩定外匯。據二十四年十一月四日財政部佈告：『爲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在這以前，我國幣制墨守銀本位制，所以外匯完全隨銀價而升降，絕無穩定之可能。因此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永遠在不均衡之狀態下而須不絕加以調節，國際貿易及國際借貸亦因而受絕大阻礙。新貨幣政策就是要克服這種困難，以求法幣匯價的穩定，使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得以維持均衡，而國際貿易與國際貸款得以順利進行。初行時中，中，交三行所決定的法幣匯率，對英爲一先令二便士半，對美爲二十九元七角半，對日爲一〇三圓，其中只有對英匯率係由近五年來平均匯率直接推算而得，至美匯日匯都是按英美英日套匯匯價間接計算而得。看下面的數字就可明白：

年份	倫敦電匯（便士）	紐約電匯（美元）	橫濱電匯（日圓）
十九年	一四·七四〇	二九·八五三	六〇·四〇
二十年	一一·九〇五	二二·一三八	四五·五四
二十一年	一四·七三一	二一·四八六	七七·四五
二十二年	一四·八二八	二六·〇五五	一〇〇·七五

二十三年	一六·一四一	三三·九一一	一一三·五五
平　均	一四·四七〇	二六·六九〇	七九·五四

這種制度，與其說是通貨管理制，不如說是鎊匯本位制（Sterling Exchange Standard）。鎊匯本位制是外匯本位制之一種，牠的主要目的在穩定外匯，尤其是對英鎊集團各國的匯率。通貨管理制則不然。採行此制的國家，以操縱物價（並非安定物價）爲手段，其目的在求國內產業之長足進步，消極方面，可以避免經濟恐慌，或減輕經濟恐慌的程度，積極方面，可以長保國內經濟之安定，力求工商業之發展。

所以，我常常想，這次的貨幣改革，未免太重視了外匯，太忽視了物價——直到現在還是這樣。自然，在亟求外國借款和投資的中國，如果沒有外匯穩定的保証，他國是不免鰓鰓過慮的。然而我以爲新貨幣政策的核心，應該是物價的穩定。這是與國計民生有深切關係的問題。Normal Lombard 在 Monetary Statemanship 一書裏說得好：『外匯的穩定僅和對外貿易及投資方面有關係，物價穩定（即貨幣對內價值的表現）則連窮鄉僻壤的三家村也馬上受其惠。』何況今日的世界，又偏偏是一個多事的世界！戰爭，賠款，天災，戰債，關稅戰，比額制，諸如此類的東西，都足以影響國際經濟的均衡，而使各國間的匯價發生動搖。即以中國的情形來說，內政外交，都欠安定，一旦戰事爆發，除採行紙幣膨脹政策而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彌補財政上的赤字？萬一將來政府財政沒有辦法，紙幣發行過多，十四個便士半的標準匯價根本無法維持下去，那時也許有漸漸轉變爲無限制的紙本位制之可能了。這並不是我過慮，我們不能不事先經過一度縝密的考量。

有人把外匯的穩定與物價的穩定，比做『魚』與『熊掌』，這確有相當道理。『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兩者不能兼得，也是理所當然。目前我們只有兩條路好走：一條是犧牲國內的經濟安定，以維持對外匯價的安定；一條是犧牲對外匯價的安定，以維持國內經濟的安定。如果走第一條路，辦法是厲行通貨緊縮以貶抑物價。物價跌落之後，出口貿易自然可以慢慢恢復原狀，因而國際收支亦必隨之而漸入均衡狀態，匯價的安定當然不難維持了。但因爲通貨緊縮的結果，工商業卻難免受到嚴重的打擊，所有物價跌落，工人失業……種種現象，勢必相繼發生。這便是爲了維持對外匯價的安定，而犧牲了國內經濟的安定。如果走第二條路，其辦法是，任憑匯價跌落，不加防止，實際上匯價跌落的結果，亦可以推進出口貿易，使國際收支恢復均衡。這辦法的着眼點是國內經濟的安定，以操縱物價爲手段，力求國內工商業之長足進步，穩定外匯並不是牠最重要的大前提。遇必要時，爲了維持國內經濟的安定，外匯的穩定是可以（而且往往必須）犧牲的。

此次貨幣改革，在穩定外匯方面已收極大的成效，是無可諱言的。在這以前，我國匯兌事業向爲英商匯豐銀行所操縱。自中央銀行自行掛牌以來，時人每以實力問題爲憂，前年十二月及去年五月，投機家且曾作有組織之衝突，中央銀行於是將大宗外匯供給市場，應付迅速，外匯平衡價格，卒得維持，新貨幣的信用，更形鞏固。

欲求外匯的穩定，非得大量外幣或黃金爲準備，必難期其有功。在過去一年間，金銀進出口，比前年同期活動不少，且前年官商皆可輸運，去年則非官方莫辦了。計此一年間金銀進出口之狀況如下（單位法幣千元）：

（甲）黃金

時期	進口值	出口值		超過額
廿四年十月	········	········		········
十一月	一五九	七·〇五七	出	六·八九八
十二月	一〇	········	入	一〇
廿五年一月	七六一	········	入	七六一
二月	五一	········	入	五一
三月	二五	········	入	二五
四月	二四	········	入	二四
五月	四	········	入	四
六月	二二	········	入	二二
七月	四九	五·一八二	出	五，一三三
八月	二七	········	入	二七
九月	······	四·〇〇五	出	四·〇〇五
合計	一·一二三	一六·二四四	出	一五·一二二
上年同期	一一二	一九·一〇一	出	一八·九八九
本年九個月	九五四	九·一八八	出	八·二三四
本年同期	一一二	一三·九六九	出	一三·八五七

（乙）白銀

時期	進口值	出口值		超過額
廿四年十月	五五	········	入	五五
十一月	一一一	········	入	一一一
十二月	九八八	六七·五三〇	出	六六·五四二
廿五年一月	一·二四八	一六·六六四	出	一五·四一六
二月	五七二	········	入	五七二
三月	六七七	········	入	六七七
四月	九二	········	入	九二
五月	二八	一六·五〇〇	出	一六·四七二
六月	五〇三	六九·七四七	出	六九·二四四
七月	九七四	一一·九〇〇	出	一〇·九二六
八月	三〇三	一一·九〇五	出	一一·六〇三
九月	一九一	九一·一〇九	出	九〇·九一八
合計	五·七四一	二八五·三五五	出	二七九·六一四
去年同期	一〇·三二〇	八三·二一一	出	七二·八九一
本年九個月	四·五八九	二一七·八二六	出	二一三·二三七
去年同期	九·八四三	二·八六四	入	六·九七九

查去年黃金輸出，大抵運往英國，白銀則幾全數運往美國，這是中美白銀協定所直接產生的結果。進口的白銀，則以來自香港爲最多。總之，這兩年間（即二十三年十月至二十五年九月）黃金出口淨值三千四百十一萬一千元，白銀出口淨值三億五千二百五十萬一千元，爲數不爲不鉅。茲再將前年法幣施行後上海一埠存銀數列後，藉資對照（兩·元之單位爲千，條銀之單位爲條）：

類別	十一月七日		十一月十五日	
	存銀總數	華商所有	存銀總數	華商所有

銀兩	八・〇九〇	五〇	三六・九七〇	一七・〇七〇
銀元	二一九四・五四〇	二二五〇・四〇〇	三一一五・一〇〇	二二五七・〇一〇
銀條	七・九八〇	七・九八〇	七・九八〇	七・九八〇

又據關冊，去年鈔票之移動數量，進口鈔票票面合中國銀元八・四五六，九五〇元，出口亦有四・五八五，四〇〇元，全不在上述進出口數之內。茲再將這一年間上海存銀之總數列後：

年　月	銀兩(千兩)	銀元(千元)	大條(條)	廠條(條)	共合銀元數(千元)
廿四年十月	………	二八七・三六〇	七・九八〇	三六・〇七	三三・四一三
十一月	………	二四五・五〇〇	七・九一七	三一・一五〇	二八六・八一五
十二月	………	二四六・六八〇	………	二八・九三三	二七五・六〇三
廿五年一月	………	一三九・八九〇	………	一七・一〇八	一四六・九九八
二月	………	一三一・九〇〇	………	一七・二四三	一五〇・一四三
三月	………	一三九・七六〇	………	一七・四三三	一五七・二四三
四月	一五〇	一四〇・一三〇	………	一七・五三七	一五七・八六七
五月	一・八二〇	一五・五六〇	………	一七・七七九	一四〇・八六九
六月	二・四〇〇	七九・六二〇	………	一三・〇七九	九五・〇五九
七月	三・四〇〇	七九・六二〇	………	一三・〇七九	九五・〇五九
八月	………	………	………	………	………
九月	………	………	………	………	………

據去年十月七日上海日日新聞載：八月底，上海存銀一億四千萬元，九月以來至十月初爲止，運往紐約之銀值五千二百九十萬元，香港銀九千五百零六萬元。合計爲一億四千七百九十六萬元。同時由各地輸入上海者則有厦門十五萬元，九江一百萬元，洛陽五百二十萬元，溫州七萬元，合計六百六十二萬元。海外存銀多少，目前我們還不知道。總之，新貨幣政策施行後，白銀收歸國有，將鈔票發行權收歸於國家銀行，强固了國家銀行對於民間銀行的統制力，同時因爲基金準備的充足，十四半便士匯價至今猶能撑持不變。所以，我們不能否認，新貨幣政策對於外匯的穩定，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但也許因爲太重視了外匯的穩定，對於物價的漲落，便失去了操縱駕馭的能力，而只能採些救急的方法，不像穩定外匯那樣，在愼思熟慮裏尋找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妥善的方法了。

二　新貨幣政策施行後的物價趨勢

新貨幣政策施行後，物價確已回漲，其回漲的原因，自係受幣值變動之影響，因二十五年十月上海對外匯率比較二十四年九月各已上漲二六%，換言之，即國幣對外幣之價值已跌落二〇%。但物價的回漲，決不能算是工商業欣欣向榮的現象，一般人（甚至有些經濟專家）認爲抬高物價可以使國民經濟復興，這是陷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原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必須實行貨幣戰爭的原因，是在禁止現金輸出及減低貨幣價值之後，可以促進國內物價的騰貴，同時引起膨脹政策的轉換作用，根據這種膨脹作用，一方面又用減低匯率的政策，誘發對外輸出的增進。中國在世界恐慌的初期，由於銀價猛跌及列强資本主義對中國傾銷白銀，已引起匯水低落，而呈現膨脹景氣。但自『九一八』事變後，這種所謂好景氣給砲聲嚇跑了。其後，白銀的向外流出，銀行資本的凍結，地產事業的慘敗，工商業的絕對凋敝，國內外貿易的衰落等的現象，不斷地發

生。一般人，把新貨幣政策的實施，去和列强資本主義用貨幣貶值的方法，招來膨脹景氣的事情對照，以為中國實行新政策後，也必然可以招致同樣經濟好轉的結果。固然，我們不否認，物價的上漲，可以相當地刺激工商業和對外貿易，但在中國目前半殖民地性的經濟狀況之下，欲以匯價的穩定而求物價的穩定，因而招致產業的繁榮，是絕對困難的。何況外匯的穩定與否，還操在列强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當此世界動亂之時，世界經濟均衡絕難維持，欲得一比較恒久的匯率，也是不可能的。對英一先令二便士半的基準匯價能維持多久，還是問題。新貨幣政策，就作算是通貨管理政策吧，但如果在管理通貨下沒有一個中心政策，不僅要變成了不管理的通貨，人們反要被通貨所管理了。

新貨幣政策施行後，這一年間國內物價所受此項幣制改革的影響如何，茲先將二十四年九月至二十五年十月之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南京，青島，長沙七市的躉售物價指數列表如下：

各市躉售物價指數表

	上海	天津	廣州	漢口	南京	青島	長沙
	一九二六等一〇〇	一九二六等一〇〇	一九二六等一〇〇	一九 等一〇〇	一九三〇等一〇〇	一九三〇等一〇〇	一九三一等一〇〇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九一•一	九〇•六八	八一•九八	八六•五	七五•〇	八八•三	八五•〇
十月	九四•一	九四•二〇	八一•九三	八六•四	七八•一	八八•七	八七•八
十一月	一〇三•三	一〇〇•八八	九二•三〇	九〇•二	八二•八	九〇•五	九一•九
十二月	一〇三•三	一〇二•五〇	九四•〇二	九一•二	八二•九	九一•〇	九〇•一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一〇四•三	一〇四•〇九	九五•五六	九三•〇	八四•二	九一•七	八九•八
二月	一〇五•四	一〇七•一四	九八•二七	九三•四	八三•三	九二•四	九二•三
三月	一〇六•四	一一〇•五四	九九•四一	九六•九	八四•五	九二•八	九五•八
四月	一〇七•三	一一一•五三	一〇〇•八七	一〇〇•〇	八四•七	九三•三	九七•九
五月	一〇五•八	一〇九•〇五	一〇二•二七	九六•五	八三•三	九三•五	九六•二
六月	一〇六•一	一〇八•一〇	一一〇•四九	九五•九	八二•九	九三•九	九四•七
七月	一〇七•二	一〇九•六〇	一一二•九二	九六•〇	八三•二	九四•七	…

八月	一〇七·四	一〇九·三四	一〇九·四八	…	…	…	…
九月	一〇七·〇	一〇八·六七	…	…	…	…	…
十月	一〇九·七	一一一·五二	…	…	…	…	…
二十五年十月比二十四年九月增高百分率	加二〇·四%	加二三·〇%	加三三·五%	加一一·〇%	加一〇·九%	加七·二%	加一一·四%
二十五年十月比二十四年十一月增高百分率	加六·二%	加一〇·五%	加一八·六%	加六·四%	加〇·五%	加四·六%	加三·〇%

物價上漲，一般生活上的負担，亦必隨之而增加。生活上的必需品，如豆腐，豆油，魚，肉，甚至於蔬菜，無一不漲，且所漲幾達一倍。此外粉麥米糧以及布疋，呢絨，衫襪，線毯，煤球，白煤，橡膠，糖果，食物一切日用品，都在陸續上漲中。這是不足奇的，躉售物價既漲，零售物價自亦隨之而漲，所以一般民衆的生活問題，確是值得嚴重注意的，茲將各市生活費指數列表如左：

各市生活費指數

	上海	天津	北平
	一九二六—一〇〇	一九二六—一〇〇	一九二七—一〇〇
廿四年九月	一〇五·四	九八·〇七	八四·一
十月	一〇三·九	九九·〇二	八五·五
十一月	一〇九·三	一〇六·八八	九二·八
十二月	一〇九·三	一〇九·六七	九三·五
廿五年一月	一一一·〇	一一一·四四	九五·三
二月	一一二·〇	一一四·三〇	九五·一
三月	一一四·一	一一五·五七	九七·六
四月	一一一·七	一一二·四二	九八·二
五月	一一一·一	一一三·六九	一〇二·七
六月	一一一·八	一一一·三九	九八·六
七月	一一二·二	一一〇·六四	一〇二·五
八月	一一五·五	一〇九·三四	九九·三
九月	一一三·五	一一〇·三六	九九·〇
十月	一一四·〇	一一一·八五	一〇二·〇
二十五年十月比二十四年九月增高百分率	加八·二%	加一四·二%	加二一·三%
二十五年十月比二十四年十一月增高百分率	加四·四%	加四·七%	加九·九%

所以說，物價的上漲，並不能說明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繁榮，反之，由物價上漲所引起的生活費指數的增高，却反映了一般民衆（特別是工農勞動者）的生活陷於困境。這是一個事實問題。欲求物價的穩定，斷不是穩定外匯所能爲功，更不是組織所謂平價委員會或平市委員會所能臨時救急。中國欲穩定物價，欲發展工商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還須從根本方面着想，即中國現在還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何擺脫資本帝國主義

的束縛，如何使民族工業得着自由的發展，纔是一個最根本問題。

中國現在是沒有關稅壁壘和獨立主權的國家，縱使外匯獲得暫時的安定，國內政治的不安，更對一般爭購外國貨幣者給予一種保障，因而結果更加鼓勵了資本的逃避。

所以，只有實行通貨管理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確立中心的物價政策；只有先從穩定物價方面着想，然後才能談到穩定外匯。我們決不可倒果為因，更不要把目的變成了手段。行動而缺乏一定的政策和步驟，其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就是這樣繼續下去，外匯的穩定也不一定維持長久。

三 新貨幣政策施行後的工商業

新貨幣政策所加於匯價與物價之影響，已如上述。自然，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影響，同樣地與我國之工商業有深切的關係。一年來我國工商業已有若干『好轉』的趨勢，這是無可掩蔽的事實。但嚴格地說起來，這並不是整個中國的國民經濟業已『好轉』的明証，實際上，中國民族工業還在帝國主義經濟勢力束縛之下，作最後的掙扎。下面，且讓我先抄一些中國銀行所編中國生產指數，以明法幣施行後一年來的工商業的情形，然後再來分析中國經濟發展今後的趨勢。

時期	總指數	棉紗	捲烟	麥粉	火柴	水泥	啤酒	火酒
二十四年十月	一〇四·四	一〇三·三	一〇四·七	一一三·九	九一·一	九一·二	六三·一	一〇〇·〇
十一月	一一〇·四	一三一·三	一二六·六	一〇〇·四	一二一·一	一〇四·七	五六·四	一六一·八
十二月	一〇七·四	一〇六·一	一三三·七	八八·五	一〇六·五	一〇一·九	六一·〇	一四八·四
二十五年一月	九〇·六	九四·五	一〇六·三	六三·六	七八·八	八四·三	四〇·一	一八·〇
二月	九〇·七	九五·二	一〇二·五	六六·五	七〇·四	一二四·七	五八·〇	二七·七
三月	九三·七	九五·五	一〇〇·一	六八·〇	一四一·一	一〇六·七	八三·三	七九·一
四月	一〇〇·三	一〇一·一	九六·二	九四·六	一四一·五	九三·一	一三四·四	一〇四·九
五月	九二·五	九六·一	八九·五	七四·四	一三一·八	九九·六	一六七·五	一六·五
六月	一〇五·七	一一〇·六	一〇一·一	八三·四	一三九·五	一三八·六	一三三·九	三〇·三

就算這是民族工業的『好轉』吧，根據上列的數字來考察，這種『好轉』的程度也是很微薄的。紡織工業在幾種僅有的民族工業中，算是最重要的了，就表面上看，這幾年中紡織業似乎並不見得怎樣頹敗，而廠數錠數倒也年年都有增加（見社會經濟月報三卷二期）：

年份	廠數	紗錠	線錠	布機
二十年	八二	二·三八三·四七四	七〇·四二〇	一五·九一八
二十一年	八四	二·四六五·三〇四	一一三·三三八	一七·八二九
二十二年	八九	二·六三七·四一三	一三五·八六〇	一九·〇八一
二十三年	九二	二·七四二·七五四	一四三·〇四二	二〇·九二六
二十四年	九六	二·八〇七·三九一	一四四·〇四五	二二·五六七

但是，如果一考究其實際的內幕，則顯然不是那麼一回事了。試以二十四年為例：新增四廠中僅二廠正式開工，至舊有九十二廠，一年來宣告清理召賣者，竟達十餘家（如福大，裕元，民生，民生興記，大生二廠，久興，裕泰，久安，成興等），長期停工，無法維持而改組或移歸銀團接收者，也不在少數。

到了去年，華商紗廠的危機更加深刻，不論在原棉的供給，紗布的生產，以及市場的出路諸方面，都被日商所掠奪，壓迫，壟斷而陷入絕境。

據八月十六日中華日報載稱：直至最近爲止，全國著名紗廠倒閉者，計上海八家，天津四家，無錫南通共四家，濟南一家，青島一家，漢口一家，一共有十九家之多。此外，數月來華商紗廠之停工，減工，改組，拍賣，倒閉等惡劣的消息還不絕地傳來，據申報週刊載，六個月以前，全國紗廠現有紗錠數約二百七十餘萬枚，有三一·五%，是在停工中，不停工的六八·五%，則有二二·四%實行減工，一〇%即將減工。

隨着領土主權的危殆，華北各紗廠的情形更是不堪聞問，尤其是天津，六大紗廠中裕大早由日人管理，裕元已於五月間賣給日商鐘紡織社，寶成於七月十七日拍賣完畢，華新也終於無法維持，而又爲鐘紡以一百二十萬元代價所收買。其餘北洋恒源二家，還是由銀團勉强維持，但在外人覬覦之下，前途的危險當然是不堪設想的。

在這裏，我們應當明白認識的是，紡織工業的破產，決不是僅僅屬於紡織工業一門自身單獨的問題，而是整個國民經濟衰落的縮影。國民經濟的衰落，更反映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無休止的剝削。

再看上年度的對外貿易吧，茲將去年一月至七月與前年同時期的貿易情形，作一比較如下（單位元）：

	二十五年一月至七月	二十四年一月至七月
進口	五三三·九一五·三三〇	六〇九·八三一·六七一
出口	三九三·一六二·七〇五	三〇五·三二八·六〇〇
入超	一四〇·七五二·六二五	三〇二·五〇三·〇七一

就這些數字表面上來比較，去年一月至七月與前年同期的入口數，約減七千六百萬元，出口約增九千萬元，因此入超約減少一萬五千萬元，不能不說是一個差強人意的現象。但我們要知道，自前年十一月貨幣改革後，中國匯價貶低了百分之四十，以國幣計算的上列的數字，事實上還欠準確。並且國際貿易與中國國際收支的關係，實際仍以金單位爲計算準繩，國際數量，並非國際支付的單位。所以我認爲要切實理解中國貿易的情形，則應以金單位爲計算的標準，避開幣價變動的影響，然後才可加以比較。假如改以金單位計算，那麽去年一月至七月與前年同期貿易情形比較如下：

	二十五年一月至七月	二十四年一月至七月
進口	二三六·七四三·二八一	三四七·六〇五·九八一
出口	一七三·〇五五·〇〇〇	一七四·七一〇·〇〇〇
入超	三三·六八八·二八一	七二·八九五·九八一

就上表的情形看，與以國幣計算的情形；完全不同。第一，出口並沒有增加，一般人所謂增加是受幣價變動的影響。第二，入口方面是減少的，與去年比較約減少三分之一。但入口減少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還是繫於一國國民的購買力。出口不增加而單純的入口減少，這對於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有些什麽意義，是很值得研究的。高唱國際均衡說者以爲匯率穩定後國際資本可以流入，中國可以利用國外的資本機器等從事於經濟建設，但有形的入口的頓減，而出口方面的無增加，假如以此來平衡收支，似乎不是有利的辦法。

其次，我們再進而分析各種輸出入商品的個別的趨向。先從輸入方面來說，我們發現了一些非常不可樂觀的現象，即入口減少最顯著的，第一是布，棉貨和人造絲，第二是雜粮及麪粉，第三是糖，第四是煤油。而出現一個相反的事實，就是化裝品首飾香粉等消耗品的入口，反有增加。機

器及工具一項的輸入，爲國內經濟建設所必需，二十四年一月至七月爲一九•六五四•九〇七金單位，二十五年同期則減爲一五•〇三九•一九〇金單位，這種情形，是很値得嚴重注意的。現在將去年一月至七月與前年同期上述各類的出入口情形，列爲一表如下：

	二十四年一月至七月		二十五年一月至七月	
	金單位	國幣	金單位	國幣
棉布及人造絲	四四•三六〇•三二一	七七•七〇四•七三一	一二八•四九四•三五〇	六四•一九一•八二四
雜粮等	六九•〇四六•八六七	一二〇•五八六•〇三七	一八•六四七•三〇五	四三•九九九•九七一
糖	一二•一七九•六〇八	一九•六〇四•七〇三	三•七三八•五三〇	八•四四一•四七〇
煤油	一三•三七六•一八八	二三•九一六•四五三	七•六八八•二七〇	一七•三五〇•〇三〇
化裝品	三四•八八八•六七〇	四二•八二九•四七九	三〇•二〇〇•三一二	六八•二一六•二一四

我們應知道，棉布料人造絲煤油等進口的減少，原因是很明顯的，這就是由於公開與秘密的走私，並不是受國幣政策施行後匯價變動的影響，已明如觀火。我們只能說是海關紀錄的不能包括入口，並不能說輸入已經減少。至於粮食輸入的減少，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國內的豐收，這是一時的現象，並不能視爲經常的貿易的好轉。

再就輸出的各類物品來看，出口減少最顯著的就是藥材，雜糧，子仁，茶，紡織品等。這些物品，多數出自農民，一般人總以爲幣制改革之後，農產原料等出口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可以相對地增多，農村經濟可以逐漸復興，但截至現在爲止，事實所証明的似乎和這種說法完全相反，我們可以參看下面的數字（一月至七月，以金單位計算）：

	二十四年一月至七月	二十五年一月至七月
雜糧	六•八一五•一一四	四•九九〇•七四四
子仁	一六•六七二•一一三	一〇•七九六•一〇一
茶	八•八一八•〇五一	五•九五五•七八九
紡織品	二•七三七•二四八	一•九三五•五六七
藥材香料	二•八七一•二〇三	二•三五六•四三一

在這裏，我並不是發表一些過於悲觀的論調，實際的情形也不容許我們一味樂觀。我們知道，中國國際貿易，爲若干基本的勢力所支配，貨幣現象，不過此若干勢力中之一種，改革幣制，也不過減去了其中的一種病害。但如果說僅憑貨幣改革就可以發展對外貿易，就可以復興中國經濟，這是估價未免太過。對外貿易乃至於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待於帝國主義消除與生產機構之根本改造。照目前的情形推演下去，前途是很危險的。

四　今後的展望

自新貨幣政策施行以後，中國政府對於新幣制的維持，可以說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一年來財政，金融，農工商業之漸趨好轉，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政府慘澹經營，煞費苦心。方諸我國官場歷來辦事因循泄沓之積習，以幾經研究，幾經設計，歷時數十年而未解決的問題，今竟能於短短一年之內，辦得如許成績，平心而論，未始不是一件差强人意之事。雖然去健全幣制的鵠的還遠，但今後政府如能黽勉從事，繼續努力，人民如能體諒政府的苦心，一體力行，則不僅金融建制的大業，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完成，即整個國民經濟，亦將有復興之一日。不過，綜合前面所分析的幾點看來，我認爲還有幾件事情是値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我們對於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行的劇烈的貨幣戰爭，要表示不屈不撓的抗戰態度。我們要曉得，當初英國對中國新貨幣政策的計劃與贊助，以及美國對於『中美白銀協定』的簽訂，表面上好像是英美兩國爲維持中國新幣制而表示援助的樣子，但在根本上說來，這是英美對中國貨幣權爭奪戰的鬥爭激化的結果。至於日本呢，她知道『日圓』的勢力比不上『金鎊』和『美元』，不能直接參加這種貨幣權的爭奪戰，結果，她乃提倡『中日經濟提携』，『開發華北經濟』，在華北紛紛設立銀行，並大規模的走私等，向英美的貨幣權爭奪戰對抗。

對於這種貨幣權的爭奪，我們不能不分析其經濟的政治的原因，更不能不求一根本對策。以中國的落後的經濟，週旋於世界各金融集團巨頭之間，欲以外匯的穩定而冀物價的穩定乃至於經濟的復興，是多麼困難之事。中國新幣制能够維持到現在的情勢的原因，是有穩定匯率的在外平準資金的存在，假如這在外平準資金一旦枯竭，新幣制就要遭遇極大的危機了。

因此，中國不能不加緊進行補强新幣制的工作。集中白銀，使白銀成爲國有，加强新幣制的基礎，這確實是十分中肯的辦法。但主要的是防杜白銀的外流，使白銀不致因國外銀價的漲落而發生恐慌，更進而實行匯兌統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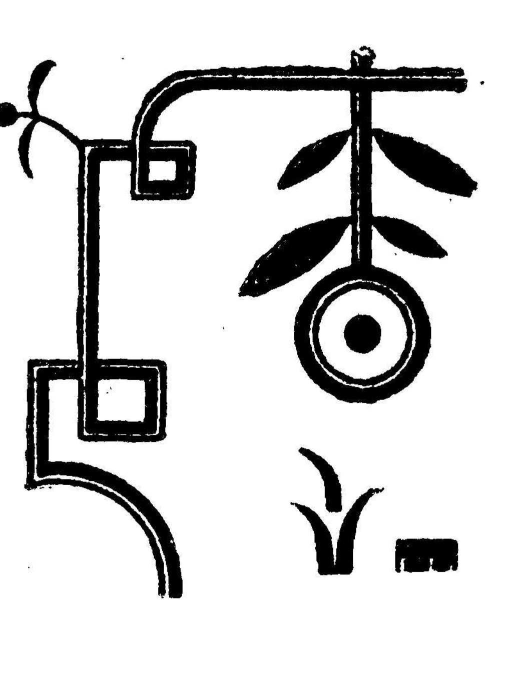
第二，要先求物價的穩定，再求匯價的穩定，至少，前者重要於後者。如果物價——貨幣對內價値——弄不好，匯價——貨幣對外價値也是弄不好的。根據 Gustav Cassel 的購買力平價說，在用金國或用銀國與紙幣本位國——或者在紙幣本位國彼此之間，外匯的決定是兩國物價的對比，那就是說，到底還是物價決定了匯價。物價機構順利化，匯價機構自然可以獲得調整，否則專謀匯價的穩定而忽視了物價，那是徒勞而無功的。

爲維持物價的穩定，照例須調節通貨的數量，即實行通貨管理。在通貨管理制度之下，穩定物價的標準，以物價指數最爲適宜。此外，尙須參照各地方的生活指數，及生產指數，並將各種工業及農業生產品，加以適當的調劑。所以在新貨幣政策之下，爲安定物價起見，還有加以努力的必要。

第三，物價的上漲，固然可以刺激工商企業的發展，誘發對外貿易的增進，但如果人民的購買力不增加，於整個國民經濟仍屬不利。購買力是衡量一國國民財富之最好的尺度。要增加人民的購買力，必須從以下諸方面着手，即復興農村經濟，發展工商業，開發地下富藏，使失業人數，得以相對地減少，人民生活，漸趨改進。前面已經說過，一年來入超減少原因，還不能完全歸於新貨幣政策，主要的還是由於大衆購買力低落的結果。所以說，一九三六年輸入貿易的減少，決不能證明民族工業已有飛躍的發展，而只是反映了大衆購買力的益形低落，同時也表現在華外資企業的發達。

第四，金融組織的根本變革，也是施行新貨幣政策的前提條件。在上海，政府對於金融機關的改善，固已盡了很大的努力，但不能說業已健全，對於外國銀行的駕馭，還受着種種的限制。至各省市銀行之紙幣發行權應嚴加取締，農村高利貸機關應力加禁止，以及都市與農村金融應設法調劑等等，都是健全金融組織中最切要的問題，新貨幣政策能否順利地推行及推行後是否有滿意的結果，與這些問題都有莫大的關係。

然而這一切都還是枝節問題，如果中國經濟仍然滯留於半殖民地性質的階段中，如果帝國主義的勢力仍然在中國橫行無忌，不但新貨幣政策將遭遇着絕大的危機，即整個中國經濟也永無復興的希望。



民族鬥爭的第三道陣線

劉豁軒

現代的國際戰爭是交戰國整個民族的戰爭，全國的人力，智力，物力都要拿出來作孤注之一擲。所以上次世界大戰有所謂三道陣線，與以前專靠武力的戰爭不同。所謂三道陣線是：武力，經濟，宣傳。其作用是「用經濟的封鎖塞其喘息，宣傳的烟幕亂其意志，再用武力作最後之一擊。」現代的民族戰爭，這三道陣線各有牠的重要；而且是互相為用，缺一不可的。武力同經濟是戰爭的兩個根本條件，可以說是「自古已然。」宣傳一事，雖然也可以說「古已有之」；但牠的威力，迄上次世界大戰才發揮到相當的程度，被人重視，認為三道陣線之一；牠的重要不在其他二者之下。

我國自九一八以後，整軍經武，國防，備戰一類的呼聲，無時不可以聽到。人民在如飢如渴的企望着，政府也隨時在推進着。陸海軍的整頓，空軍的訓練，國防的設備，飛機的購入，政府時時在準備籌劃中，此外如民衆的組織，學校的軍訓；甚至童子軍救護等等，也盛極一時，蔚為大觀。當然，這是對的。經濟方面，據我們局外人表面的觀察，也有許多項可以同國防附會在一起的。如白銀國有，金融統制，「利用外資」等等在準備一方面，多少都有些意義。這當然也是重要的。所以現在如果有人說，我們對於民族鬥爭已有準備，或在準備中；恐怕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不過這種準備是不完全的，三道陣線至多我們只準備了兩道。關於同樣重要的第三道陣線—宣傳—，我們到目前不只沒有絲毫的準備；而且很少人注意。政府既不曾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新的設施，民衆也未暇顧及到這一點。我們有飛機，大炮，公路和英勇的武裝同志；再加上國寶—白銀—，糧食等等，我們就算準備好了。恐怕大多數的人，連知識階級在內，都是這樣想；都不覺得除了武力同經濟外，我們還需要宣傳。武力同經濟有準備還不够；在宣傳方面，我們同樣也要準備。三道陣線是缺一不可的。

忽視宣傳陣線的心理，是下面的幾個原因造成的。第一，我們一向對於宣傳不重視的觀念，再加上舶來的所謂「事實勝於雄辯」等等的教訓；當然對於宣傳不會有正確的認識。我們有事實就够了，不必去「辯」。記得有人這樣說過，義大利用種種方法去宣傳，終久敵不過世人對亞比西尼亞的同情心。這種見解是不對的。第二，我們現在努力作建設的工夫，我們是在推進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新生活運動一類的東西。政府如果需要宣傳，也是宣傳這些東西。我們現有宣傳的機關，這些事情他們都能辦了，所以用不着別人來宣傳。第三，自九一八以迄淞滬長城諸戰役，我們也

會一度有過近似宣傳的工作，那是因爲那個時期我們是在走着國聯的外交路線。巴黎和會的時候，我們不是利用宣傳得到外交的勝利嗎？這個記憶，萬幸，還不會在我們的腦際完全消失。現在日內瓦的路綫不通了；華盛頓，巴黎，倫敦的路線也不通了。呼籲無門，還要宣傳作甚麼？由於這種的心理，造成今日殘缺不全的國防陣容；而這種種思想的產生，都是因爲不明瞭宣傳的重要——尤其在民族鬥爭的時期。

我們先擧兩個歐戰時期的例子。在美國沒有加入歐戰以前，德奥的軍事是相當占優勢的。一九一八年美國參加歐戰，大總統威爾遜發表過許多的演說，目的在鼓勵國內的士氣，同時也是爲的要破壞敵軍方面的士氣。什麼「民族自決，」「民族解放，」「挽救民主政治之危機，」這一類的話；在中歐各軍及各國人民方面，不知發生了多大的反響。所以後來有人說，福煦是聯軍的軍事上的總司令，威爾遜是宣傳總司令。這話不是無意義的。又如，歐戰開始以後，最能左右戰局的當然是美國。美國加入英法集團，則聯軍有力；加入德奥方面，則中歐各軍有力；假如美國澈始澈終的保持中立，大戰的結果，也還在不可知之數。因爲美國處在這樣擧足重輕的地位，所以雙方都用種種方法去拉攏她。美國是民治國家，國家政策的決定，政府要以輿論爲依歸。而最能影響輿論的是宣傳。自從大戰開始以後，英德兩國就拚命在美國進行宣傳工作。那時美國人民對歐戰的態度是沒有一定歸趨的。一九一四年秋，美國有一個雜誌曾用通信的方式徵求全國三百六十七家報舘的意見；結果，一百零五家對聯軍表同情，二十家對中歐同情；其餘二百多家則無明顯的表示。法國那時候有一個歷史家曾講，他曾問過美國駐法大使的觀察；美大使說：「現在美國也許有五萬人認爲美國應該援助聯軍，但同時還有一萬萬人不贊成。現在的問題是怎樣使這兩個數字翻轉來。」所以一直到一九一五年五月，「魯西坦尼亞事件」發生以後，美國的輿論還沒有確定。可是到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國對德宣戰了。當然美國加入聯軍對德抗戰，有種種的原因；但是英國宣傳的力量至少是這些原因中的一個。歐戰史上有名的「威靈呑大厦」（Wellington House）就是英國宣傳的總機關。主其事的是馬司特曼（Masterman），專負對美宣傳責任的是，帕克（Parker）。有人記述他們當時的工作云：

「馬司特曼開始宣傳後，就借用了威靈呑大厦爲大本營。他們的方法不在供給各報新聞，而是寫作，譒譯有關大戰的書籍及小册子。說明大戰的起因，歷史及其發展中的種種問題。此外如搜集照片，漫畫，地圖，製造電影片，傳單；擧行講演，交互旅行，協助美國各報駐倫敦特派員採訪新聞及各種材料。馬氏的助手都是與世界知名的作家，政治學學者，法律家，及大學教授。有名的柏來斯報告（Bryce Report）就是他們的成績之一。這個報告譯成三十四國文字，正在「魯西坦尼事件」發生後的第五天出版，她轉移美國輿論的力量是很大的。他們並且隨時同美國的評論家通信，交換意見。同美國各界的名流如大學校長教授，科學家及各界領袖取得聯絡。將大量的圖書，印刷品寄往美國各地的圖書舘，學校，及其他公共場所，以供衆覽。」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美國對德宣戰以後，威靈呑大廈裏的人無時不在以美國社會爲主要對相，進行宣傳工作。一九三二年一月號的美國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有一篇文章描寫一九一七年美國社會的情形，有這樣一段：

「我們現在一致痛恨德國人。筆者曾在紐英格蘭地方參加一次市民大會，有人登台演說，主張將來把德皇活捉來，下油鍋煮。這是我們當時的情形，這是我們人民瘋狂狀態的一斑。」

我們知道槍彈可以打死人，可是我們不要忘了思想文字同樣可以致人於死地；因為「思想是槍彈。」美國陸軍部情報處對戰爭時期的宣傳有這樣的分析：

「宣傳是對敵軍的後方施以打擊，可以截斷他們後方的接濟與應援；使前方的敵軍士氣沮喪。」

這種重視宣傳的講法，我們或許要認為是不經之談；其實這正是歐戰的教訓。拉斯威爾（Lasewell）論戰時的宣傳有言：

「無論如何，事實是很明顯的擺在眼前，宣傳已成現在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工具。其所以能有今日的力量，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結果。在原始部落社會裏，一個酋長可以用小鼓的聲音同舞蹈的歌聲使整個部落裏的群衆集合起來去打仗。青年縱飲大醉之後，可以不顧一切去作戰；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如瘋狂般持刀負槍去同一個部落的公共敵人拚命。現代的大社會裏不是打打鼓，舞舞蹈，唱唱歌可以激動人們的意志去効死殺敵的。必須有一個新而精巧的工具，能煅合成千成萬的人們到一個共同的仇恨，意志和希望之下。這個新工具又如燧火，能將各種不一致的情愫完全毁滅，造成一個整個的，好戰的狂熱。這個新工具就是宣傳。戰鼓是沒有用了，必須用嘴去說。舞蹈的歌聲也不靈了，必須用印刷品。舞蹈的歌聲現時隱藏在文字裏，可以到達地球的任何地方。戰爭宣傳在現代世界各大城市內呼吸着，蒸燻着。」

因此，所以歐戰時期參戰各國無不致力於宣傳的動員，宣傳的搏鬥。其間鈎心鬥角，短兵相接的緊張狀態初不下於雙方潛艇大砲的互轟。因為宣傳的得勢失勢可以直接影響軍事的。

我們進一步分析宣傳在戰爭時期的幾個作用。第一，全國上下敵愾同仇，全國意志統一，是戰爭的首要條件。尤其民族鬥爭，如果沒有這個條件，軍事上是難得勝利的。前方的將士需要這種精神去鼓勵，後方民衆需要這種精神作有力的應援。化除各種私見，私利，感情；全國團結一致去抗敵，這是宣傳的第一個作用。第二，宣傳的對相不只是對內，對外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對內我們要團結一致，對外我們不要敵人團結一致。破壞敵人統一的意志是宣傳的第二個作用。歐戰時間聯軍曾竭力在德國方面宣傳奧匈在與聯軍接洽和平條件，製造德國對奧匈的仇恨，破壞他們的團結。又如德國在大戰初期曾用種種方法替俄國製造革命，德軍所獲俄軍俘虜，給他們富於革命思想的書籍看，將來交換俘虜以後，俄國俘虜便將革命思想帶到本國去。這種實例多極了，方法也無奇不有。第三，利用宣傳以保持並增進聯盟國的友誼。戰爭時期不僅交戰國的內部要團結，如果有聯盟國，則聯盟國之間也必須團結一致。軍事方面，民衆方面，前方後方，都要打成一氣，才能一致作氣的去殺敵。英法兩國之間在大戰時曾有許多謠言，許多法國人以為英國要獨占德國的殖民地，聯軍即使勝利也與法國無益。這種謠傳當然很容易影響兩軍的士氣。倫敦時報記者曾發表演說，解釋英國政府不會獨吞德國的殖民地，並詳細說明英帝國之組織，以解消法國人的疑念。又如法美兩國之間也曾一度發生誤會，法國人聽說，美國輿論不主張將來把亞勞兩省歸還給法國。法國駐美大員達狄歐（Tardieu

）會爲此事在美國盡力宣傳，後來他電告法國政府說：「現在美國的輿論完全變了。我們曾在美國各地舉行過許多次的講演，並將在美國的亞勞兩省的僑民組織起來作宣傳工作。結果，美國輿論對此事均甚諒解。」第四，宣傳可以保持中立國的友誼，如可能，得中立國的合作。戰爭時期，交戰國除了敵人以外，不應該再樹敵。所以對於中立國不只不應傷感情，還須促進友誼；不僅要促進友誼，還要能使中立國同交戰國表同情，漸而至於採取一致的行動。這也是宣傳的作用之一。前面所講英國的威靈吞大廈的工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以上我們對於戰時宣傳的重要，及其作用，已加解釋。現在我們要討論到我們自己的問題了。

在我們現在的情勢之下，對於宣傳的需要，不下於歐戰時期的英法美等國。如果能辦理得法，其收效之宏，也一定可以料到的。有效的宣傳，第一要有組織。七嘴八舌，我行我素的方法，是不會有結果；組織不健全，不只沒有結果，而且還有害。德國在美國的宣傳所以失敗，重要原因是組織不健全。其次還要有政策。一貫的，普遍的政策。英國威靈吞大廈在美國的宣傳，大半得力於所採的政策。他們只用種種方法誘導美國民衆同情於聯軍，沒有人著書立說或指手畫脚說美國必需加入聯軍共同抗德。他們明瞭美國人的心理，不是單刀直入可以說服的。有組織，有政策還不够；還要有適當的人選。宣傳現在已成爲一種近乎專門的職業，不是任何人都能勝任愉快的。歐戰後半期，英國在美宣傳的成功，大部分得力於北岩爵士。他不只是美國社會所敬重的人，同時因爲他是報界出身，懂得宣傳的技術，所以能够順利進行。魯頓道夫說：「好的宣傳必須走在實際政治的前面，必須先造成輿論，爲政策踏出一條路來，雖然不一定外面是在這樣作。」宣傳是重要，是有用可不是爲我們想像的那樣容易。

時至今日，宣傳問題不容我們再不去想了，我們不只應該想，還應該立刻就作。我個人的意見。簡單的寫在下邊，供國人參考。

關於組織，我以爲可以採用兩種方式；一個是政府的，一個是私人的。關於政府方面的組織，政府要立即組織一個「舉國一致」的宣傳機關。除了政府內有關各部會的代表以外，另外廣加網羅國內有地位有學識的學者，法律家，歷史家，外交家，及新聞記者。牠的任務除了對內對外的宣傳工作以外，還應該同全國報界取得密切的聯絡，同時將多年來所謂新聞統制置於一個新的，合理的基礎之上。這不只可以得到對內宣傳的助力，還可以免去新聞界多年來所感受的痛苦。至於私人的組織，當然同樣重要，各地應該分別組織起來。比如北平各大學的教授不下數千人，對國內外情形熟習的很多，大可組織一個有永久性而且學術化的宣傳機關。其他各地，如津滬粵漢等地，有高等教育機關的所在，都應該進行這個組織。不過彼此要取得聯絡，分工合作；同時對於政府方面的組織也要步驟齊一，才可以事半功倍。最後，關於新聞界當然最好也能够組織。組織產生力量，產生民族鬪爭的力量。我們爲什麼不組織起來？



德日與蘇聯國力比較

葛霖士原著
世英譯

最近訂立的德日「反共」協定，使世界輿論發生很大的影響。無疑問的，這一個協定的目的並不在防止共產黨的活動，而是預備一個大規模的冒險——分割蘇聯。德國的領袖們曾屢次宣佈，共產黨的問題在德國已不存在。同樣的話，我們也從日本方面聽到。據日本當局宣佈，日本共產黨的活動，已不足慮。這樣說來，假如我們相信德國和日本的領袖們所說的話，那麼無論是德國或是日本都沒有受這種危險的恐嚇。至於鄰近德國的波蘭，立陶宛，羅馬尼亞，芬蘭，土耳其和鄰近日本的中國，也並未受共黨嚴重的威脅。

蘇聯是日本完全佔領中國的阻礙，同時也是德國在東歐實現其野心計劃的阻礙，因爲想拔去這個阻礙，所以德國和日本聯合。

當這兩個最有力的（在軍事上）國家聯合起來去實現這一目的的時候，有很多人的意見以爲蘇聯的惡運是註定了。那些人這樣想：在一九零四到一九零五年日本曾單獨將俄國打敗；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歐戰之前三年）俄國雖與英法諸國聯合，亦被德國打敗。事實明顯的指出，日本或德國都强於俄國，那麼俄國如何能同時抵抗德日兩個國家聯合的力量？

還些人忘了一件事情：人類不是永遠站在一個地方不動；他們生活；他們發展；中國最近統一之後，力量比較幾年前已大得多；而今年的蘇聯，已經不是一九零四年與日本作戰的俄國或一九一四年與德國作戰的俄國了。爲了正確的判斷這件事，我們要從事於事實的分析。祇有事實能指示眞正相互關係，祇有事實能指示這幾個國家的力量。作者是研究經濟學的，所以要把三國國家社會經濟力量的比較來分析一下。經濟能力在現代戰爭中佔着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簡直可以說戰爭的結果要以經濟能力來決定。

我們的分析很自然的分爲兩部分：人力貯藏（Human res.rves）的研究和資源（Mat ri l resour:es）的研究。

人力貯藏

一九三六年的人口：

德國	六七·○○○·○○○
日本	七○·○○○·○○○
蘇聯	一七五·○○○·○○○

從上表看來，蘇聯的人口比德日兩國聯合起來的人口要多三千八百萬，也就是超過百分之二十八。自然我們不能單單的比較人口的多少，我們

還要想到其他事情，戰爭是要兵士去執行的，也就是說是須要男子，而且是在由十八歲到四十歲這個年紀的男子。所以爲了正確的辨別雙方（蘇聯和德日兩國的聯合，以下均同此。）潛在的兵力，我們必須知道這些男子的數目：

十八歲到四十歲的男子的概數：

（22 Contingent.）

德國　一二•○○○•○○○

日本　一一，○○○，○○○

（朝鮮人與台灣人均無兵役，故未計入。）

蘇聯　二九，○○○，○○○

由這個表裏可以看出，十八歲到四十歲的男子，蘇聯多於德日兩國也達百分之二十六。

或者有人要說：「恐怕受過訓練的兵士，德國和日本要多於蘇聯吧？」這是不對的。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之前，德國並沒有强迫兵役，在那時德國軍隊只有十萬人，服務期限都在十年以下。日本的常備軍，在去年大概有二十五萬人，至於蘇聯，從來沒有少於六十萬到七十萬這個數目。換句話說，在蘇聯受過訓練的兵士的確是多於德日兩國的。德國在一九三五年之前，會設法在許多不同的體育團體中訓練義勇軍，但是我們要知道，蘇聯在國防飛行化學建設後援會（Osoavia im）的活動中，有兩千多萬青年，爲了保衛國家受過長時的訓練。

也許有人要說：「數目字不能表示眞實的力量。例如亞比西尼亞的戰士多於義大利的軍隊，但是他們沒有組織，沒有知識，即使得到現代的武器他們也不會使用，同時這也就是他們被打敗的原因。」關於現代武器的供給，我們留待以後再說，現在我們先探討上述三國人民文化的發展。德國和日本所有的人民（自然除去由五歲到六歲的小孩），都能讀書寫字。革命以前的俄國是一個文盲的國家，在一九一四年識字的成人不足百分之四十，但是現在和以前不同了。在蘇聯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都能讀書寫字。文盲大多數是老人，他們很自然的已經沒有求知的慾望了。全蘇聯的青年都受强迫教育。

在小學校的人數：

德國　七•六○○•○○○

日本　九•七○○•○○○

蘇聯　一九•九○七•○○○

蘇聯中等以上的教育，更顯然的佔優勢：

高等學校，中學校或同等程度學校學生的數目：

德國　七•○○○•○○○

日本　一•九○○•○○○

蘇聯　八•一○○•○○○

工業，農業，商業等專門學校學生的數目：

德國　一•二○○•○○○

（因失業改學他種技術的學生不包括在內。）

日本　一•五○○•○○○

蘇聯　四•○○○•○○○

大學和高級技術學校學生的人數：

德國　七○•○○○

日本　八〇·〇〇〇
蘇聯　五三九·〇〇〇

所有關於蘇聯的數字，並不包括在補習班的三百萬文盲和在夜校中教育不足的六百四十萬人。

以上這些數字很清楚的指出，關於教育方面蘇聯並不在德國和日本之後。蘇聯的紅軍已不是沙皇時代的軍隊，他們對於現代技術知道的很清楚。

讀者還要注意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在德國有職業的人百分之三十是從事農業，在日本是百分之五十，在蘇聯是百分之七十五。最近數年來，蘇聯努力於農業工作的機械化，一九三六年農業工作有百分之七十是用機器完成的，一九三七年這個百分數要升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這種事實可以表明千千萬萬的兵士從農村徵集之後，對於農產並無影響，因爲機器只要少數的人就可以管理。同時更有千千萬萬的婦女懂得使用機器的技術，在任何時都可代替男子來工作。這種貯藏的能力，無論是德國或是日本都沒有的。德國和日本都是耕地很少的國家，人力耕作還佔很重要的地位，特別是日本。所以從農村裏徵集的兵士越多，農產物的低落越大，因此城市和軍隊也就越感覺困難。

寫到這裏，我們關於人力的貯藏，可以得到一個結論：蘇聯爲戰爭所能出的人力多於德國和日本，教育技術知識也不在德國日本兩國之下，而現代的戰爭，技術是非常重要的。

物質的資源

這裏我們所要研究的是關於直接或間接與軍需有關的物質資源，其中最重要的要算食物。

一九三五年主要的農產物如下：

（以百萬Quintals爲單位）

	小麥裸麥大麥等	稻米	番薯	甜菜	平均每人所食穀類（米包括在內）
德國	二一〇	〇	四一〇	一〇六	三·一
日本	三二	一〇四	二三	二	一·九
蘇聯	八三〇	?	六九七	一六二	四·七

一廷（Kilogram）稻米的滋養力自然大於一廷小麥或裸麥，然就上表看來，無論如何關於食物的產量蘇聯是遠在德日之上的。

自然德國和日本可以從別的國家輸入糧食消費的一部分（在事實上也是如此），但是在發生戰爭的時候，就要被許多困難所約束：（一）戰時由他國運輸的困難和危險。（二）匯兌的困難：一國的出產將儘量供給本國的需要，對於外國的需要所能供給的程度，不能和平時期一樣。出口將低落，入口即或可能也極爲困難。（三）別的國家對穀類的出口，在戰時將加以限制（事實上是如此的）。

現在我們再看家畜生產怎樣，因爲家畜可以供給肉，乳，獸皮和羊毛等。

一九三六年家畜數目：

（以百萬頭爲單位）

	馬	騾與驢	駱駝	牛	豬	綿羊與山羊
德國	三·四	〇	〇	一八·七	二二·五	六·六
日本	一·五	〇	〇	一·六	〇·九	〇·三
蘇聯	一七·〇	〇·六	一·五	五三·〇	三〇·〇	六〇·〇

這些數字它們自己就可以說明，我們祇要注意馬可供騎兵使用而綿羊在肉乳之外還有羊毛。

現在我們要注意可以製造植物油的農產物，在食物和工業上也佔很重要的地位。

一九三五年含油種籽的出產：

(以百萬Quintals爲單位)

	大豆	亞麻籽	大麻籽	棉籽
德國	○	○·二	○	○
日本	二·八	○	○·一	○
蘇聯	○·七	八·○	三·三	九·○

自然日本可以從滿洲和中國購買大豆和含油種籽，但是有兩個問題：(一)運輸問題，(二)適當的輸出問題。他們自己的出產是不能和蘇聯相比的。

關於食物出產的結論是很明白的，蘇聯比較德日兩國合計是非常之豐富的服或者有人要說：「也許關於衣服的物質，德國和日本比較富足一點吧？」事實可以證明：

一九三五年各國國內出產：

(以百萬Quintals爲單位)

	大麻	棉花	亞麻	羊毛	絲	人造絲
德國	○·○二八	○	○·一三八	○·一七	○	○·六二○
日本	○·○八○	○	○	○	○·三九三	○·九八六
蘇聯	二·三○○	五·四一一	五·五○○	○·七六	○·○一八	○·○二○

紡織原料的出產，蘇聯也勝於德日兩國。關於這個問題，事實上蘇聯已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從最近第八次全蘇大會的報告中，我們知道本年蘇聯紡織原料的出產超過一九二五年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

現在讓我們注意實業活動的部分。關於這方面，德國的優越已成爲確定的事實。爲了正確的辨別起見，我們列舉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五年的出產來比較一下：

		德國	日本(包括朝鮮與台灣)	蘇聯
鹽(一千噸)	一九二九	三·九二四	·九九四	二·八六八
	一九三五	三·四○一	一·○八○	四·三六二
煤(註一)(百萬噸)	一九二九	二○二	三四	四二
	一九三五	一七六	三八	一○九
煤油(一千噸)	一九二九	一○三	二七二	一四·四七七
	一九三五	四二七	二五六	二五·二四○
電氣(註二)(十萬萬基羅瓦特小時)	一九二九	三○·七	一三·三	六·二
	一九三五	三○·七	一九·一	二五·九
生鐵(百萬噸)	一九二九	一五·三	一·二	四·三
	一九三五	一三·一	二·一	十二·五
鋼(百萬噸)	一九二九	一八·二	二·八	五·○
	一九三五	一六·四	四·四	一二·四

(註一)每褐煤一噸合爲二百二十二瓩之煤。

(註二)德國與日本之數字爲一九三四年者，至現在止尚無一九三五年之材料。

從這些數字裏我們可以看出，蘇聯的產量是在迅速的增加着。雖然煤的產量還在德國之下，但是煤油的出產在德國和日本祇有很少很少的一點，而蘇聯方面除上表所列的，本年還有二千二百萬噸的泥煤和二萬三千七百萬立方公尺木材的出產。所以燃料出產的總量，蘇聯無疑的高於德國和日本。

一九三六年電氣，生鐵和鋼的產量，雖然蘇聯還是在德國之後，但是有兩件事應該特別注意：(一)蘇聯當局曾宣佈，即或不再建築新的鎔爐，蘇聯在一九三七年可以出產二千四百萬噸的鋼。那便超過德國。(二)蘇聯因有國內鐵鑛的出產，故增加生鐵和鋼的產額毫無困難。至於德國和日本的鐵鑛，則須由外國輸入。

一九三五年出產的和輸入的鐵鑛：

（以百萬噸爲單位）

	出產	輸入
德國	六·〇	一五·一
日本	一·六	三·六
蘇聯	二七·一	〇

德國鐵鑛大部分是由法國和瑞典輸入，日本則取自中國和英屬馬來半島。假使發生戰爭，這些供給便要受到影響。

讀者更須注意下列的事實：德國和日本的生鐵和鋼，有一部分不得不輸出，或是未鍊的鐵鑛，或是製成品。單就德國說，每年製成各種貨物而輸出的鋼，就有三百萬噸之多。蘇聯所有的出產皆在國內使用。

機器製造是一個工業國家最大的一個特徵，這裏我們注意這幾個國家機器製造的情形。假定將一九二七年各國機器的出產等於一百，那麼一九三五年所製造的日本爲二百五十，德國爲一百二十五，蘇聯則爲一千，也就是在過去這幾年中，蘇聯機器的製造增加了十倍而佔世界製造機器國家的第二位。（英國第一位）

以下是汽車和曳引機的製造：

（以每千輛爲單位）	乘客汽車	曳引機與貨車
德國（一九三四）（註）	一四七	三二
日本	甚少	
蘇聯（一九三六）	一七	三〇〇

（註）現在還沒有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年的材料。

在這些數字上可以看出乘坐用汽車的製造，德國在蘇聯之上，但是蘇聯的曳引機和貨車的製造則很多，這對於戰爭是很重要的。日本在這方面，遠在德國和蘇聯之後。

火車頭和車輛的出產：

	最近材料	火車頭	車輛
德國	一九三三	三一〇（註）	甚少
日本	一九三三	一九六	一，五八一
蘇聯	一九三五	二二〇〇	九一，八〇〇

（註）原爲三萬一千噸，以每輛火車頭重一百噸計算。

這裏我們又可看出關於火車頭和車輛的製造，還是蘇聯多於德國和日本兩國。

關於各國飛機製造的情形，不能找到材料，然而我們有一點參考（祇是關於德國和蘇聯兩國的，至於日本顯然落後甚遠），間接的可以表明兩國航空事業發展的程度。

一九三五年德國民用航空（Civil aviation）爲二百九十六萬噸六千公里，蘇聯爲九百五十萬噸公里，今年將超過二千萬噸公里。

這些數字表明蘇聯的航空事業，發展的異常迅速，倘若發生戰爭，蘇聯並不在德日兩國聯合力量之下的。

還有一些材料，清楚的指出鐵路運輸量的比較：

		德國	日本	蘇聯
火車頭（以千爲單位）	一九一八	二五·〇	四·二	一七·七
	一九三六	二〇·七	四·〇	二三·三
車輛（以千爲單位）	一九一八	七五九	七七	四九二
	一九三六	六四三	七七	六七〇
鐵路運輸的貨物（以十萬萬噸公里爲單位）	一九一八	七三	一三	八八
	一九三六（預算）	六〇	一四	二九九

鐵路運輸許多年來是蘇聯的一個弱點，現在這個時期是過去了。不祇是火車頭和車輛數量的增加，在質上也很快的改進。有十萬零六千的貨車是四軸車（八輪），兩萬三千火車頭中，有一萬輛是强有力的新型機車。

現在我們要注意黃金，外國應付單據（for ign bills）和外國股票貯藏的問題。雖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然而總有需要向海外購買各種物品的時候，由於：（一）永遠缺乏幾種原料，例如蘇聯錫的出產很少，沒有錫的出產，德國沒有鎳，日本沒有石油。（二）因爲一個偶然的失敗，開採因而停止等等。在這時候由外國輸入乃是必須的。自然這個輸入可以輸出本國貨物來償付，但是我們在前面曾經指出在戰時這一類運輸的困難，因此貯藏現金或外國匯兌是非常重要的。有這樣的儲蓄購買外國物品就很容易了。關於這個問題這幾個國家的情形是怎樣的呢？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德國在海外的投資甚多，但所有這些投資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九年已經完全損失了。日本在滿洲和中國的投資，在發生戰爭的時候是很難信賴的，至於在別的國家，實際上就沒有投資。蘇聯的情形也是一樣。因此現金和外國匯兌的貯藏，加上現金產額，已足以知道這幾個國家所佔的地位：

	現金和外國匯兌的貯藏	黃金的產額
	（一九三六年，以百萬鎊爲單位）	（一九三五年，以每噸爲單位）
德國	五・三	〇・二
日本	三二	一七・六
蘇聯	二一〇	一七一

蘇聯在一九三五年黃金的產額共值四千萬金鎊，一九三六年將要超過六千萬。現金的貯藏，蘇聯已佔世界第四位。

所有以上這些材料，很清楚的表明在物質的力量上，蘇聯是一個强大的國家，與德國日本兩國比起來，顯然佔着有利的地位。同時還有比這些事情更重要的，就是蘇聯還正在迅速的發展。我們可以拿這幾個國家一般實業生產的指數來比較：

一般實業生產的指數，一九二九年等於一百

德國……………………………一一七
日本……………………………一四〇
蘇聯……………………………三五二

換一句話說，每前一年的數字很快的就被現在的數字超過很多，一九三六年的數字在幾個月之後便要比那個時的數字差得很遠了。

還有一件事我們不能忘了，在蘇聯的實業和所有屬於國家社會之經濟事務的生命是握在政府手中，是被政府所指導。現在的戰爭需要由政府管理實業。這個管理是不容易使它實現的，至少必須經過幾個月才能使這個機構順利進行。甚至於實業的動員計劃，也要事前謹慎的預備。在蘇聯這種過渡時期是不需要去調整的，因爲實業已經集中，沒有人爲了私人的利益出來反對這種措置。此外，蘇聯在戰爭的時候，是沒有貪婪的軍需供給者，把自己的利益較軍需的品質更爲重視，因爲在蘇聯已經沒有私人的企業和私人的供給者了。

我們相信這些統計的材料，足够明顯的表示，就是德國和日本聯合起來，對於蘇聯也不是一個可怕的敵人像很多人所想的那樣。預算在一九三七年這幾個國家實業的力量的比例，對於蘇聯將更爲有利。

書評

『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

鄧恭三

稼軒年譜，現在行世者已有三種：最早出的，是附在「稼軒集鈔存」中的，辛啓泰所編選的一種，作於淸嘉慶年間。其次，是陳思先生所編撰的一種，發表在東北叢鐫第七和第八兩期中，時爲民國十九年的七八兩月。其出版最晚，然而却未必是最晚作成的一種，是梁任公於民十八年在患病期內所編撰者，屬稿未完，便病逝於醫院中。在任公先生逝世後，這書未即付印，直到去年，由林宰平先生出而編輯了「飮氷室合集」和「專集」，這部未完成的最後遺作，方得於今年在中華書局印了出來。

在辛氏和陳氏所編撰的兩種年譜裏邊，對於事件的安排都有不少錯誤的地方，任公先生未及見陳氏的一種，則其重新編撰的用意是在於補辛氏舊譜之闕失。稼軒的文章，現在傳世者已經絕少，又自認對於作詩一道非其所長，平素避之甚力，因而所作的詩亦無多，唯於詞最爲擅場，所作獨多，雄偉豪放，給予後代的影響也最大，而要考見稼軒的性格及其爲人等事，在今日的我們，便也只好向他的詞集巾去求得。但這里的首要工作，是必須先能將各詞作成的年代的先後考求出來，然後其思想，其志趣，其處事接物的態度等方面的變遷，方能有淸楚的脈絡可尋，倘不如此，對於稼軒之所以爲稼軒，便難得有眞切的認識和理解。而在辛啓泰氏所編的舊譜中，最大的缺點就正在他把這一問題疏忽了，對於稼軒詞的繫年的工作，全然沒有作。任公先生的性情和懷抱，都和稼軒很相近，因而他對於稼軒的詞，愛好最篤，體會最深，在還沒有看到辛氏的舊譜以前，便已作過「稼軒詞繫年考略」一文，嗣後又見到「唐宋名賢百家詞」中的稼軒集，發見其中最大特色在含有編年意味，於是即加以爬梳抉剔的工夫，一一爲之推定或斷定其作成的時日，欲藉是而將稼軒的全面貌表現出來，烘托出來，而辛氏舊譜中的錯誤和缺陷，也便可以因此而得所補正。

「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這是宋寧宗慶元六年稼軒所作祭朱晦菴文中的幾句，然而這幾句竟成了任公先生的絕筆，事實上也就等於任公先生自己寫就了輓詞。這之後，稼軒還有六七年的壽命，在這年譜中便一概從闕了。

既然是在患病期間所撰擬，而且自開始至停筆，爲時僅僅一月（十七年九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中間猶有因病而擱筆的八九天（九月二十七至十月五日），則實際上這年譜乃是於三週之內所寫就的，一方是病體的

限制，一方是時間的限制，對於參考書籍的翻檢自不能周遍，因而這已經寫起了的，也必然還是未定之稿，其中編次的錯誤，是還有不少不少的。單看各年的記事格中有多少「待考」字樣，便可知道任公先生爲這年譜還替自已預定下了多少工作。在他逝世之後，繼續這工作也便成了後死者的責任。

承擔了這項責任而出現的，是任公先生的介弟仲策（啓勳）先生所作的「稼軒詞疏證」一書。在各種版本的稼軒詞集中，都缺乏注釋和對於本事的考證，這疏證本算彌補了這項缺憾，而因其最爲晚出，得以集稼軒詞之大成，其中共收詞六百二十三首，較之其它各本，這里的數量爲最多。其編次方法，大體上也是依據任公先生所考訂的結果，分別繫屬於各年之下。於每首之下，先錄飲冰室校勘，次錄飲冰室考證，又次則爲仲策先生的案語。其間有因任公先生翻檢未周，考證不甚正確者，則修正之；未備者，則補充之。以年爲序，釐爲六卷。自屬稿至全書完成，爲時共四十日左右。

疏證中首載林宰平先生序文，對於仲策先生的這番工作，備極推崇，如謂：

『仲策此作，可謂能繼飲冰未竟之業，而補苴訂正之功，尤不可沒。惜乎飲冰之不及見也。

『仲策所疏，如「感皇恩」滁州送范倅詞，據南宋文範周孚「奠枕樓記」，証明稼軒滁州任在乾道八年。……「滿庭芳」和洪景伯及游豫章東湖三詞，引景伯詞集「盤洲樂章」，証明在淳熙八年辛丑。「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引「南宋文錄」洪景盧所作「稼軒記」，証明淳熙十一年甲辰稼軒在湖南。「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詞，據景盧「稼軒記」及辛敬甫編稼軒年譜，証明帶湖新居落成於淳熙十二年乙巳，並知移帥隆興府乃在十二年。同調，送趙景明知縣東歸，引「歷代詩錄」趙和章及邱宗卿和章，知淳熙十一年甲辰初冬，稼軒猶在湖南。又稼軒落職家居之年，宋史本傳失載，辛敬甫舊譜，罷官在戊申，飲冰推定爲丙午丁未間，仲策根據「西河」送錢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一首，有「對梅花更消一醉」句，知必在冬日。而乙巳冬之「菩薩蠻」，有「霜落瀟湘白」之句，知乙巳猶在湖南。又據洪景盧稼軒記，証明稼軒乙巳在湖南，則江西送錢仲耕之作，必在丙午冬（飲冰以爲乙巳作），是冬稼軒尚在江西安撫任，則落職必爲丁未無疑。……書中創獲類此者，多不勝舉，讀者當能詳之。』

又云：

『仲策此作，大之足以補史傳方志所不備，次之則稼軒生平志業，遭際，出處蹤跡，俱略可悉。……讀茲編恍然如與前人几硯相接，謦欬相通，其愈佚酬適狂歌痛飲慷慨鬱勃不平，舉可於詞中遇之，循文撫跡，歷歷在目，若稼軒未嘗捨我輩而去也者。……』

我們把這疏證細讀下去，有許多地方是可以和林先生發生一些同感的，但也還有許多地方仍使我們覺得仲策先生翻檢尙欠周到，考證尙欠正確，對於任公先生所遺留在年譜中的罅漏和錯忽，仍未能盡其補苴訂正之能事，而有時，在已經任公先生考証明確了的地方，疏証中反更弄錯。林先生在序文中所譽爲創獲的若干點，都是與稼軒的出處遭際有莫大關係的，要明悉稼軒的身世，這幾點正都是關鍵樞紐之所在，可惜在辛氏陳氏以及任公先生所作的年譜中大都沒有正確的考證，加以訂補自是最爲急需的，

然而見之於疏證中的結論，却依然是並不正確的。即如被林先生譽爲「創獲」的諸點，我們僅就中節引了八事，而在這八事之中，第一事不在我們考査的範圍之內，其除數事，則凡疏証中所下的論斷，幾乎無一不具有若干問題。今依事件的先後，問題的性質，歸納爲以下諸點，分別加以考査，以期對各問題求得一最後的定論。

一　稼軒帥湖南的年代及其爲時之久暫

稼軒由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宋史中記載此事並未標明年月。但在稼軒的詞集中，有「水調歌頭」一首，題中有「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總領，王漕，趙守置酒南樓，席上留別」諸語，又有「摸魚兒」一首，題中亦有「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諸語，則其事在淳熙六年毫無可疑。在三種年譜當中，也全將此事繫於此年之下。而在陳氏譜中，且還根據「水調歌頭」中之「序蘭亭」和「摸魚兒」之中「匆匆春又歸去」兩語，定其離武昌上潭湘之時間爲三月，當亦無可置疑。

宋史中之所謂「改湖南」，是說由湖北轉運副使改而爲湖南的，其知潭州和兼任湖南安撫乃是以後的事，辛氏舊譜中以爲去湘之初即知潭州並兼湖南安撫，不無小誤。陳譜中根據續資治通鑑中淳熙六年六月丙戌孝宗褒奬湖南帥王佐的話，以及八月壬辰孝宗所付稼軒手詔中「今已除卿帥湖南」的話，推定稼軒之兼帥即在淳熙六年之七八月間。梁氏譜中，根據朝野雜記「淳熙七年春有人疏論湖南鄉社，下安撫司議，帥臣辛某覆奏云云」的話，亦推定其帥潭必在六年，並謂「殆因盜勢猖獗，朝廷不得不能將才也」。考證都極精確。

稼軒在湖南帥任，共有多少歲月呢？對於此一事在宋史和稼軒的文字中都沒有明白的記事可據，於是在這三種年譜中便各執一說了：

辛氏舊譜於淳熙十二年下書云：「先生年四十六，帥湖南。嘗度馬殷故壘，起蓋砦柵，至是告成，繪圖繳進，上始盡釋前疑，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於十三年下書云，「先生年四十七，赴江西安撫任」。這是以爲稼軒之在湖南帥任，是從淳熙六年春直到十二年的年尾的。

陳譜中在淳熙九年下書云：「帥湖南。——飛虎軍成，嘉右文修撰，再任」。於十年下書云：「任湖南帥。…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下附考證云：「按先生於淳熙六年八月自湖南漕帥湖南。八年飛虎軍成，嘉右文殿修撰再任。本年八月再任期滿，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造朝拜御書閣額之賜。…赴江西任當在本年冬間」。於十一年下即書「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並書「辛啓泰譜謂本年帥湖南，誤。」這是說稼軒之帥湖南，只到淳熙十年爲止，較舊譜中減少了兩年。

梁譜中則以爲稼軒之加右文殿修撰及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乃在淳熙十一年甲辰，其考証云：

「本傳未言移帥江西在何年，知必在本年者，朝野雜記於「殿前司摧鋒軍」條下稱「淳熙七年辛幼安爲潭帥，募八千人訓練之。其冬賜名。十年夏，改隸御前江陵軍。明年，趙衛公爲帥，奏乞移其軍屯江陵」。可知先生以十一年罷潭帥，其來代者則趙衛公也。惟交代在

何月則無可考耳。計先生自淳熙六年春夏間由湖南漕使轉任帥職，至是已滿五年，生平所歷官，以此次爲最久任，而被謗亦最重，謝疊山所謂「中年被劾一十六章」者，什九當在此時期。先生有別湖南部曲詩云「愧我明珠成薏苡，負君赤手縛於菟」，似仍屬以讒罷職，殆孝宗鑒其孤忠，特量移他路以塞言者之口耳。』

照這樣說，則辛氏之離去湖南帥任是在淳熙十一年中間，較辛說提早一年，較陳說則又展遲一年。

疏證中不同意任公先生此說，於題爲「帶湖新居將成」之「沁園春」一詞下，附加案語云：

『伯兄謂此詞爲淳熙十年癸卯作，蓋未得見洪邁記文之故，據此文知先生之帶湖新居乃落成於淳熙十二年乙巳。……此文雖未署年月，但查辛敬甫所編先生年譜淳熙十二年乙巳之記事，謂先生是歲帥湖南，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與洪邁記文結語正相同，可知帶湖新居乃落成於乙巳也。伯兄以爲移帥隆興在十一年甲辰，讀景盧此文，知舊譜不誤。』

又於「送趙東明知縣東歸再用前韵」一詞下，附有案語云：『題云送東歸，及首句之「佇立瀟湘」，亦可証淳熙十一年先生猶在湖南也』，並因邱宗卿之和詞，而斷定「是年秋盡冬初先生猶在湖南。」

三說當中唯有辛譜中所舉佐証最少，而疏証中竟代爲補了出來，則三說似都已「持之有故」了，而不幸各人所舉的証據都還可以有另外的解釋，因而三說之中竟無一說能夠符實。陳譜中淳熙九年的「再任」和十年的「再任期滿」等說，乃是臆揣之辭，並無出典，難作根據。梁氏所引「朝野雜記」的文字，卻恰恰可以推翻他的結論：

查朝野雜記所說「明年趙衛公爲帥」之趙衛公，乃指趙雄，但在宋史趙雄傳中，卻只見他曾任湖北帥而沒有帥湖南的事。又雜記中之所謂明年，既係指淳熙十一年而言，而在淳熙十一年趙雄即恰正在湖北帥任。證據凡二：

第一項証據即在朝野雜記當中，且與任公先生所引的一段在同一卷內。雜記甲集卷十八，「荊鄂義勇民兵」條下云：

『淳熙初，張欽夫爲帥，稍修其政。……欽夫沒，教閱遂弛。後四年，趙溫叔爲帥，復舉行之。……時十一年冬矣。』

第二項証據，在葉水心文集的「江陵府修城記」中：

『丞相衛國趙公，……滋荊六年，……天子遷公金紫光祿大夫以寵褒之，……去江陵而判其鄉資州。』

葉氏此記作於紹熙元年八月，上推六年亦正在淳熙十一年。此均可証知趙氏之帥湖北，乃始于淳熙十一年。據葉文更可知道趙氏之在湖北帥任是一直繼續到紹熙初元的。

到此，我們當可知道，梁譜所引「雜記」的文字，只有開頭的「淳熙七年辛幼安爲潭帥，募八千人訓練之」兩句是與稼軒有關的，其下的「改隸」「移屯」諸事，與稼軒無干，且亦與湖南帥無干。如以此即推定趙氏爲代稼軒之人，並推定趙氏赴任即稼軒去任之時，自屬大錯。

疏証中承認辛譜中淳熙十三年離湖南帥任之說，並代替辛譜補充了許多証據，宜若可信了，實際上卻是錯得更遠。在疏証的本身，我們也能夠找出反駁的証據來：

疏證卷一中有「滿庭芳」三首，一爲「和洪丞相景伯韵」，一爲「和洪丞相景伯韵，呈景盧內翰」，一爲「遊豫章東湖再用韵」。在梁譜中以爲這三詞「決爲淳熙丁酉（四年）作」，其所持的理由是：

「蓋其時景盧在豫章，已有「滿江紅」詞可證……。二洪告歸後常相合並，而景伯卒於淳熙十一年甲辰二月，雖距本年尚有七年，然先生自本年冬離江西赴行在，即轉任湖北湖南，乙未冬乃得歸，而景伯已前卒。故除本年以外更無與景伯酬倡之機會也。」

疏證中於照錄這段考證之後，又另加案語云：

「景伯有詞集名「盤洲樂章」，其肩韵「滿庭芳」題曰「辛丑春日作」：「華髮蒼顏，年年更變……」，原唱在淳熙八年辛丑，則先生和韵必非淳熙四年丁酉可知。和韵二首自是同時作。」

這是訂正任公先生前面的那段話的，但這些唱和的詞既是諸人互相過從時所作，若認定是作於淳熙八年，則勢須先有一個前提，即：當淳熙八年，洪氏兄弟退居豫章之時，稼軒也正在豫章。否則既尙在湖南帥任，必難再分身到千里外和洪氏兄弟去酬酢。然而這與「淳熙十三年離湖南帥任」之說豈不自相矛盾了嗎？大概梁仲策先生自己也早已感覺到這矛盾了，所以在疏證中的其他處所，於考求稼軒的官歷及行踪時候，均未一加徵引。而其實，這考證是非精確，是應該加以充分利用的。我的意思也就是說，在淳熙八年，稼軒是的確已經回到江西了。而其離開湖南帥任的時候，則更早於此時，至晚當不出淳熙七年的冬季。

查楊萬里的誠齋集中，其「故華文閣直學士贈特進程公墓誌銘」中有云：「公諱叔達，字元誠，…淳熙七年五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帥劉焞，久病廢事，民方怨咨，公爲辨訟決囚，滌滯除弊，…」

從此我們知道在淳熙七年五月至九年七月的這一時期之內，劉焞是曾作過一任湖南帥的。

又查朱子文集「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有云：

「公諱椿，字壽翁，…年六十九即上章請老，越再歲…復起公以顯謨閣待制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飛虎軍新立，或以爲非便，公曰「長沙一都會，…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民財力不可計，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異論乃息。未滿歲復告歸。…淳熙十年十一月旦日薨，年七十有三」。

由六十九而越再歲，當爲七十一，淳熙十年爲七十三，則其七十一歲，即其起任湖南帥時，正爲淳熙八年。從此又可知道李氏之任帥必在劉焞之後，而劉之去任當即在淳熙八年。

又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所藏廣西臨桂龍隱岩題刻中，有劉焞於庚子（淳熙七年）六月初伏偕其同僚共飲彈丸新岩下之題名一份，又可知劉氏時尙在靜江府任，其改帥湖南又必在七年六月以後。

綜上所云，則劉焞任湖南帥之時期，必在淳熙七八兩年中，其必爲稼軒的繼任人，毫無可疑，如是則稼軒之離湖南帥又焉得而不在淳熙七年秋冬之際？

二 稼軒帥江西的年代及其爲時之久暫

宋史稼軒本傳，於敍述其在湖南帥任的治績而後，即繼敍「嘉右文殿

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各譜中對此均無異詞，可知稼軒於離湖南後即逕赴江西帥任（陳譜於此間夾敘造朝謝賜閤額一事，查無實據。）既于上文考知其去湖南當在淳熙七年秋冬之間，其赴江西任自亦必在此時。但續通鑑於是年十一月猶載知隆興府張子顏奏言云云，是其時稼軒必尙未抵任，但據上文提及的與洪景伯景盧兄弟唱和以及遊豫章東湖的「滿庭芳」詞三首，則無論如何，八年春間即已在帥任矣。

和在湖南帥任一樣，稼軒之任江西帥也沒有很久，即因被人彈劾而落職，各譜中既將帥湖南的時期各都延長了三五年，對其赴江西帥任和去江西帥任的時間自然也就全無正確的推算了。辛譜繫其事於淳熙十五年戊申，所據爲稼軒「沁園春」一詞題中的「戊申奏邸忽騰報謂余以病掛冠」及「離豫章別司馬漢章大監」的「鷓鴣天」中之「三年歷遍楚山川」諸語，其爲誤謬，梁譜中已加辨駁。陳譜繫其事於淳熙十二年乙巳，並未舉出證據，只因「鷓鴣天」中的「緊綠帶，點靑錢，東湖春水碧連天」諸語而定其季節爲春天。梁譜亦繫其事於十二年，卻根據和韓南澗並壽韓南澗的「水龍吟」及「菩薩蠻」諸詞，而定其季節當在秋冬之間。我們既已將稼軒赴江西任的年代較各譜中均提前了三五年，則各譜中所推定的去職年代及所舉各證，便全都失去了效力，今不一一駁正，僅將正面的證據提出，以證明稼軒之離任確在何時。

稼軒於「祭呂東萊先生文」中有云：

『某半世傾風，同朝託契……玆物論之共愊，寧有懷於私惠。緘沉辭於千里，寓哀情於一酹。』

東萊卒於淳熙八年八月末，玩祭文中語意，此時稼軒蓋已不得物議所容，但還沒有離開帥任。

又，稼軒有「送錢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的「西河」詞一首，梁譜中認定該詞是在江西任內所作，而不能確指其年分，即附列於淳熙十二年乙巳所作諸詞之後。疏證中列此詞於十三年丙午，並於詞後附加案語云：

『伯兄亦以此詞爲乙巳作，但據洪邁之「稼軒記」，知乙巳先生猶在湖南。又據先生乙巳冬之「菩薩蠻」，有「霜落瀟湘白」之句，可證乙巳冬猶在湖南。此詞作於江西，而有「對梅花更消一醉」及「歲晚淵明歸來未」之句，其必爲丙午冬無疑矣，因移于此。』

既知「乙巳猶在湖南」諸說之如何遠于事實，則此段話當無須深辨。查題中之錢仲耕，名佃，蘇州常熟人，據金華府志，錢氏于淳熙八年知婺州，蘇州府志更詳記其知婺州前後的事跡云：

『出爲江西路轉運副使，時盜賴文正起武陵，朝廷調兵討之，佃餽餉不乏。繼使福建，再使江西，奏蠲諸路之逋。淳熙八年，婺州饑，且缺守，上曰：「錢佃可守郡」，既至，禱雨，鬢髮爲白，勸分送粟，所活口七十餘萬，政甲一路。提舉朱仲晦與陳亮書云：「婺人得錢守，比之它郡事體殊不同」……』

案，此中所引朱子與陳亮的信，乃是寫于淳熙九年者，是年夏秋間陳亮給朱子的信中也同樣提及錢氏，

『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

此均可證明金華府志和蘇州府志中所載錢氏于淳熙八年知婺州的話爲不誤。那麼，稼軒送錢氏知婺州的「西河」一詞，亦必是作於是年可知。詞中末闋有「對梅花更消一醉」語，疏證中據以推定爲冬日所作自甚確，其下

既復有「過吾廬，定有幽人相問：歲晚淵明歸來未」之句，知直至是年歲晚稼軒仍居官豫章，猶未因言者而落職也。

然而，就在不久之後，這「落職」的事情便發生了。楊萬里的「特進程公墓誌銘」中，於敘述程氏在湖南的事蹟之後，又有云：

「九年（淳熙）七月，再除浙西提點刑獄，……八月，除秘閣修撰，知隆興府。見上，極論郴桂盜賊之由，撫御之要，……洎至洪，……十二月進集英殿修撰因任……帥洪五年，蠲除民賦……談者以爲多於五仲舒云。」

據此，則自淳熙九年八月直至淳熙十四年，均爲程氏帥江西之任期，稼軒之被代與去職，至晚也當不出九年的中秋。但是，程氏並非直接代稼軒之任者，因而稼軒之去職雖確在九年，而時節却還不到秋季。於此，陳譜中所曾引用的稼軒「離豫章別司漢章大監」的「鷓鴣天」詞，須再取來作證了：

「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歷遍楚山川，但將痛飲酬風月，莫放離歌入管絃。縈綠帶，點青錢，東湖春水碧連天。明朝放我東歸去，後夜相思月滿船。」

辛譜中以爲稼軒于十五年罷江西帥，因將此詞編入十五年戊申，梁譜以辛譜爲誤，遂改編入淳熙四年丁酉，疏證中又舉出反證二事，以爲淳熙四年稼軒之離豫章乃西行而非東下，遷調而非放歸；且其時帶湖新居未成，去無所歸，均與「明朝放我東歸去」一句不相合，因而仍將該詞移在十五年戊申。疏證中於此處所持的理由很對，只因欲符合其十五年離江西帥任之說，遂終於把結論弄錯。

今案，詞中所謂「二年歷遍楚山川」者，謂淳熙六年由湖北漕改官湖南，七年又由湖南改帥江西也。「縈綠帶，點青錢，東湖春水碧連天」者，均狀述目前之景物。其去職的年份既必然不出九年，據此詞所述離別豫章時之情景，其時令也必然不出春季的。其在豫章任內，共僅一年有奇，此後，便是稼軒退隱的時代，直到光宗紹熙三年春起任福建提點刑獄時爲止，這退隱的生活整整繼續了十年之久。

三　帶湖新居落成的時間

當稼軒還沒有罷官之前，他先已在江西上饒縣建造了一所宅第。在稼軒詞集當中，有許多首是都與此事有關的，有的作於新居未成之前，有的則作於既成之後。如不能將這新居落成的時代考清，稼軒的許多事蹟便將連帶地考不清楚。而辛譜中對此事無隻字道及，陳譜梁譜及疏證當中，對此事竟又是各異其說，而結果却又是無一可取。

陳譜於淳熙八，九，十，三年中均記此事：於八年下錄本傳「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諸語，及洪邁「稼軒記」，陳亮與稼軒書「始聞作室甚麗，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晦菴說潛入去看，以爲耳目所未曾覩，此老言必不妄」諸語，並據續通鑑淳熙八年八月改除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之記事，以爲朱子潛看稼軒新居必在自南康赴行在時。於九年下記稼軒有「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詞。於十年下記淳熙造朝拜御書閣額之賜，並謂「時帶湖新居落成，所以御賜閣額。」

既說朱子已於淳熙八年潛入去看，且將洪氏所作「稼軒記」也列於八

年之下，而於九年方列入稼軒之帶湖新居將成詞，於十年方謂時帶湖新居落成，那麼，這新居究竟是成於哪一年呢？且洪文末尾明有「侯名棄疾，今以右文殿修撰再安撫江南西路云」諸語，譜中既將稼軒之帥江西列作十一年之事，則其事安得先預言於洪氏八年所作之文章內，二說顯相牴牾。

梁譜亦將帶湖新居將成詞及新居上梁文編入淳熙十年，因任公先生未得見洪氏「稼軒記」之全文，便只將見於上饒縣志所引的一節，一併錄入十年之下，並於考證中証明此數者均是作於稼軒未離湖南以前者。

此說之爲疏証所訂正，已見前引，疏証作者因已見到洪景盧氏記文之全，因其結語與辛譜淳熙十二年乙巳之記事正相同，乃維護辛譜之說，並謂「據此文知先生之帶湖新居乃落成於淳熙十二年乙巳，則所謂將成者，其必爲十一年甲辰無疑矣。」

案，洪氏記文，的確是考証帶湖新居的規模及其建造時期的絕好材料，但由這記文的本身，或以稼軒的詞與這記文合看，便可以考知其作成的時代，實無須藉重於辛譜，因辛譜本身已多有不可靠處，哪有被取作旁証的資格？

記文之末段有云：『若余者偎倀一世間，不能爲人軒輊，乃當急須襏襫，醉眠牛背，與蕘童牧豎肩相摩，幸未黧老時，及見侯展大地，衣錦衣，歸來竟厦屋潭潭之樂，將荷笠櫂舟，風乎玉谿之上，因園吏內謁曰：「是嘗有力於稼軒者」，侯當輟食迎門，曲席而坐，握手一笑，拂壁間石細讀之，庶不爲生客。侯名棄疾，今以右文殿修撰再安撫江南西路。』

這可見此文之作必在洪氏散居鄉里之時。査洪氏於淳熙七年秋自建寧任歸，至十一年春方起知婺州，是後又供職臨安等地，至紹熙二年方重歸鄱陽，則此文之作必在淳熙七年秋季之後，十一年春季之前。但稼軒之任江西安撫既考知其爲七年冬至九年春之事，則據文中最末一語可知其必作於八年爲無疑。但作于八年的什麼季節呢，如果將稼軒詞與洪氏記文參看，對這問題我們也可找到解答的。

稼軒的「和洪丞相景伯韵」，「和洪丞相景伯韵呈景盧內翰」，和「遊豫章東湖再用韵」的「滿庭芳」詞三首，疏證中引用洪景伯「盤洲樂章」，中的原唱，定爲淳熙八年辛丑春日所作。在前邊我們已說明這考證是非常精確的，可惜疏證中未能使此數詞充分發揮其作用。就在「遊豫章東湖再用韵」一首中，有稼軒自加的注語二處：前闋的末句「揮毫罷，天顏有喜，催賜尚方彝」，其下注云：「公在詞掖，嘗拜尚方寶彝之賜」。後闋是：「只今江海上，鈞天夢覺，清淚如絲，算除非痛把酒療花治。明日五湖佳興，扁舟去，一笑誰知。溪山好，且拚一醉，倚杖讀韓碑。」其下注云：「堂記，公所製也」。從上一注語，我們知道其所稱之「公」乃是指「洪景盧內翰」而言，從下闋的詞意，我們知道這是在洪景盧的「稼軒記」已經作成之後，所以稼軒想像着一旦罷官歸去之後要倚杖欣賞洪氏的大作，則所謂「堂記」者即必是指「稼軒記」無疑。從知記文之作成必在淳熙八年歲首，稼軒剛剛抵江西帥任的時候。

既是如此，則稼軒的「新居上梁文」和「帶湖新居將成」諸詞之作成，以及這帶湖新居的落成年，便都可推定其爲此時之稍前或稍後的事。朱子於是年八月由南康赴行在路經上饒時候，已在新居落成之後，當能潛入去看，而稼軒於次年罷官時候，也不至「去無所歸」了。

四　稼軒起任閩憲及閩帥的年代及其爲時之久暫

宋史稼軒本傳中，於稼軒罷江西帥任之後，復書：

『久之，主管冲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爲憲時嘗攝帥，……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

到於稼軒之起任閩憲，這裏是明指爲紹熙二年時候的事了，然而與稼軒的詞對看，兩者又有不符合處。詞中有「浣溪沙」一首，題爲「壬子春，赴閩憲，別飄泉」。壬子爲紹熙三年，非二年。因爲有這樣的出入，在年譜和疏證中，便又都發生了問題。辛譜於紹熙二年辛亥下書云：『起爲福建提點刑獄官，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於三年壬子下書云：『是年春赴閩帥任，別飄泉，賦「浣溪沙」詞。又是年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賦「水調歌頭」詞。』於四年癸丑下書云：『在閩帥任，有是年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經從建安，席上和陳安行舍人韻「西江月」詞。』於五年甲寅下書云：『在閩帥任，以臺臣彈劾，丐祠歸。』這是維持宋史中二年任閩憲之說，以爲二年由閩憲任召見之後，於三年又出爲閩帥，其別飄泉之詞即是時所作，於三年內且又有召見之事。

然而詞題中明明說是「赴閩憲」不應强改憲字爲帥字以相牽合。

陳譜中於二年書『起福建提點刑獄』，於三年書『春，赴閩憲，別飄泉』，於四年書『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梁譜與陳譜均同，惟各年下均附有考證。二年下之考證云：『起任閩憲蓋在本年冬，其赴任則在次年，有「浣溪沙」詞題可證。本年蓋始終仍家居也』。三年下之考證云：『以閩憲攝閩帥，當是本年事』。四年下之考證云：『舊譜皆以任閩憲與任閩帥合在一年，考先生在憲任上雖嘗攝帥，並未眞除。傳文於起福建提點刑獄後，次叙召見授京職，次乃叙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明非一時事。奉召在壬子，入見在癸丑春，詞題中時日可稽，故知帥閩決爲本年事也』。五年下之考證云：『丐祠歸在何年，史無明文，惟閩中所作詞頗多，且多有可推定爲去年作者，則截至去年臘盡尚未去任可知。竊疑其丐祠得請當在夏間。試將左列「行香子」一詞以意逆志，所推或當不謬……』

疏證中於此獨持異詞，其在「常山道中即事」之「浣溪沙」詞下所附案語云：

『宋史：紹熙二年二月甲申，以辛棄疾爲福建安撫使，召見。常山乃浙江衢州府屬，與江西接鄰，是年先生居上饒，若召見赴行在，必道出常山，舍此而外先生似無緣在常山道中也。姑以繫於二年辛亥。

『伯兄謂「起任閩憲在二年冬，赴則在三年」，蓋本傳只言二年起用而無月日，唯宋史本紀續通鑑則詳書二年二月甲申（即初五日），伯兄殆但據本傳推測而未考史鑑也。唯二年春以詔起用，三年春乃赴任，亦大奇。然而飄泉一闋「浣溪沙」，先生固明明自書「壬子春赴閩憲」也。常山道中詞若果爲赴行在之道中作，則當在夏秋之間，蓋篇中所書皆夏秋間景物也。如此則二年春以詔起用，夏秋間赴臨安陛見，明春乃赴閩任，故此詞當是辛亥作。』

這案語中的要點是：1稼軒之起用，是紹熙二年二月甲申。2其官職自始即是福建安撫使，非先任提點刑獄。3其赴召陛見，事在紹熙二年夏秋間，陛見後方於三年春赴任。4根據在「壬子春赴閩憲別飄泉」詞下疏證中之案語，更可補一要點於此，即稼軒之帥閩乃是繼趙汝愚之任者。

又，疏証中於「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之「水調歌

頭」詞下，加有案語云：

『宋史載先生爲福建安撫未期歲而治績大著，乃臺臣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乞祠歸，是以此詞頗多幽憤語。』

又於「癸丑正月四日，三山被召，經從建安，席上和陳安行舍人韵」之「西江月」詞下，加有案語云：

『陳安行名居仁，慶化人。慶元元年以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即接先生後任者。』

把這幾段考證的話合攏來看，我們頗覺得不勝其離奇：第一，所謂「二年二月甲申以辛棄疾爲福建安撫使，召見」之說，宋史中根本無此記載，以爲出自宋史乃係假冒；續通鑑雖有此文，然亦無「召見」二字。第二，續通鑑於三年九月壬子又記有「以知福州趙汝愚爲吏部尚書」一事，則二月中關於稼軒的記載顯係有誤，何得取以爲證？第三，見於稼軒之詞題中者明明是「壬子春赴閩憲」，何能以爲是赴帥任？第四，「三山被召」與因被人彈劾而乞休，顯係兩事，何得併爲一談？第五，若以爲被召之後即繼以退廢，則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諸事置於何時？第六，既已將「三山被召」與被劾乞歸合爲一事，則紹熙三年既已離職，何得將慶元元年知福州之陳居仁認爲「接稼軒之後任者」？凡此種切，不但與任何史志都有不合，即在案語本身，前後便已不勝其矛盾矣。

宋史光宗紀云：

『二年，二月甲申，福建安撫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等，縣令追停。……三月丙寅，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

續通鑑所以將稼軒之帥福建定爲紹熙二年者，必是因這段文字而弄錯，把「降秩」誤會爲「落職」，遂以爲稼軒即於此時受詔前往繼任了。疏証的作者也誤將續通鑑此文認作信史，遂乃大上其當。據本紀中三月丙寅的記事，則知稼軒之起任閩憲，也絕非是年二月間事，且也未必即是直接代陳公亮之任者。因此，對於任公先生的考證，我們覺得大致是沒有錯誤的，即使稼軒拜命於二年辛亥的任何月中，其赴任則確在壬子的春天。及歲暮被召，奉命即行，途中度歲，於正月四日道經建安，均有「浣溪沙」及「西江月」等詞題可証。在臨安一度爲京官之後，方又於四年出任閩帥。其節次與宋史福建通志以及由詞中可以考見之稼軒事跡全無不合。

稼軒之出任閩帥，以樓鑰攻媿集中之制命與福建通志參看，知係接鄭僑之後任者，時爲四年八月。至翌年八月便又被詹體仁所代，任期整整一年。

× × × × ×

除上文所考辨的各問題之外，其爲各年譜及疏証中所錯安排了的地方還非常之多，但以上諸點要均是綱領或關鍵所在，理清了這幾點，其它的問題便有很多可以附帶解決了，因不於此一一論列。

但即單就上所列舉的諸端看來，各年譜以及疏証當中，竟包括了多少嚴重的錯誤之點，而尤其是疏証一書，其作者雖藉口要完成任公先生的遺志，然而具有多少複雜問題的稼軒詞，這疏証的工作竟於四十日內草草了事，其中有多少可以明白考知的本事，疏証中都錯得一榻糊塗，如「木蘭花慢」席上送張仲固帥興元一詞，既不能査知張仲固名叫張堅；又不能査知張仲固於淳熙七八年間任江西轉運判官，與稼軒爲同年居官豫章之人；更不能査知張仲固之帥興元即是淳熙八九年間事；而却任意强解，於此詞下竟附了幾百字的長篇案語，而結果却無一語道着肯綮。其它如將「漁家傲」「爲余伯熙察院壽」詞中之余伯熙臆斷爲徐元杰，而不知徐元杰乃紹定間之進士。「滿江紅」「送徐撫幹之官三山」題中帥閫之馬會叔，不能査知馬會叔名叫馬大同，亦不能査知其帥閫乃淳熙十六年事，而列其詞於十五年戊申。諸如此類，多不勝舉。這些，對於後來有志研究稼軒生平或其詩詞的人，所能給予的助力未免太少，而所能貽害之處怕又不免太多了。因此，這疏証的工作，如果我們不能說「有不如無」，那麼，至少也職是等於沒有作的。今後要研究稼軒的人，一切還都得從頭另作一過。

重新作一本可靠的稼軒年譜，重新編一部詳明正確的稼軒疏詞証，在現在，是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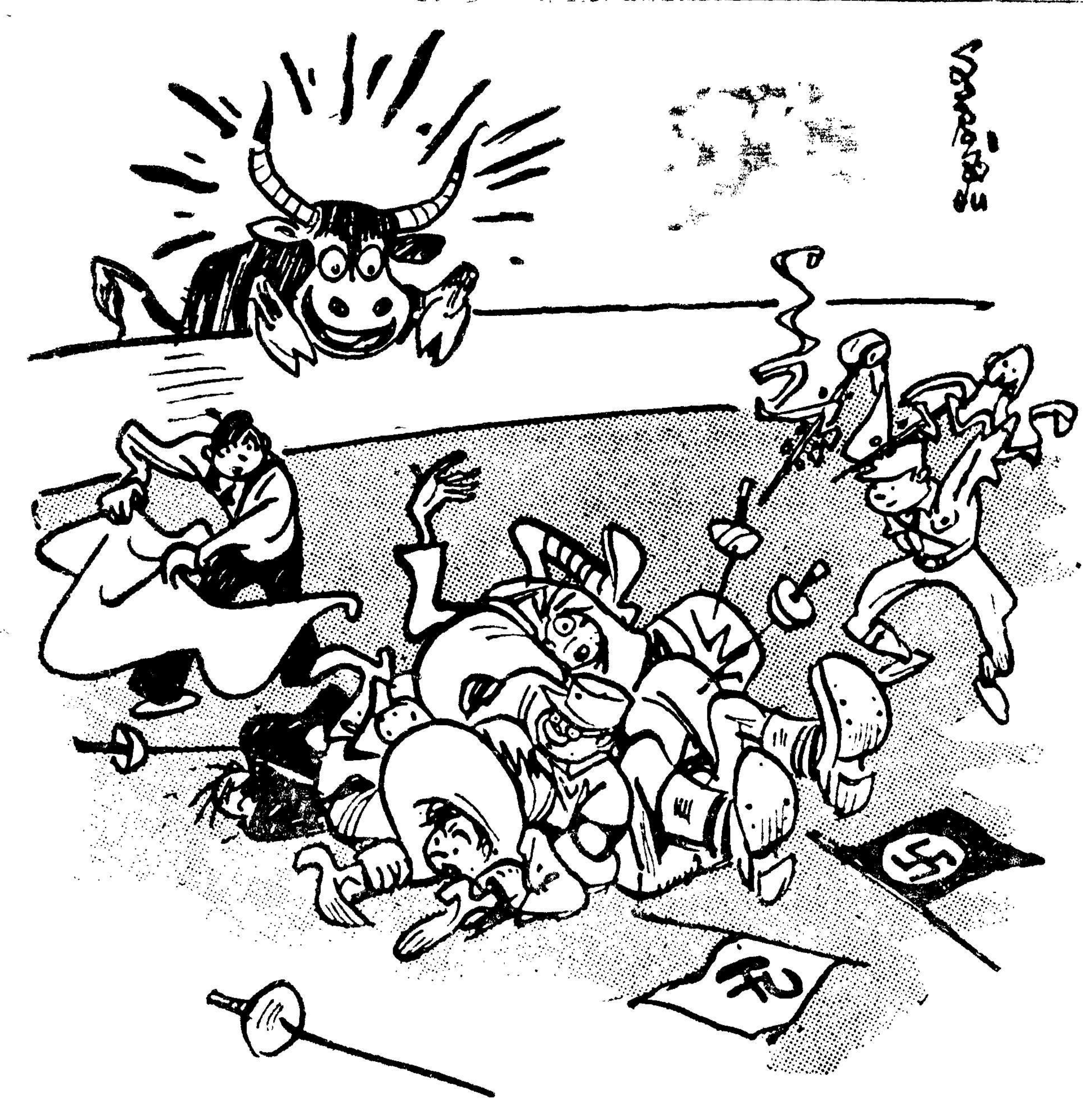
於北平

國際諷畫

西戰禍殃 何日平息

五雀六燕之西局

艾頓搔首道，「這也許是一種新均勢，但是決非集體安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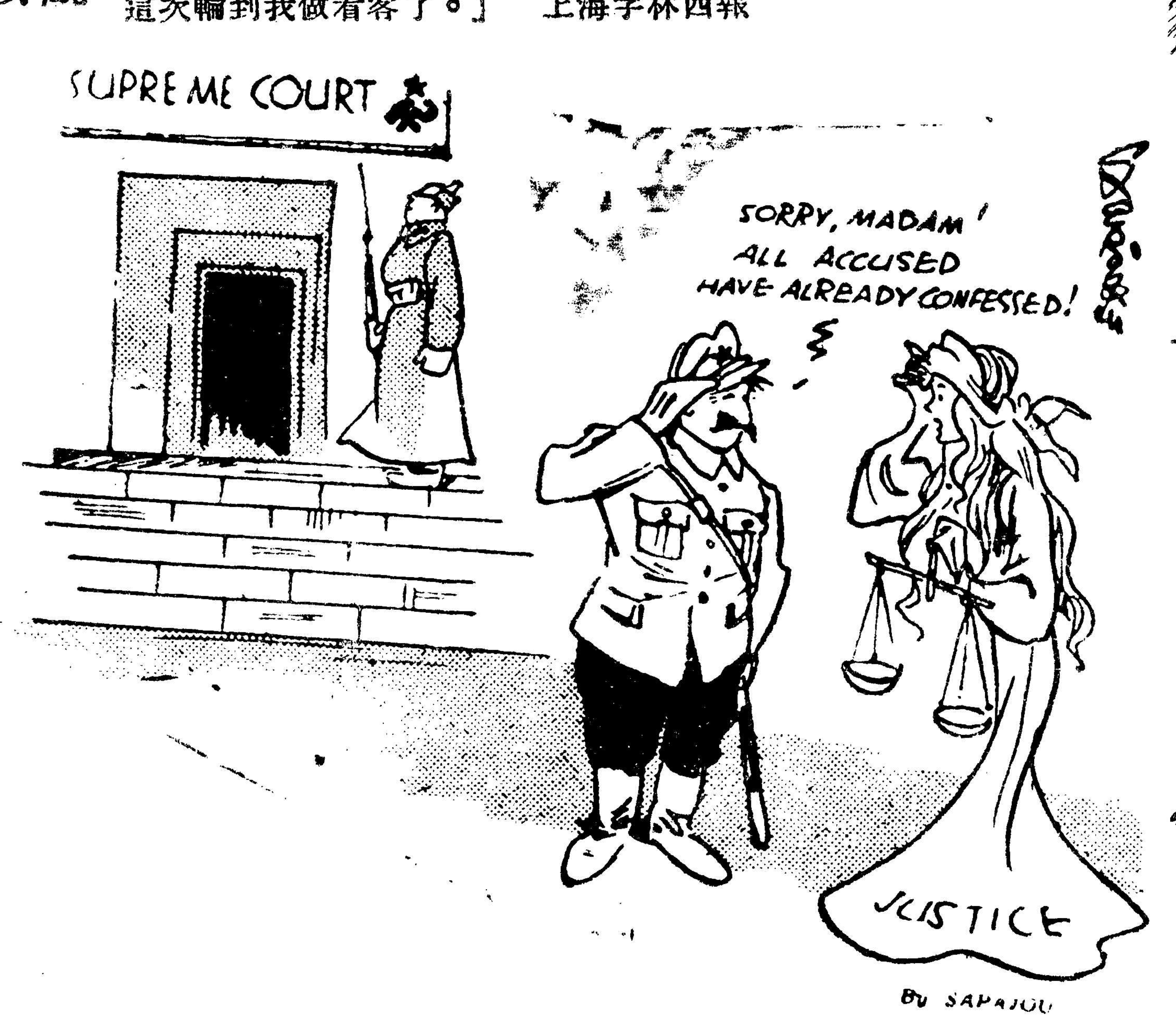
易地以觀

牛大哥對場中戰鬪的西班牙人們說道，「喂，這次輪到我做看客了。」 上海字林西報



西報觀察陝局

原見字林西報，Sapajou 氏繪。



蘇聯又一黨獄

俄當局對正義說，「對您不起，被告們全已經招認了。」（見字林西報，標題爲這次又太晚了。



二次大戰的恐怖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令歐洲陷入混沌深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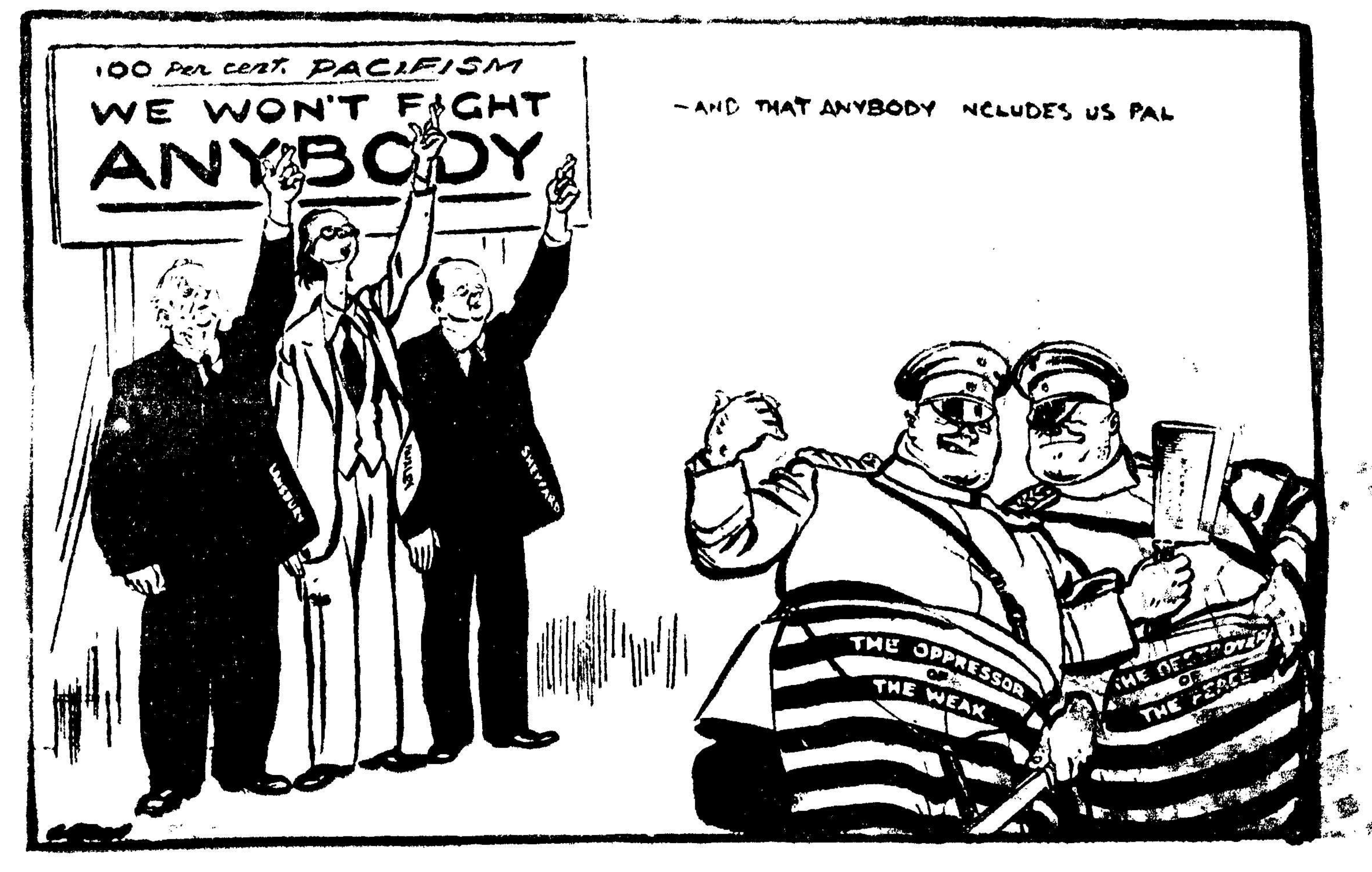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英國政治的觀察

徹底的和平

英工黨首領藍斯伯雷等宣言說，他們主張對於任何人不戰爭。壓迫弱小與摧毀和平的人們聞之，均色然而喜。

英漫畫家 Low 氏繪。





德報眼中之英工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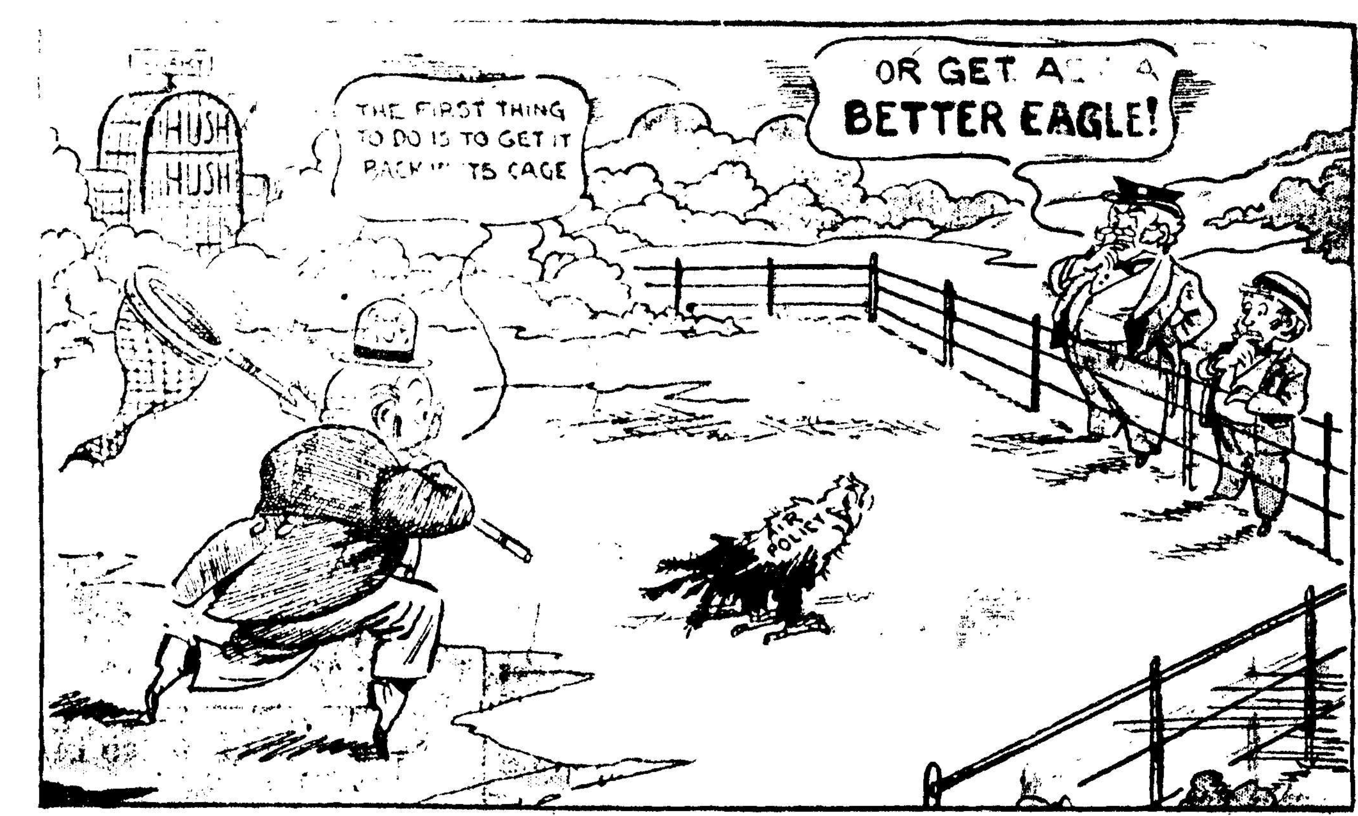
英國工黨為防法西斯運動的猖獗而贊助整軍，但未覺赤化潮流之彭湃。

德國僧城 Brennessel 報

英國的空軍政策

現在英國第一需要一個空軍政策，而尤需要一個良好的空軍政策。

原見 the Daily Ma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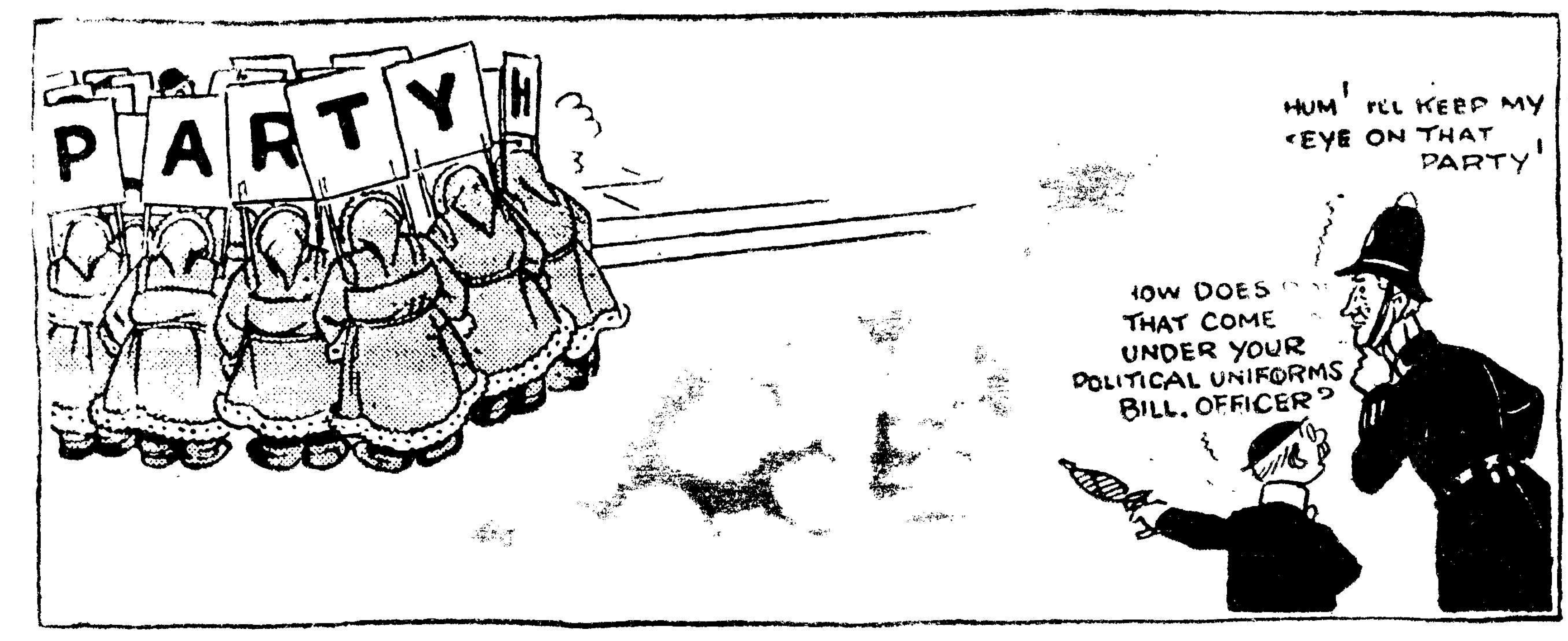




英國的權相

英漫畫家 Low氏對包爾溫的印象。





新年與政黨

（上）英國商店雇人着了聖誕老人的服裝，遊行市上，並勸主顧們早日購取禮品。

（下）這一隊遊行人，從後面看去，恰好像穿了制服，所負之字，又拼成了一個黨字。行人向警察道，「你不上前去干涉嗎？」按上圖為英漫畫家 Strube 氏所繪，指最近英當局禁止政黨着制服游行事也。



日本外交的總決算

室伏高信著

東京「讀賣新聞」一月十二日

外交糾彈之聲很盛，使人相當感覺政黨還沒有滅亡。這個問題，是政黨的一個試金石。

政黨陷入頹廢的過程已久，或者可以說是太久了。現在像無人，無力，無原理，無政策的政黨的時代，已經過去。這是比太陽還明白的事實。

雖然如此，政黨還不無最後的任務。在沒有可以替代牠的公然的政治組織和公然的勢力存在的時候，即使在政治舞台僅佔一個角落，總還是有一種任務的。只要是政黨諸君堅決指摘外交的失態，爲陷於窮地的日本國際政治的革新而突進；即使是一時的，國民也不吝予以支持。又假使能夠具有把它發展到國民運動的誠意，熱情，和力量；即使是一時的，一般人或者也有對政黨刮目相看的一日。

日本正急速的進於戰時國家。世界諸情勢，使世界各國都不能不趨向着戰時國家的體制，所以我們關於此點，不但不加非難，而且相信有更加戰時國家化的必要。

話雖然如此說，可是再看一看日本的目標，不是完全錯誤的嗎？像日德協定那樣的遠交近攻政策，不是太古典的了嗎？

最重大的，便是對於日本近鄰勃興的兩大國家蘇聯和中國的認識，陷於根本謬誤。日本國際政治的一切謬誤，都是從這個對於勃興的兩大鄰邦的認識錯誤裏出發的。假使就這樣放置而不加反省的話，我們可以斷言：必定使兩大鄰邦站在和日本正反對的方面結合起來。

關於日英關係的日本之傳統的認識錯誤，也是不容不予以指摘的。我們現在正面着了下面的問題——日本的敵人：是蘇聯嗎？是中國嗎？還是領有世界四分之一，無論在貿易市場以及人口問題，都和發展的日本全不相容的英國嗎？

日本的國際政治，應該根本的改變。因爲如此，第一不能不打倒廣田和有田。然而問題並不在區區個人的本身上面，還應該來一個秘密，現地，官僚外交的總決算。日本的國際政治，已達到極限的狀態了。（紫敏）

東邦語薈

秋農譯

長岡迎春閑話

宇垣一成

蔣介石先生是可相當敬佩的人物，我在很久以前曾經會面過。憶駕臨四谷的陋居時，有過互相短短的談話。那時剛巧自己罷官家居，聞他造訪，即在玄關迎候。當時曾說了一句笑話，有意針對當時亡命別府，渡着「豪奢」生活的某氏。很巧後來這諷刺的話，被某氏聽到了。

當羣雄割據，他旦暮無節底過大步兒在中國南北奔走，眞是難中又難的事——無論國家怎樣的脫出軌道，

日本的外交與內政

Japan's Internal Struggle

Manchester Guardian

自從日德協定簽字以來，日本已經知道造成一種錯悞，而不得不蒙受其損失。這裏所謂損失，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國際間的關係，一方面就是日本內部的政治。和日本利害關係最接近的，當推中，俄，英，美四國，至於德義或其他國家，則相差得很多。這次日德協定的結果，無疑地會引起這些國家的懷疑，而對於東京政府，處處抱着戒備的態度，這樣實不啻將日本最需要的朋友，完全給隔離了。

蘇俄目前所採取的政策，完全在保全自己，決沒有侵略任何國家的野心，而且也沒有這種需要。蘇俄可以採取和日本不合作政策，但是日本則不能，因爲日本需要取之於俄國的天然物產，非常之多，諸如油，煤，鐵，以及漁塲等都是。而蘇俄對於日本，則沒有什麼需要，所以日本的絕離蘇俄，在蘇俄看起來，可以說是正中下懷。

日德協定，在中日關係上，也造成不良的影響，使中國對於日本，隔離得更遠。今日的中國，已非幾年前的中國可比，她的內部統一，力量增強，陸空軍也較前擴充，當然不再怕日本的恐嚇。中國政策，自然也是採取不合作主義，不過日本需要中國，較之需要蘇俄，恐怕要有過之無不及！

中日關係，年餘以來，也不見愉快。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積極推行大陸政策，國內報紙刊物上，滿充反英空氣。李滋羅斯來華，更引起日本的反感，同時雙方在印度市場及在華商業利益，甚至其他世界市場上，都發生衝突。例如最近台灣基隆事件，就足以表明這個衝突的最高峰。最近日德協定成立，更不啻將英國推到反對日本的團體中去，實是一個最愚笨的政策。

美日關係，自羅斯福上台以來，情形似乎好轉，但日德協定成立，卻又轉趨緊張。因爲大部份美國人，對於希忒拉政府，都表示一種懷疑及反對的態度。

至於日德協定在日本國內的影響，現在還看不清，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贊成法西斯的軍人和自由主義派大宗的兩翼間的衝突必然發生，結果，兩虎相鬥，當然必有一傷。照目前的情形看起來，法西斯主義，似乎佔着優勢，而且自從瀋陽事變以來，法西斯勢力，發展極爲迅速。一般軍人的意見，最好將日本所剩餘的一點共和制度，完全打破，這個計劃，包括電力實業的半國家化，財政及投資團體直接受

可是僅有十年內外，就把統一的形式整頓起來，他的見識，手腕，人格，在善鄰的國人對之，不惜表示敬意。

試展開歷史來看，中國統一形式的造成，總需要幾十百年。可是無論如何，在他祇以幾分手腕，於短時間就把目的中的偉業成就了，可說是超羣拔類的人物。

看罷，共匪從江西逃入四川方面，他單身乘飛機到成都，在籌度軍隊之餘，常與民衆接觸，而用其和衷的努力。又因西北多事，即刻乘機飛去，歷經陝西，山東諸省，力施諸般措置，若少有餘裕的時間，即登壇與青年軍民以指導鞭撻，夜以繼日的繼續活動着。這雖從斷片的情報上知道，也足令人感服。

余以爲中國統一事業的進行，到現在的偉大成績，雖不應該由蔣先生一人獨占此榮譽，但是他爲大大的原動力，這一點相信是不能輕輕看過的。

藏相管轄，組織經濟總部，統制全國經濟事業，以及設法掠奪議會職權，取消政黨，成立一乎永久的超政府的軍人組織。這些計畫，能否成功，還是問題，因為政黨與資本家，在大多數民衆擁護之下，也正是旗鼓相當，預備還擊●而且日本的民衆，自從二二六事變以後，對於軍人，已不像從前那樣盲目信仰。至於政黨方面，已準備在一月間議會常會時，對政府及幕後之軍人，加以攻擊，外交如日德協定，對俄對華交涉的失敗，內政各龐大預算，電力統制計畫，以及軍人干政等，皆將提出討論，結果如何，那就難以預料了。(蔭恩)

日財界的政局觀

(一月二十七日東京中外商業新報社評)

日本財界對于此次政潮，繼續着冷靜的態度。在財界看來，切望着在組閣過程中，沒有曲折波瀾，迅速組成，以安定政局。組閣結果，尚未見到以前，對于財界前途的影響作用，還不能深說。財政經濟上的改革，大體不出從前的範圍，即以國防强化為中心的經費膨脹，是難避免的。同時由廣義國防的必要，產業費也要增加。而且和增稅一同，依中央地方的稅整，圖地方負担的減輕，今後地方經濟可復策，已經是決定的了，且公債的增發和增稅，為今後歲入計劃的根幹，亦已沒有異論。

其次明年度豫算案，將如何呢？假如議會解散，當然預算不能成立，以本年度預算的範圍，施行預算的編成，到總選舉後的特別議會，提出追加豫算案，其內容大體以十二年度豫算案為準則吧。全然以新規的立場編成豫算，首先沒有那樣的時日。又如忌避增稅，那麼就要大大增發公債，部分地加以變更改訂，實質上，還不是實行已經決定了的十二年度預算嗎？當然，這都要由後任藏相去決定。雖然沒有時日，從議會解散到特別議會，憲法上要有五個月的期間。這裏，全然由新規的場合編成豫算，不一定是不可能吧。又如議會不解散的場合，恐怕不外踏襲現在的豫算案。結局關于豫算案，當由客觀的情勢和豫算編成的實際，可以推斷。現在的豫算案和新內閣的豫算案，如上所述，無論在那一個場合，也是大同小異。

市場方面，自政變以來，倒是有幾分變動，可是極冷靜。這是因此次政變，對于時局安定，皆認為有根本達成的可能性很多。日本經濟的實情，本來沒有什麼悲觀的材料，在都市鄉村，他的伸暢力，以實力强化為基調，今後還要有增大的情勢。如電力國家管理案這樣變態的對策，隨着政局安定，他的影兒一定要淡

原動力的他，到處挺身飛躍而出，可是支持他背後的實力，不能像形影一樣追隨他的行動之間，這是今日功虧一簣的原因。

究竟中國要真正完全統一的話，須是鐵道網及道路網與其他航空路等的整備後，庶幾乎方可實現。

對日本記者的談話

(一月一日東京日日新聞)

川越茂

西安事變突發的當時，世界人士莫不注視着中國究竟將引起怎麼的影響呢？結果蔣委員長安然無恙底歸返南京，張學良自發的懊悔，謹慎中待罪在首都，此事圓滿底幸福底得到結果，不勝為友邦慶幸！從事變的突發以至蔣委員長無事的回南京以來，僅兩週的時間。一方此問題的重大危局的善後處置，中國民衆是信賴政府。我們專對此點應該注目的，中國經向着好的方面非常底在轉變，不是據

薄下去的。只要合理的新政策確力實行時，財界前途，更要明朗。不消說，現在的財界，在所謂軍擴的景氣下，豫算的運營，給與直接的影響。那麼對于政變極冷靜的這個態度，財界自有他獨自的見識，況且他們對於不顧財界實勢的財政政策，究竟有令其不能實行的力量。我們從政府的單獨政策，在財界站不住一點，即可以證明了。（希超）

遠東局勢分析

The Far East Boils Over

The New Republic, Dec. 23 1936

最近遠東傳來的消息混沌不明，很難加以解釋，不過有重大意義的運動發生了，這是沒有疑問的。

上週中最駭人聽聞的消息是中國發生的西安事件，傳說在張學良的背後，有外國勢力在操縱，所謂外國不是蘇俄，便是日本。但我覺得這兩種猜測都缺乏根據。

蘇俄需要和平，和平超於一切；她的遠東政策已屢次表示盡力避免與日本發生衝突。爲什麼現在忽然指使中國抗日？特別是利用張學良？要說是日本，比較合理，南京政府越軟弱，中國越分化，對於日本的「分而滅亡」，自然越有利。不過從共產黨人燃起抗日之火，全中國民衆將立即燃燒起來，那對於日本是非常不利的。因此陝變起於張學良的自動，比較切合事實，他的軍隊據說和共軍很有好感，自然這種好感會伸張到上級將領。

假如我們能了解從前與張學良軍隊對抗的共軍的重要，對於中國的局勢便較易於了解。最近倫敦「每日先鋒報」的駐華記者司諾（Egdar Snow)在紅區旅行歸來，報告個中情形，知道紅軍的區域較前廣大，勢力較前擴大。毛澤東對司諾說，如日本欲以武力滅亡中國，必遇到最堅決的反抗，又說如得外國多少援助，中國對日抗戰必可歸到勝利。

日本的情勢也同樣值得注意。日德反共協定成立後，有兩樁事件對日本輿論產生很壞的影響。一是蘇俄拒簽日俄漁約，二是英國非常嫌惡日德協定。日德協定是日本軍部的成功，軍部領袖解釋，說協定是由德國的主動而成的，日本爲從德國得到援助，以便實現擴軍計劃，不能不表示同意。結果日本內閣在大衆的攻擊下，恐將發生危險。

這對於遠東以及世界的和平有什麼意義呢？大體上說來是比較進步，日本軍人和他國的一樣，爲實現他們的目的，決不惜訴之戰爭。

此點可以作爲左證的嗎？

因自己職務上的性質的原故，所以少有機會與中國青年交換意見，可是因外交上的關係，也不時從談話中得到一種明瞭的概念：同蔣委員長雖僅二度的會見，也可以知道他是有明快主張的人，有東洋人的風度。如能够做到的事與不能够做到的事爽快的言明，從他的立場來說的話，我感覺他是十分豪邁的人。我同孔祥熙有三四次的會見，知道他是座談的能手。西安事變後，我去代表政府同情的訪問，他以滿腔的熱意，說明國民政府的現狀。他有圓滿底財政家的丰度，存別一面，他有青年政治家樣子的情熱，這不獨孔氏是這樣，今日的中國的革命政治家的風格，莫不含有這種味兒。外交部長張羣君因職務的關係，相與交談的機會尤多，也有時間談，特別令我感覺的一點，是他從軍人出身，而又是個妥當沈靜的事務家。蔣委員長因西安事變後責任的痛感，

日本的輿論敢出言反對，不能不說是可喜的現象。

日本軍部對於中國一向是用恫赫政策，對於中國官吏就是用「威逼利誘」。但是今日這種政策是無用了。不過遠東局面的鑰匙是在德國手裏：如果德國對俄作戰的計劃實現，日本必將加入。如德國能維持和平，遠東的安全便有望了。（奉生）

太平洋的風雲

Storm-Clouds in the Pacific

World Review, Jan, 1937

法國前總理Albert Sarraut

法蘭西能夠維持她在太平洋方面的遺產嗎？她願意這樣做？倘使她這樣做，是否將干冒危險？在那全人類過半數居住的大洲上，現在也密集着烏雲，和這不幸的歐洲，如出一轍。而其間威脅最大的事，是德日協定。

這協定是現今國際情勢中的一種新現象，此約成立後，亞洲的日本，在歐局中也占了一席地，並且她還參加了中歐新發明的那種思想上的十字軍運動。現在太平洋和地中海是連成一片了。

對於這件事，是否値得如某一部分人那樣的驚異？我不這般想。表示驚異的，惟有是一班無知的人和忘却歷史教訓的人。自從俾士麥以來，德國有一種一成不變的傳統觀念，就是：「歐洲必須排除俄國。」在日俄戰爭時，德國就站在日本的背後，自希忒拉執政後，他的政策更傾向於那方面。當日俄戰爭的時候，德國每遇到帝俄挫敗一次，她便趁着機會，擴展她的威勢，或則如德廢皇在湯吉爾登陸的事件，或則如强迫法外長台爾加塞 Delcasse 的去職。

上述的一些事件，倘使說是有許多的法國人把它們忘掉了，那末我們也不妨假定，更有許多旁的人忘掉了在此類事件發生時，俄國的孤立往往會促成英法兩國的接近。

× × ×

日德協定表面的藉口是聯合反共。除法國現在應該反共與英國現正反共以外，這種藉口是不能騙我的。德日的接近，並不憑反共的理想，而是由於某種更深刻，更嚴肅，更易理解的原因，這就是二者間聲應氣求的吸引力。

他們兩國全是抱有同樣的擴張的慾望的。他們全仇視國聯。他們全感到孤立的苦況。這種情形和反共有什麽關係？當十一年前，蘇俄還被擯斥在文明國家以外，赤化宣傳當時最烈，而她的態度，比較現在更不知紅了多少，但

所以提出辭表，現在政府與國民的熱望，是全然不許其[illegible]退的，這點張外交部長也與我言及。與宋子文氏僅會見二次，我的印象，知道他是頭腦明敏的人物，財政家的手腕是有定評的，可是未必有政治的手段罷？

三中全會，已決定在二月十五日。汪兆銘氏在期前似將歸國，預想中國政局在新年中也是多忙的罷。無論何時，前記的諸人與張公權，吳鼎昌，何應欽諸君，在政府內外，今後將有多大的努力，所以非常的變化是沒有的。蔣委員長反對容共，是明白的事實。中國政府的方針，若沒有變更，將不停止其彈壓共黨的手段。

中日關係的豫測是困難的。但是將愈趨於險惡與包藏着危險的成分，是徒爲杞憂。中日交涉相信在適當時期，定能再開。無論怎樣，中國官吏，軍人，民衆，正以全部的精神與熱心考慮對於日本的善惡及和戰。現在的中國非常熱心近代國家式的努力，

是那時候，誰是唯一和她親暱的國家？那是日本。

現在日本卻背了蘇俄，而與芬蘭和德國攜手，這當然不是爲這什思想的原故，而是爲了完全物質的原故——我意思是指她的對華政策。

× × × ×

目前的環境，特殊的與日本的擴張政策有利。蘇俄須要去應付德國。美國須要努力於內部的復興。英法爲歐洲問題糾纏不清。德對國於吞併烏克蘭的欲望，並不諱言。她幾於沒有一天不把要求殖民地的話掛在嘴上。日本要吸取「滿洲國」的利益。她要有餘裕，以便於專力對華。於是德日協定便應時產生。

這協定表面是對俄，而實際卻是威脅英帝國，倫敦方面對此，似有充分的認識。英國贊成孤立政策的政黨，因此聲勢更振。德日協定是想造成恐怖的心理，使得法國退出法俄協定和中歐同盟。

有兩種假設，現在我要研究一下。第一，比方德日同時去攻擊蘇俄。在這場合下，法俄協定顯然地是應該履行的。但是法國必須在波蘭被侵，軍隊達到俄境而國聯對侵略者加以指斥以後，始能出面干涉。遇見這種情形，使法國不得不干涉時，毋寧是法波同盟，而並不一定是法俄協定。

第二，比方日本在遠東方面，直接地去攻擊蘇俄，那末唯有德國須負防法的職責。在這場合下，法俄協定是不適用的。但是日本重新勝俄，而獲得新利益，那是英國不甘坐視的。美國，中國與荷蘭也不容許不問。這些國家將有如何的反應？法國將要怎麼做？縱使法國不欲直接干涉，那距離戰場密邇的越南，是一定要被人窺伺的。

一切關係國家，對於我上述的假設，必須不斷地去研究，探求一種解決的方法。據我想，各民主國家必須聯合起來，求得一種積極的解決方案。我們必須求得一種和平的救濟辦法，尤其是重新分配原料和市場，俾能解決這個難題。（歷樵）

德國海軍新利器

Germany Perfects the Submarine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H.C. Bywater 著

正可以常說的日本的明治維新相比擬。內政上經濟上的建設正真實地努力。然而全中國徹底統一的問題，尚有各種的意味，各種的問題包含在內，所以中國政局的觀測，是困難的。

由迎歲想到現下政情

（刊載一月六日，東京朝日新聞）

近衛文麿

東四省事變以來的蔣介石也取的是抗日態度，不過他是完全與共產主義無關，對共產主義不怠的取一種嚴密的警戒。相信恐怕現在也是這樣。

中日外交爲我國外交的根本。若中日外交不好轉，則對俄關係亦無好轉的希望，這是實際情形。

期待中日關係的打開，從現狀去推察的說，恐怕無論何人也沒有確信的把握。但是任其長此下去，曠日持久，則決非上策。所以當局者也好，

本文作者是英國的海軍專家，文中敍述德國新式潛水艇之構造及其對於和平之威脅，殊堪重視。

經過了若干年的研究和試驗，德國工程師已發明了一種新式潛水艇，據傳艇中只要裝一具發動機，就能同樣地在海面或水底自由行進。此項發明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

尤其是英國人士，對於任何有關潛艇的消息，應該特別重視。我們總還能記起十八年前英國商船屢遭德國潛艇蹂躪的情形，及其不幸的後果。當時德國的潛艇政策，幾乎使英倫三島和外界斷絕交通，而有整個毀滅之虞。歐戰期間德國潛艇總共擊沉一一・一五三・〇〇〇噸商船，其中英國的商船卻佔二・〇九九艘，計六・六三五・〇五九噸，英國的漁船也佔五七八艘，計五七・八五三噸，英國海員殞命者共達一萬三千人之多。此外，還有一・七二七艘英國商船（共計七・三三五・八二七噸）因受敵方潛艇襲擊，雖未沉沒，卻大受損害。英國的軍艦，也有三四九艘為德國潛艇擊毀。其中最可怕的是一九一七年，在這一年內，德國的潛艇使英國商船總額減少四・〇〇〇・〇〇〇噸。當年四月中，德國潛艇總共擊沉外國商船九〇〇・〇〇〇噸，其中屬於英國者即佔五一六・三九四噸之多。這些驚心動魄的數字，對於不列顛帝國的命運，關係眞太密切了。

因此自從歐戰以後，英國屢次站在擁護國際公法的立場上，呼籲廢除潛艇作戰。可是在事實上則潛艇不但沒有廢除，反有與日俱增之勢。大大小小的各國，無不競事擴充潛艇。

但是在最近以前，潛水艇因為本身構造的關係，作戰時受有種種限制。普通每艘潛艇中必需裝置兩具推動機，一具稱為第塞爾推動機（Diselengines），是在水面行進時用的；另一具係貯藏乾電箱的電力推動機，是在水底行進時用的。因此潛艇的內部構造，非常笨重，速度也較遲慢。電力推動機要佔全艇面積五分之一，可是在水面時就全無效力可言；同樣地，第塞爾推動機要占全艇重量百分之八，在水底時也是一種毫無利益的負擔，徒然足以減低潛艇的速度而已。

因此，假如能將這兩種推動機合而為一，則不但潛艇的體積更可縮小，牠的作戰力也更可加强，牠的續航力也更可增大。現在，這難關已被德國的海軍打破了。德國最近造成的三十六艘潛水艇，都只裝設一架推動機。牠的構造，是在水底行動時利用氫氣和氧氣的混合，代替煤油，來推動第塞爾機。這種氣體燃料，施以高壓後，裝置在箱中，以便携帶。至於原有的電力發動機，則已廢除。

軍部也好，經濟也好，趕速底同一般國民把國論統一起來，在國民的總意下，建立根本的外交方針，以堅持着不改移退轉，無論如何用大力壓着以遂目的的絕對底必要。不有，不猶移的決意不動的基調而徒裝腔作勢，在外交上是得不到好結果的。過去的事實經驗明白的告訴我們是這樣。

（一月一日東京日日新聞）

以上所述，尚係初步成功。據聞德國當局，尚擬建造更大型的潛艇，其中只要携帶清水，就可利用高壓電解機，分解而成氫氧二氣，即能推動潛艇行進。假如此種計劃果能實現，則德國新潛艇的速度，將遠過於普通船隻；而且水的來源極易，潛艇更可遠離其根據地而作無限制的活動。

不過據一般英國海軍專家的意見，以為德國此種新潛艇計畫，現在尚未能完全成功。電解機的效用果眞能否超過或等于舊式的電力發動機，尚成疑問。不過一切成功，皆從試驗而來，英國人士對於德國潛艇的新威脅，無論如何不能忽視；尤其是英國海軍當局，更應急籌對策。（丹楓）

大公報記者長江著



定價 每册壹元 郵費 一角三分

五版

本報記者長江先生所撰西北紀行，內容包括成蘭紀行，甘陝形勢片斷，祁連山南的旅行，祁連山北的旅行，和賀蘭山的四邊各篇，附有詳細地圖及西北各地景物照片多幀，自刊印單行本以來，各界爭購連印四版，未及三月，即已售罄。此書銷行之廣，爲空前所未有，現第五版已出書即日發售，印行無多，惠購從速。

天津大公報出版部出版

上海大公報代辦部發售

各地大公報分館及國聞週報代銷處均有經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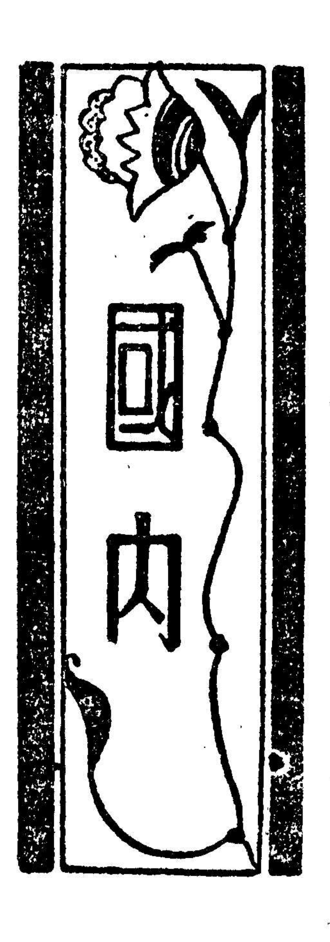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二十六年二月二日止

陝甘局勢之和平解決，業已全部揭露。張楊所部自上月二十八日起開始撤退，至本月二日，主力部隊，亦已向中央指定地點開拔，中央軍定六日開進西安。新任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等，日內亦將赴西安組織行營；至此，月餘來之嚴重局勢，殆可告一段落矣。近兩週來，因米春霖李志剛等僕僕京陝，未得結果，致局勢變幻，令人難測。在前數日間，官方尚宣傳張楊部隊之如何抗命。迄最近因潼關方面之協商已有結果，前線之張楊部亦已向指定地點撤退，於是局勢始大定，和平之曙光，亦漸揭露。聞解決辦法，大體不外（一）張部撤至平凉一帶，（二）楊部撤至渭北（三）西安附近留張部一師與楊部三團。（四）于學忠任西安綏靖主任，（五）甘主席由張學良保薦。（六）由中央撥移動費一百七十萬元。大體如無意外，善後問題，即將循此辦法進行。

國外方面，日本內閣，宇垣因軍部之反對，不推荐陸相，致不免於流產；日皇繼命林銑十郎組閣，業得軍部之諒解，於二日舉行親任式，日本議會，因海軍方面急盼通過新預算，可望不解散，此次林內閣之惟一特色，即全體閣員中無一政黨出身者，將來恐仍不免於與議會間之衝突也。外交方針，似不致有何變更，預算案之修改與否，迄尚未決定。



陝事和平解決告成

自李志剛再度返陝，奔走失敗，陝局一時頗有決裂之象，後米春霖再度由陝抵潼，謁顧祝同陳誠等商談，同時蔣委員長及張學良均有懇切函致陝中各將領，盼速覺悟，於是局勢始大轉，經數日細目之磋商，和平局面，乃告成功。

陳誠在前線之談話

陳誠在前線發表對於西北問題之意見如次：（一）（問）最近西安楊虎城等，似仍無覺悟之心，均以為非武力解決不可，並盼中央速謀解決，先生之意以為何如？（答）此次中央對於西北問題，完全本寬大至誠之精神，以期達到政治解決之目的，此為全國之所共知。至於說到用武力，這是最不幸的事，非萬不得已，決不出

此。以月來西安情勢觀察，固不能不有萬一之準備，但總希望備而不用；如西安方面確能誠意接受中央命令，自無軍事行動之必要，而對於彼等過去之行動，可一概不究，依然愛護，毫不歧視。但若仍被少數反動份子所把持，而反抗中央，使中央用盡至誠，而終歸於絕望，則亦惟有本國家民族之需要，及全國民衆之要求，予以有力之糾正，以促其最後之覺悟。須知西北爲整個國防所關，西安又爲西北之重鎭，絕不容其分裂，更不容坐視其淪爲策動內亂赤化中國之根據地。至於個人，祇知秉承中央意旨，服從上官命令，執行職務，他非所問。（二）（問）綏東匪僞廢歷年內有無動作，中央有無計畫？（答）在察北未收復之前，不能將匪僞擾綏之根據地剷除，則隨時均有來擾的可能。中央對於綏東匪僞原有整個計劃，與一定步驟，不僅綏省境內應予澈底肅清，爲求綏東安全計，即匪僞作爲擾亂綏東根據的匪巢察北，亦非收回不可，不然綏東綏北必永無寧日。這次西安事變所使個人最爲痛心的，即是綏遠剿匪方在着着進展，而肅清察北的計劃，卻被這一次事變打得粉碎，現在前方官兵雖仍在作積極準備，但既受到此種打擊，總不能不有後顧之憂；前方某將領曾經說過，西安方面這樣倒行逆施，我們還在綏遠打什麼仗，非先回師西安，予以解决不可。這雖然是某將領一時的憤語，然而前方抗戰與後方統一的關係的密切，也就可以想見了。總而言之，抗敵禦侮是要埋頭實幹，而要準備犧牲的事，决非一時感情衝動所能成功，更非假借名義，出出風頭所能濟事，這是個人願與國人共同認識，共同勉勵的。

共黨結集之三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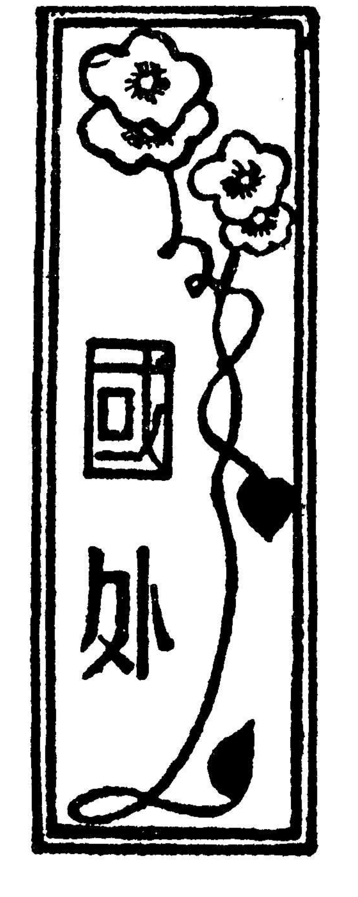
西安事變，迄今一月有餘，其第二政治中心之三原情形如何，想亦關心陝局者之所樂聞也。三原爲孫蔚如軍防地，但孫之實力僅一師，尙分防高陵，涇陽及洛川，甘泉等地，實際可以幫助張楊者不過兩旅之衆。即趙壽山一旅，王敬齋一旅。（另一旅爲秋景惠），陝變之初，王旅及趙旅之一部皆於十一日下午奉令開赴西安，其後王旅即開赴渭南佈防，趙壽山僅作三日省會公安局長，即又遄返三原，榮膺渭北十縣戒嚴司令，坐鎭渭北各縣。司令部設三原南大街舊儒學內。十二月十八日，有堯山中學（在蒲城爲楊虎城所立）學生一隊，全副武裝來三原，駐縣高學校，大事宣傳張楊主張，並以武力迫各校及各界成立救國會，曾惹起不少糾紛。至二十四日，西安又派來大批携械之幹部，從而助之，於是各界救國會成立，公立小學校長賈子明被推爲常務委員，各校左傾份子皆加入活動，學生救國會亦繼之以起，李連璧亦被推爲常務委員，至此三原城內已紅色瀰漫，標語傳單，街衢滿佈，青年泰半成無王之蜂，四處宣傳。二十八日復有僞省民運指委會派來三原組織縣民運會之張覺到縣，佔據縣黨部，改組縣各人民團體爲救國會，復派爪牙多人到鄉組織農民救國等會，於是四鄉亦赤色瀰漫矣。迨二十六年一月七日，彭德懷率二萬之衆由淳化來縣，全城無形罷市，賈子明，張覺，李連璧等於十日即行召集所謂歡迎彭德懷大會，會場在東關新莊體育場，因各校無形放假，羣衆甚少，乃即勒令民商各派一人與會。屆時由女子中學教員姚某主席，對彭備極吹捧，對政府備極詆毀，其後彭出席講話，則又反覺溫和，至張覺賈子明李連璧等，祇是信口雌黃，亂罵政府一場而已。共黨入城後，四處搜索國民黨黨務工作人員，有潘士傑者，過去曾任省肅反會職員，於搜索時被捕，拷掠備至，株連尤多；因之城內稍涉國民黨嫌疑之家，皆大受搜索，擾累不堪。但此時糧價忽然大跌，麥子每石已由三十元跌至十四五元，蓋彭部在四鄉，封囤號糧，因之糧食皆集縣城，貶值出售，但彭到三原十日之後，糧又大漲，麥子每石五十元，尙無處可買。蓋集聚縣城之糧，已被逐家號封，故目前三原人民，多有饑饉之恐慌。除此之外，又復肆意拉票，北鄉魯橋鎭之富戶毛念修，楊庭楨，陳弼等皆被拉去，勒索各數萬，縣城內之王鴻運，秦紹程等皆在被拉名冊中，因知風較早，一逃大荔，一逃鄭州。據聞彭等亦皆不知其底蘊，大都地方左傾分子爲之策畫，

始有此知底拉票之事出現也。三原各鄉鎮大都被佔據，淸河以南以安樂村坡西鎮爲大本營，淸河以北以西陽鎮大程鎮爲大本營，居民不堪騷擾者，大都逃避外方，留者僅老弱看門，糧被封號，此等老弱轉向共黨乞食餘，痛苦之狀可知矣。

汪演講安內與攘外

汪精衛於一日在國府紀念週演講「先安內後攘外」，此頗可見將來政治之動向。玆錄原文如下：「上月十八日，兄弟回到首都參加國民政府紀念週的時候，主席會命兄弟說幾句話。當時因爲去國已將一年，深恐所說的話無甚切要，所以格格不入，今天復承主席的命，仍恐所說的話或有不當，或已爲諸同志所已知，並且已行，惟有借這機會，請諸同志加以指正。去年四月間，兄弟初到歐洲療治傷病的時候，耳聞目見的，大半是對于集體安全的失望，大意以爲集體安全的弱點已暴露無遺。此後惟有各個決定自己的命運，大戰後勝利的國家們盡力于怎樣保守既得的權利，失敗的國家則盡力于怎樣恢復已失的權利，盡其力之所至，從事戰備，不但將預備用于增進福利的社會事業經費大部份移于戰備之用，甚至每個人民都節衣縮食，預備將一點一滴的血汗都用于國防。再過數月之後，耳聞目見的又稍稍的不同了，各國政府及人民努力于從事戰備，並沒放鬆，而且祇有加緊，然而對于集體安全的失望，卻稍稍變了觀念。他們誠然承認集體安全的弱點，但是卻不以之歸咎于集體安全的制度，而以之歸咎于自己，以爲集體安全的制度所以有如此弱點，無非由于各會員國不肯努力于增進集體安全的關係和加强集體安全的力量，此後不應祇對集體安全失望，而應使集體安全的制度更能在世界上樹立起來，獲有長足的進步。固然戰勝的國家對于既得權利依然不捨得放棄，然而對于戰敗的國家恢復已失權利的迫切要求，卻不敢過分的輕藐和漠視了。這種加緊戰備的工作，和維持集體安全制度的工作同時並行，似乎是矛盾的，其實是一貫的。因爲厭惡戰爭，希望和平，固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沒有戰爭的準備和決心，是萬萬不能維持和平的，維持和平的責任，決不能屬之那些偷安苟活得過且過的人們，而當屬之那些時時刻刻提心吊膽摩拳擦掌去預備戰爭的人們。換句話說，越是預備戰爭，和平越不易決裂，必須大家知道戰事之不易，戰勝之沒有絕對把握，方纔肯向着維持和平那條路走，萬一不幸，和平不能維持，戰爭終于實現。也必須大家知道那破壞和平的戎首是誰，不但國外的人個個知道，便連他自己國內的人也個個知道。窮兵黷武的猙獰面孔，絕不能以自衛的面具來掩飾的。如此，則窮兵黷武者雖然或可以飛揚跋扈于一時，而終必爲全世界及他自己國內的人所共棄。集體安全的制度，雖然或不免受一時的挫折，而跟着的進步是必然的，最近數月，歐洲各國對於集體安全的觀念，似乎是這樣演進，這自然說不得是我們最高的理想。但目前的趨勢，似乎只有這樣的，在這趨勢中，中國的情形是怎樣呢？論起我們原來的志願，是想在國際和平的環境裏，努力的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的國家，無如數年以來的現象，與我們的志願實在相違，不但無和平之可言，而滅亡之禍且迫于眉睫。我們的政府及人民祇有咬緊了牙齒，立定了脚根，去做救亡圖存的工作，其對外方針，數年以來已經中央再三說明了，不惟說明，且已逐漸見之事實了，以交涉論，努力於恢復外交常軌；以抵抗論，努力于不使領土主權稍有喪失。這種方針，是救亡圖存所必由的途徑，以前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兄弟如今所要說的，不是將這種方針加以討論，而是這種方針怎樣才能排除困難，以獲得不斷的進步。兄弟以爲若要對外方針能著著進行；必須國內統一與安定。舉個譬喻，若要一枝軍隊，能够對外作戰，則必須這枝軍隊內部組織能够健全，軍隊如此，國家何獨不然；斷沒有一個國家之內不能維持統一

與安定，而可以言對外的。因爲對外抗戰目的有三，其一是求勝利，其二是求持久，其三是求自盡。所謂自盡，不是自殺，是將所有的力用盡之後，犧牲生命，以保全人格。這種求自盡的心，不但每個兵士應該有的，每個國民都應該有的，不但戰時應該有的，平時也應該有的。有了求自盡的心，然後救亡圖存方纔有了根本，有了這根本之後，便要求持久了。將全國人民的心力，都用在救亡圖存的工作上，積累得一分是一分，人民的心力多一分的積累，則國力多一分的充實，而對外力量亦多一分的增進。這些積累，不是容易的，沒有國內的統一與安定，決不能積累起來，我們必須知道，開火是抗戰，積累也是抗戰，而且抗戰之能否持久，取決於此。在今日之文化產業樣樣落後的情形之下，我們不要高談勝利，只要能持久，則勝利的希望，不至於茫無把握了，這幾年來，國內的統一與安定，不能說沒有進步，軍事統一，政治統一，已漸漸做到了。經濟統一，亦將隨之開展。我們必須知道，一個國家做得到經濟統一；才是眞正的統一；所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即是着眼於此的，這是救亡圖存的必要工作，然而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後，國內的統一與安定生了搖動，這即是說救亡圖存的工作動搖了基礎，幸而蔣委員長出險了，幸而善後事件漸漸的有和平解決的希望了，但是細心默察，似乎還有種種隱憂，便是有些人躲在暗裏仍舊做那破壞救亡圖存工作的企圖，他們的企圖明明是破壞救亡圖存，而他們却偏要提高口號，說目前的救亡圖存的工作不適於用，例如他們有一句口號是「非攘外無以安內」，這句話表面上似側重攘外，而實則將攘外的基本工作加以破壞；因爲攘外之能否有效，全視安內的工作如何，必須全國有精誠團結之實，方才能在整個的計畫一定的步驟之下，積累力量，以求持久。我們並不是說必須積累到某種程度，然後可言犧牲；倘環境到了要求犧牲的時候，自然要將所有積累供於一擲；然而在最後一息以前，積累的工作，仍是不容稍懈的。我們知道，西安事變以來，不但剿匪工作受了頓挫，即國防設備亦受了損失，種種痛心，不能畢述；但願國人經此事變，明白了救亡圖存的工作，時時有人想加以破壞，國內的統一與安定時時有人要加以動搖，我們不可不用盡全力來維持擁護。一枝軍隊，當槍口向外的時候，如果有些不法士兵犯了紀律，做長官的不能不立刻去懲治他；這種懲治，不能說他汲汲對內，減少了對外的力量，寧可說這正爲維持及加强對外的力量起見，不得不然。軍隊如此，國家亦如此，果有人立心破壞國內的統一與安定，則中央用力量加以懲治，決不能藉口停止內戰而加以阻撓的。這不止是爲安內計，正是爲攘外計，應該如此，應該如此。以上的話，是說明我們現在應有一致的決心，本着救亡圖存之整個的計畫與一定的步驟，猛向前進：我們當猛向前進的時候，不惜排除一切困難，我們深信我們救亡圖存的迫切要求，將得到人道正義的同情與援助，彼懷有侵略野心，不卹窮兵黷武，以求一逞者，若不覺悟，難免歸于破滅。



日本新內閣已成立

宇垣之組閣工作，因未得軍部之同意，乃不得不宣告流產。日皇乃命林銑繼起組閣，林奉命後，經過許多波折後，於二日晨正式舉行親任式，自廣田內閣於一月二十三月午後辭職後；已十日于茲。在日本歷史上，組織新閣，費時十日，不爲過長。蓋林氏組閣，實際上僅費三日，故其成功，實相當迅速也。新閣閣員中，除陸海二相外，藏相結城豐太郎所佔地位最爲重要。其餘閣員，則皆屬三四流人物。組織新閣運動，首因國防大臣問題而遭頓挫，繼因中島及永井不願接受林所提脫離黨籍之件，而拒絕入

閣，又遇波折。林氏內閣與政黨完全無關之事實，與廣田內閣民政黨黨員僅爲大臣之議事桌伴侶相較，在某種意義上，頗爲重要。此種內閣，可使本身免受玩弄政黨之非難，且以足使政黨不復負政黨之空名，蓋彼等實際上固不應有此空名也。目前政友民政兩黨，均保持中立態度，注視新閣之政策，以準備適當之策略。十河信二於林氏組閣中途退出內閣，此可表徵新閣已由「急進主義」轉變至「緩進主義」。惟新閣雖係中間型內閣，與齋藤，廣田內閣同其旨趣，但兩者稍有差異。蓋林氏內閣係以軍閥，官僚，及財閥之合作爲根據，而廣田則爲軍閥，官僚，及政黨合作之內閣也。林氏公佈新閣之計劃，內含（一）逐漸革新政策，（二）努力建立外交政策，（三）尊重憲政等條，陸軍中級將校，對所謂逐漸革新政策，自難滿意。預料新閣與陸軍中級將校間，有發生磨擦之可能。至建立外交政策時，新閣是否有充分權力，統治日本各部份外交活動，亦屬疑問，再者關於所謂「尊重憲政」，既有不同之解釋，則將如何以具體政策，種使之歧異之解釋，及觀念趨于和緩，以避免衝突，實爲各項問題中最感困難之問題，而陸海空軍方面意見之殊異，尤使該問題錯綜複雜，此種複雜關係，已影響解散議會問題，故在實行新政策前，林氏於內閣成立統一內閣意見之時，將招致各種難關，此即新閣前途之所未能樂觀也。

宇垣辭命 牢騷滿腹

東京二十九日中央社電：宇垣自二十四日午夜拜受組閣大命以來，博得廣大之同情，經一百二十小時之奮鬥，卒感覺未能獲得陸軍之諒解，陷入嚴重形態，而不得不出于辭退之一途。此種情事，各方均深表遺憾與殷憂。宇垣于昨晚決定拜辭組閣之大命後，並決定同時辭去後備陸軍大將之職，以明引起陸軍反對之責任，此舉殆可視爲對陸軍之消極的抗議，宇垣親信陸軍後備中將林彌三吉，今晨發表所謂炸彈殼聲明書，對陸軍態度抨擊甚烈，陸軍當局頗爲憤慨，認爲有捐軍部令譽，要求嚴重調查此事。此間觀察家於宇垣今晨入宮覲見日皇前，早已料及宇垣已放棄組閣之希望，日本有史以來，拜受組閣大命後，因此種現象而致流產者，當以此爲第二次。（按一九一四年清浦組閣，因未能徵得海相人選而流產。）至引起宇垣失敗之情勢，極端複雜，非數言所能解釋明白者；惟據思想深刻之觀察家則認爲日本政治趨勢之所在及政治推動力，此時已顯露無餘，並有一事可注意者，即正因宇垣之失敗，或可使繼任者之任務較爲輕而易舉耳。

海陸軍均 表示援助

東京一日中央社電：林銑十郎組織新閣，關于銓衡陸相人選，陷入難局，自經昨夜調停後，雙方均願讓步，故緊張情形，現已鬆弛。寺內今晨邀請教育總監杉山等集議，決定推薦前所決定之中村孝太郎爲陸相，以板垣爲陸軍次官。海軍當局已變更原議，決定推薦米內光政爲海相，十河信二因新閣人選與林銑十郎意見不合，故已退出新閣，不允就任內閣書記官長。該職現在已委派大橋八郎充任。結城豐太郎係日本財閥最有權威之代表，故結城入閣，或可延遲極右派之傾向。故新閣之方針，當可想像一二。新閣政策在若干方面，仍有問題，尤其關於懸而未決之解散議會問題，其中未獲妥協之點，猶未決解。林銑十郎內閣成立後，前途仍有困難，似不亞於廣田內閣。海軍當局昨日以彼等之意見三點，提交林氏，其內容爲：（一）一九三七年海軍預算，頗爲緊要，必須予以實施。（二）在政策方面嚴守憲法，及絕對避免激烈政治運動。（三）庶政一新，雖屬必要，但僅出之以穩健合理的改革，而不應有急遽之變動。此種意見，勢必對新閣有重要影響，故已引起嚴重之注意也云。

東京二日同盟社電：林大將今晨九時半赴皇宮覲見日皇，奉答以經愼重熟慮之結果，謹拜受大命，並捧呈閣員名單後，由御前退出。旋因日皇即日舉行親任式，林與其他閣員均着禮服進宮；日皇著普遍禮服，於十時二十五分親臨鳳凰室，而於永野前海相侍立之上，賜勅語親任陸軍大將林銑十郎爲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文部大臣。由永野授以官記。旋於十一時半由林首相侍立之上，舉行各閣員之親任式，於是林內閣正式成立。內閣名單如下：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兼文部大臣林銑十郎，內務大臣河原田稼吉，大藏大臣兼拓務大臣結城豐太郎，陸軍大臣中村孝太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司法大臣鹽野季彥，農林大臣兼遞信大臣山崎達之輔，商工大臣兼鐵道大臣伍棠卓雄，內閣書記官長大橋八郎，法制局長官川越丈雄。

議會可望不加解散

林內閣之出現，與第七十次議會之即時解散問題，現爲政界各方面最關心之重大事件，又因其結果如何，爲決定將來政局之重要關鍵，頗惹起一般人之注目。米內光政就任海相時，提出其入閣條件，而關於無條約第一年以後擴張軍備根本方針。尤其第三次補充計畫之實施，已得林大將之諒解與承認，而此第三次補充計畫須要急速圓滑實施，假令以此計劃經費爲基本之昭和十二年度預算在議會順利成立，其實施時期，因有會計年度之關係，比英美兩國海軍計劃不免遲延。海軍當局因有如此理由，不贊成第七十次議會之即時解散說，故議會解散問題將在林內閣之閣議成爲討論題目時，新海相米內將必披瀝其所信，表示海軍意見，希望新閣以愼重態度處理議會問題。

林銑十郎內閣特點

林新內閣之特異性頗堪注目者，大致如左：（一）首相兼外相，文相，且各省大臣亦多兼職，閣員全部僅八人。（二）政友會之中島久平與民政黨之水井柳太郎，均已拒絕入閣，故與政民兩黨完全處於絕緣狀態。（三）銓衡繼任陸相時，放棄最初之組閣方針，以致基準革新派之代表人物十河信二氏，中途退陣，方能完成組閣。（四）因此新內閣之政綱政策，亦不過羅列其平凡之文字而已。其本質與齋藤，岡田，廣田等三內閣並無任何變更。且林內閣對軍部之關係，與對政黨關係實已包藏多數禍根於將來，更堪注目者也。至於推薦陸相問題，將來遇事必增其內部糾紛之程度，對政黨關係，現今雖被解散空氣所脅迫，若竟至難免解散之程度，則政黨必決心掠取反攻態度，當爲意料所及之情形。而此與政民兩黨完全絕緣之林內閣，究將採以若何態度，頗難豫擬，一部分人士則謂或將向政民兩黨設法工作，而計劃樹立新政黨，但政黨對于毫無黨員閣僚之現內閣，究肯爲之盡力組織機關否，亦屬非常之疑問。又因閣員人數甚少，故閣內之統制，比較容易；惟觀其內閣員名單，則一見而知其爲烏合缺乏中心之集體，若認爲處理現今重大難局之內閣，則不無缺乏魄力之嫌，是以一般人士均豫料其難免短命之危云。

陸軍方面嚴正聲明

東京三十日同盟社電，陸軍關於所希望之政治形態及其運用，於三十日發表談話如下：今日陸軍對於政治所希望者，亦如寺內陸相之談話，大致可分爲左列三項：一，根據日本國體之本義，極力發揮日本憲法之眞髓，須向日本獨特之立憲政治邁進，而促其發達。二，恪遵日本憲法所規定之議會權限，須使之運用適宜。三，暢達民意，須使公正之輿論與國民之智慧充分反映於國政，蓋發揮日本獨特之憲政，暢達正當之民意，均爲極所切盼者也。巷間作各種推測之傳說，輒謂陸軍希望建設獨裁政治，故欲強迫革新政治云云，但實際上決無此項企圖。又有謂陸軍圖謀法西政治，或謂欲拘束民意，要之，皆爲自私自利之宣傳，或希望經濟組織發生激烈變化，而使財界處於混亂狀態之中，故有此類傳說，但軍部所希望者，乃適應時勢之革新而實現此項計畫。倘發生激烈變化，則反有不利之影響，當屬毫無效果。此種情形，陸軍亦充

分洞悉，至於林大將奉命組閣，陸軍或提出任何條件，甚至有稱爲軍部內閣者，諸如是類之誤傳，實際上斷無此種情節，陸軍方面曾於二十三日業經當局發表談話，早已明白表示，依照國防之觀點與現在國際情勢，希望實行內外積極政策與淨化政界，用意不過如是，決無他圖。故關于組閣，更無附以條件，亦無所謂要求，世間往往以各種揣測之詞，認爲軍部之公意或中堅層等語。此類言詞，在陸軍方面極感受累非淺，陸軍希望及早組成內閣，確立獨自之立憲政治，政界得以淨化，對於上項各情勿使受累，以便專心於國防本來之任務，是所切盼而不已者也云。

希忒拉發砲彈宣言

一月三十日希忒拉在國社黨秉政四週紀念典禮中，發表演說，宣布德意志銀行及全國鐵道國有，表示德國脫離束縛，及廢止該約內歸罪德國各條欵。希氏於羣衆歡呼聲中發言曰：「余今嚴肅宣布撤消德國在和約中將戰事責任歸於德國各條欵之簽字，所謂使吾人震驚時代，至此乃告一段落。余認爲恢復吾德人之光榮，如重行徵兵，創立空軍及新海軍，及佔領萊茵倫等舉，實爲此生最驚險之工作。余對于以上各事，不敢自居其功，應感謝上帝之力，俾得恢復吾國之光榮與完整」。希氏演說，歷二小時始畢，旋即由衆院一致通過，將賦予希氏之統治權力，展長四年。並選舉高林將軍爲衆院議長。據聞希氏之演辭，係完全自行準備，甚至最信任之親信亦未參加意見，其內容分爲兩部份，首內政而外交次之。希氏演說時頗受喉痛之累，曾咳嗽數次。據希氏向衆院聲明：「德國與各列强既立於同等地位，對于所負歐洲之責任，自有感覺，並將忠誠合作，以謀國際間各項問題之解決」，希氏復稱：彼將趁目下之機會，答覆英外相艾頓氏一月十九日在英下院所發表坦白公正之宣言。希氏復謂外間誤以德國有自願孤立之意，殊可遺憾。觀於德日防共協定之締結，即可證明。希氏又稱：「余今鄭重聲明，德法之間，決無可以想像爭執之點，且已向荷蘭及比利時兩國保証，吾人將承認彼等之永久中立矣。德國在經濟上亦無放棄國際合作之意，但德國四年計劃之進行，實有不得已之苦衷，余決不能建設一未來國家于外國政治家之保証或國際援助之上，必須有賴于生產之眞正事實也。」希氏對於英國未早採取其目前對歐洲統一之態度，引爲遺憾。繼謂今已不復有凡爾賽和約矣。希氏接言曰：「就艾頓氏觀之，布爾希維克主義或爲設其根據地于莫斯科之一事，但就吾人觀之，此種主義實爲一種大患，曾圖使吾國荒廢如西班牙然。」希氏謂渠曾三次提出限制軍備之具體建議，均遭拒絕，其中最重要者，爲法德應將其陸軍減至三十萬人。英法應將其空軍減至平等之程度，德英應締結海軍協定，然僅最後一舉，曾經接受，今日者，唯德國能決定其自己防務之需要，義國與日本均同具此見。假使全歐均能如此，則渠愉快將更甚也。德國殊歡迎因英義協定之結果，而減輕地中海之緊張。近有一種傾向，謂德國之表同情于西班牙國民軍，乃有殖民之計畫。要知德國對于未佔取德國殖民地之各國，並無殖民地之要求。德國並不要求殖民地以供軍用，唯將專供經濟用。吾國人口稠密，殖民地要求終將提出也。希氏述及內政時，于略舉已往四年中之政績，向衆問曰，「孰能以今日之德國與四年前之德國相比較乎，引導本國使知爲人最偉大最莊嚴之工作，乃在保全種族，此實爲人類歷史上之第一次，此並阻止猶太人希圖戴純良中級社會之假面具以分裂與統制其他民族。國社

黨之革命，如此偉大，而其精神上之基本，直至今日，猶未爲世界所了解，光榮與美麗之社會主義，及眞正之民治主義，從未有勝于國社主義者。希氏復摘述安定歐洲大局之八點政策如下：（一），國內政治經濟況狀之穩定及整齊。（二）各種人民互相尊重其重大利益。（三），國聯必須改組俾成爲進化觀念之機關。（四），國際規程必須依絕對平等之基礎而規定之。（五）對於軍備限制，採取一種現實的意見。（六），國際不負責的黨派，仍任其繼續煽動而不加以阻止，則和平決無維持之可能。（七）歐洲問題，只能在可能限度內，加以解決，德國希望與義大利有密切之友誼，並願排除前途一切障礙，俾與其他各國，亦發生同樣之密切關係。（八）討論少數民族各問題時，對于國家光榮，必須尊重。希氏末言曰，吾人願以最自然方法解決此種問題之數端，其方法即爲實際建造吾國與諸鄰之善交是也。今德國主權與平等均已恢復矣，吾人決不簽定與吾人國家榮譽不相稱之條約，蓋此種條約，終不能保存也，和平實爲吾人最貴重之寶藏」云。

法外長演說表欣慰

法國夏多魯城三十一日哈瓦斯社電：本城歐戰陣亡將士紀念碑於本日舉行落成典禮，外交部長台爾博斯發表演說，說明國際局勢，並答復德國元首希忒拉昨在該國衆議院所發表之宣言。略謂希忒拉元首演說詞並無攻擊吾國之處，並謂法德兩國不宜發生爭執，余聞斯言，甚爲欣慰。蓋吾國志願正復相同也，惟是立國斯世，不僅法德兩國，因而維護和平，決非法德兩國所能單獨爲之，須當信守一般的規則。其尤要者，即遵守條約是也。乃希忒拉氏迭次片面廢止條約，然則各國對于該國簽字之價值，安能加增信用心。所幸希氏演詞中亦有數段屬于積極性質，尤其是關於軍縮一段，希氏主張務當通盤加以考慮，俾時局得以綏靖，各國關係得以相互接近。特此種努力，未可以對抗任何國爲條件耳。余此言乃指蘇聯而言。緣該國擁有兩萬萬人口，茲若將該國人民擯諸國際團體之外，其事匪特失之武斷，抑足起引危險。余意各國軍事工業，務當改爲承平時代之工業，此在各國，實有採取共同行動之必要，「要之，法國所不能爲者，吾人亦不要求德國爲之。」至以西班牙內戰問題而論，該國究當採用何項政制，惟該國始得決定之。外長嗣又重行聲明，法國仍以國聯爲歸宿，吾人深覺一般和平與吾國安全，極爲鞏固，吾人深信戰爭非必不可避免，自當以全力招致諒解，而有以避免戰禍。但吾人所抱和平志願，亦有一種限度，則吾國倘受他國攻擊，務當起而自衛，吾人所接受之義務，務當信守不渝，吾國自由强盛，對于本身實力，與各國友誼，均有切實把握，自可與各國握手言歡，而無所疑懼，茲當陣亡將士紀念碑落成之日，謹遵先烈遺志，而爲其後裔保全三種無上目標，即祖國•和平•白由是也。」

其他各國反響彙誌

關於德國希特忒元首在衆議院發表之演說，各國方面評論不一，茲彙誌如下。

△日內瓦　一般觀察家均採極端保留態度，間有認爲失望者。緣希特忒抗演說內容，並無建設性質之提議，徒將他國某某項建議，加以拒絕；並就若干點，加以肯定或否定，實僅係一種論戰而已，對於和平事業，實無所裨益。

△華盛頓　美國半官界人士，原望希忒拉演詞中，含有安慰人心之表示，不料內容不着邊際，故多表示失望。並謂此項演詞，主旨係在對內，其對於凡爾賽和約所稱各節，均無多大關係。特在殖民地方面，德國現既要求將戰前屬地悉數收回，則英德兩國實際上即無成立妥協之可能。又希

忒拉對於蘇聯仍備加攻擊，則歐洲倘欲成立一般協定，而將東歐各國包含在內，其途徑已因之而閉塞。總之，希忒拉此項演詞發表之後，美國若干方面主張羅斯福總統出而參預歐洲事件者，仍將感覺不易入手也。

△倫敦　一般人以爲希忒拉之演說，多少曾受艾頓外相與法國里昂伯倫總理日前所作演說之影響。政界人士則對于希氏演詞，不無好感。認爲希氏不啻已提供保証，對于中歐或其他地帶，德國決不至出于暴力行動。特希氏堅持收回戰前殖民地，則難使英德兩國成立妥協耳；又聖班克拉斯城下議院候選人保守黨員費利斯三十一日晚發表競選演說時，曾述及希氏之演說，略謂：『大不列顛帝國任何部份，讓予他國之舉，均爲余所反對，余深信政府決不將任何殖民地讓予德國或任何他國也』云。

△維也納　德元首希忒拉所發表之演說詞，該地負責人士均認爲溫和鎭靜，並謂德國既不欲孤立，亦不再作意外舉動，自屬佳事。至取消凡爾賽和約第二百三十一條，（即謂德國應負歐戰責任之條件）之舉，則此項條文，原已在實際上失其效，希氏特正式予以宣布而已。惟在各報，則似頗感覺不安，深恐各民族間猜疑心理，反有變本加厲之虞云。

國聯行政院會閉幕

日內瓦二十七日哈瓦斯社電：國聯行政院第九十六屆常會於今晚八時舉行最後一次公開會議，將各項問題予以結束，行政院主席即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當於八時四十分宣佈本屆常會正式閉會。至于本屆常會所討論各案，除叙利亞境內散嘉克區域土耳其少數民族問題，業經解決外，本日行政院所決定者，尚有但澤自由市高級委員繼任人選問題，及西班牙京城各國使館內所收容難民之撤退問題。關於第一問題，行政院午後舉行非公開會議時，曾由英國外相艾頓提出報告，主張仍由英法瑞典三國代表所組織之委員會，繼續注視但澤自由市局勢之發展。並提議以荷蘭前任海軍參謀總長德格拉夫中將爲國聯駐澤自由市高級委員，以繼前任高級委員萊斯脫之職。如德格拉夫中將不願就職，則由三國委員會協同行政院主席暨波蘭代表另行指派之，此項報告書當經行政院公開會議予以核准，關於第二問題，本日午後行政院非公開會議中，已由西班牙與智利兩國代表成立折衷辦法，嗣後關於馬德里城南美洲各國使館內所收容難民之撤退問題，當由西班牙駐英大使阿斯加拉德，及南美各國駐英大使公使在倫敦舉行直接談判，以解決之。此項決定，亦經行政院公開會議予以備案，至是行政院工作完全告竣。各國代表當相率離開日內瓦，法國外長台爾博斯，亦已於今晚啓程遄返巴黎矣。

法土爭執解決辦法

關于叙利亞境內亞歷山特萊德與安蒂沃希兩城土耳其少數民族問題，業經法國與土耳其雙方成立協定，予以解決。並由本問題報告員瑞典外長散特斐起草報告書，提交國聯行政院核議。二十六日午後行政院開會時，當將該報告書提付表決，一致通過，關於本問題之爭端，從此遂告結束。茲就散特斐所提出之報告書，摘述本問題解決辦法如下：（一），亞歷山特萊德與安蒂沃希兩城即所謂散嘉克區域，對于內政，享有完全自主權利，惟對外事務，則由叙利亞國主持之。又該區域貨幣制度及關稅制度；亦應與叙利亞相同。（二）散嘉克區域內，應以土耳其語爲正式語文。至在何種條件之下，方可使用他種語文，則日後當由國聯行政院另行決定之。（三），叙利亞國凡在國際方面，採

取任何步驟，而與散嘉克區域之內政自主權有關者，概須先經國聯之明白核准而後可。（四），敘利亞國與散嘉克區域間，當由專員担任聯絡。（五），國聯行政院指派法國籍代表一人，保證散嘉克區域行政制度之實施，該代表對於散嘉克立法機關之決議，有權決定停止實施，但以停止四個月爲限度。（六）散嘉克區域不設軍隊，並禁止在該區域內實行義務兵役制，及舉辦軍事建築工程。（七）法土兩國應於日後訂立條約，俾由兩國共同保障散嘉克區域之領土完整，及敘利亞國現有邊界之不可侵犯性。（八）訂立特殊條欵，規定土耳其得在亞歷山特萊德港享有優惠權益。（九）散嘉克區域行政制度，經國聯行政院三分之二之多數通過後，當立即發生效力，法國並保證此項制度之實施，至該國對於敘利亞委任統治任期告終之時爲止。（按法國政府前於去年與敘利亞訂立條約，規定敘利亞於三年後成爲獨立國，屆時委任統治即告終止。）行政院會議審核上項報告書時，土耳其外長魯舒第，法國外長台爾博斯，均聲稱此項新協定，足使法土兩國間友誼愈益密切。羅馬尼亞外長恩多奈斯哥，英國外相艾頓，蘇聯外交委員李維諾夫，亦相繼發言，對於法土兩國成立協定之一事，表示欣慰。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起
至二十六年二月二日止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米春霖謁珂再度謁顧祝同

△西公旗糾紛解決

△中國哲學年會閉幕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馮欽哉就新職

△菲總統奎松抵滬

△國聯行政院會議閉幕

△德奧經濟協定簽字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汪呈請國府赦行刺各犯

△奎松離滬

△宇垣辭組閣命林銑奉命繼任

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李志剛由陝到潼

△臧啓芳抵京

△希忒拉在國社黨大會發强烈宣言

△俄反動案判決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于學忠鄧寶珊抵西安

△法外長演說答復希忒拉

二月一日　星期一

△陝局轉明朗

△蔣委員長遊象山港

△日閣組成

△英軍在新加坡大演習

二月二日　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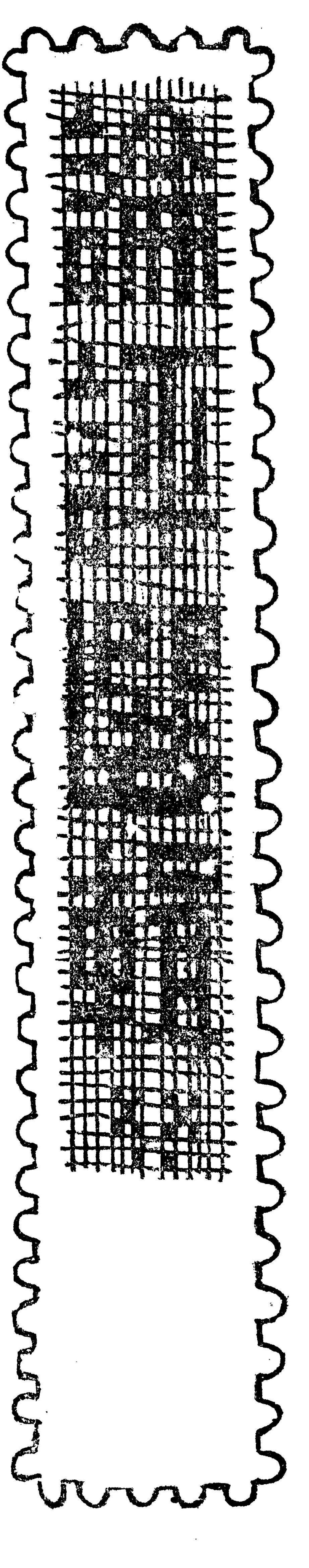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抵杭

△米春霖等返陝

△日新閣舉行親任式

△傅列寧夫人被捕

和平有望



據昨日所聞，楊虎城等有接受中央命令之望，使此訊果能實現，全國同胞，當莫不一致稱慶矣。

目前局勢，猶之上月二十三四日間，雖傳佳音，尙待實證，故不敢遽作無條件之樂觀。雖然，自大勢與人心推之，果逢凶化吉，絕非意外也。溯自陝局險化以來，吾人當屢爲和平之呼籲，以爲自政府言，應以反分裂反赤化及愛軍隊愛人民爲原則，爲西安計，只有接受命令爲出路。前日更推論政府必圖貫澈命令之理由及其限度，而希望政府不焦燥，不急迫，再誠意勸告，則西安有悔悟接受之可能。今者回顧兩旬之經過，雖個中消息，不能詳聞，報端揭載，更受限制，然可斷然證明者，則政府所求貫澈之原則，果只限於反赤化反分裂，並確以至誠精神，力表愛護。同時可略表欣幸者，則西安方面，果已有接受命令之徵象。假令日，果能具體實現，化險爲夷，則吾人日前所論終信良知與常識之勝利者，將又可得一偉大之證明。

吾人在此重要關頭，願更披瀝所見，勸西安速決心，望政府再忍耐，務必達到軍民不犧牲，而中國不分裂不赤化之目的，俾進而實現和平統一之完成。吾人願寄語西安負責者！君等談政治，談救國，須知一切之前提，在中國自身先成一鞏固之國家。是則必統一，必安定，而後能之。必不容赤化破壞，及過去擁兵割據之狀態。蓋如是，則國將自亡，尙從何施救。夫上月十二日之變，實打擊國家之最嚴重舉動，蓋等於前方作戰而自抄後路。其幽囚全國主帥之一幕，任何猛烈外患，亦演不到此，而國家一部分軍事領袖自爲之。是變起之後，全國最大多數無黨無派之各界公民，莫不悲憂憤慨，攻擊張楊，而彼十數日間全國之焦憂，遂化爲上月二十五日晚到處之狂喜。此種瀰漫全國之愛國精神，實祖國前途之偉大保障也。今日之事，與上月同理，凡中國良民，皆禱祝和平解決，但須不分裂，不赤化。其於張楊部隊，但期其就正軌，盡本分，毫無憎惡歧視之心。更慮及戰禍之殘酷，故莫不熱望政府政治解決之成功。西安負責者須切記幾點！（一）擁護政府，服從命令，即爲愛國，爲救國。試看任何國家孰無政府？任何政府孰無權威？而任何國之軍隊，孰非嚴整的立於惟一命令系統之下？此國防之根本，抑立國之起碼條件也。（二）自國民立場言，人與人之關係，皆公的關係。即一切行動，皆自國民本分上出發。每一兵皆神聖公民，每一槍皆同胞血汗，故絕對不許私自用兵。（三）西安方面，旣承認領袖，擁護領袖，則宜信任而聽從之。蓋爲領袖者，其發號施令當然限於國家民族利益之必要，不容有私心。苟有私心，即失爲領袖之道。故服從信任，皆是爲公，其間毫不必猶豫。（四）論政見，中央本允集思廣益，討論商榷，論軍隊，則政府負責愛護，一概不咎。是則西安方面，毫無拒命必要。若必欲把持撐拒，別樹異幟，是最後須負破壞國家及糜爛地方之責任矣。吾人鑒於政府近日啓導勸說之逐漸奏效，欣幸之餘，更言之如此。然同時希望政府在協商進行期間，仍宜忍耐，而關于軍隊調防辦法，不妨從容實施。總之，相信最大多數之國民公意，爲反分裂，反赤化，政府堅持此原則而啓導之，終能見和平之勝利，亦即國家民族之勝利也。

本文屬稿既竣，續接潼關特派員來電，知兩方哨兵，昨日已開始

撤退，是則和平解決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之把握，佇待續報，與國民同祝之！

一二八五週年

（錄一月二十七日津滬大公報）

今日爲一二八五週紀念之日，願全國各界同敬悼在是役作忠勇犧牲之將士英靈，回顧是役之經驗，而對國事作如下之認識：

第一：世界歷史，本充滿亡國滅種之事蹟，最近之新例，尚有阿比西尼亞。蓋在弱肉强食天演淘汰之過程中，惟能自衛之國民，能生存發展，不然，則受凌辱，甚而遭滅亡。譬彼亡國之阿比西尼亞，在今日只能自怨自責，同是人也，何以人强而己弱：何以人有國防而己則無？何以不能早舉國一致作自衛準備？何以僅依賴國際之救援？夫中國淞滬之役，乃極小規模極短時間之戰鬬也，今者回顧前塵，應更悟國家禦侮圖存，必有賴於自力更生之決心，共作建設上之奮鬬。

第二：國民應切憶！淞滬之役，雖爲戰鬬，而並非「戰爭」，長城之役亦然。蓋若爲戰爭，則爲全國的，非局部的。即以局部論，其戰鬬方法亦異。如長城之役，中國乃守長城，然假令爲戰爭之方式，則日軍早由海上來而先攻平津矣。至於淞滬之役，更爲特殊。蓋一方有租界之關係，一方日軍目標，只攻閘北，而未襲南市。是以國民當記憶！中國九一八以來，雖失地四省，而初未經過正式戰爭，此當爲最値省念之點也。

第三：淞滬戰之歷史的意義，有重要兩點：（一）在世界公論之前，證明中國民族有爲國犧牲之勇氣與決心。（二）證明每國民一分子，與國家命運有密切的關係。國家危弱，則任何個人之生命財產事業，完全失其保障。此二者，實有偉大之價値，而爲五年來中國公私事業進步之基礎也。今當此紀念之日，願全國同胞更鄭重省念！愛國家即是愛自己。爲國犧牲，即是保護自己。凡中國人，應永遠紀念淞滬長城各役死難之英靈！彼等貢獻共生命矣，而生存之同胞所貢獻及其所擬貢獻者爲何？此種嚴肅的責任觀念，願國民每一分子，均刻刻勿忘也！

第四：近五年來，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一般建設上，均有進步，但絕不可自滿。大抵最進步者，爲一般國民之愛國熱情，而所憾者，仍在對國家大計認識之未一致或不澈底，與夫精誠團結之未能充分達到。夫由淞滬之役，已充分證明苟不奮發有爲，則隨時可招不測之毀滅。而是役昭示中國實力不足，組織不良。環境險惡如彼，而自己欠缺如此，則當然共同認識國家生存之需要，捨棄一切小異與私心，以堅固國家之組織，加緊國力之涵養。此五年來，固有此傾向，相當收效，然觀知識界議論之歧出，全國軍政各界效率之參差，則當知今後更有努力之必要也。

第五：今日時勢，與五年前有同有不同。自九一八至一二八之間，中國在精神上實際上，可謂皆毫無準備，今則略進步矣，然正因如此，更需謹愼。譬如病人，其最須注意者，往往不在高度發熱病勢昂進之時，而反在傾向恢復病有轉機之時。願我國民切勿想像再有一二八或長城之役！中國第一要自己建國，要成國家，要具備國家存在之必要條件，要有決心，同時有智慧。要安置國家於不敗之地，要共牢守國家中心，同時發展國家各部。要覺悟苟以國家資格對外，其命題爲『平和或戰爭』，絕非『抵抗』一類消極名辭所能涵蓋。因此要認識如愛國運動救亡運動一類鬆懈的零星的組織，絕不濟事。人之愛國，如子女愛其親，然世間從未聞有愛親運動，何以在全國大多數國民本有愛國熱情之時，而猶勞一部分之特標榜愛國運動？誠以中國之進步，早超越於有無愛國情緒之問題，而在如何充實國力嚴密組織之問題。同時更要覺悟不可學歐洲分陣線！中國只可有一個陣線，問題只在如何充實及運用此一個陣線。

第六：九一八一二八以來之最後結論，證明國家之和平統一，爲自衛之絕對前提，同時爲最大最效之力量。統一云者，非政治形態的問題，必須全國一條心，走一條路，共感一個利害，共有一個認識。此多關于智識問題，然尤要完成國內和與平之狀態。即如吾人月前所云，須無不和不平，方爲和平。必和與平焉，始能統一。夫欲全國人絕對一致，不可得也。然必須求得最大多數之一致，尤要在集中一切智識權威，先求得最大多數精神的一致，中國今日，有全國擁戴之政府，與共同任信之領袖，較五年前，大有進境，然絕對不容安於現狀，當努力更求和與平，以促統一之完成。政府責任重大，共他亦各須自省。中國果和平統一焉，庶幾在國際上能保得較榮譽的和平，即不然，亦可免於慘敗的戰爭之禍矣。吾人本此意

義，對於目前陝局之好轉，殊表欣幸，願共同紀念一二八，使一二八更成中國和平統一之新紀念！

（錄一月二十八日津滬大公報）

汪主席請赦行刺案犯

中政會主席汪精衛氏一月二十九日親呈國民政府，為前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央黨部行刺本人案內之張玉華賀坡光等一干人犯，請求特赦。呈文已由國府林主席發交司法院核議，預料再經國府會議一度審議，完成法律程序，即可望有所宣布，此事在民國為創見，至足注意也。

按暗殺之舉，在法律與道德上皆屬不應容許之行為，而特赦為國府大權，其發動須經府議決定，初與呈請人之地位無關，自不便預測准否，或批評得失。惟吾人撇開法律觀點不論，單就汪主席此次呈請特赦兇案人犯一事之精神言，實覺衷心贊成，願表敬意。

夫任何國家，政治意見，決無人人盡同之理，既有見仁見智之殊，則政見之爭，理所必有，而公明正大之政爭，且毋寧為推進政治發揚民智之善法，此際需要結社言論之種種自由權，並須參加政爭之各方面，皆能自重互尊，奉法律，愛秩序，共守正軌而排斥任何法外行動，如暗殺破壞，其尤著者。雖然，此特通常時代為然。若夫國遭大事，時際非常，人心亢憤，血脈奮張，誠難保無熱情分子，作過激言動，而一時當權得勢之人，居任勞任怨之地，受羣論之誤解，成非議之中心，蒙意外之打擊，被非法之危害者，史所恒有，勢難盡避，此際當本古人刑賞忠厚之意，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對於反對派，一以忠誠惻怛寬宏博大之精神，恕其過失，力求感化，結果不特可以消反側，弭事變，其本人人格轉見偉大，功名事業轉益發揚，此又古今中外史跡昭垂歷歷可指者也。中國革命運動，延亘數十載，熱血青年，為民族解放，實施暴烈行為者，過去已不可勝數。汪先生在清季身入帝京，企圖暗殺攝政王，事洩被逮，異族權貴，猶予保全，不加戕害，以有今日之事功與地位。吾人誠不料二十餘年前革命青年躬行非常之事者，今乃一變而為激越分子反對加害之標的，雖曰時代變遷，要其人心情之有可恕處，今昔應無二致。以曾為政治犯之汪先生，其能了解政治犯之心理，自更親切，故今之籲請特赦兇案人犯，彌予人以敬仰感嘆，而益足以顯示其精神之偉大，人格之光輝，不容疑也。

抑吾人於此，更有感矣！中國政情，本極複雜，事涉對外，尤多機秘，當局者責任所在，既不能盡量公開，旁求諒解，則外間浮議之來，出自公心，橫逆之加，由於誤解，更應曲予寬容，多方涵蓋，良以是非有定，公道可憑，縱令暫蒙不利，要又何傷于明德？汪先生呈文中所謂『個人生平絕無私仇，惟最近數年，承乏行政——其間艱難曲折，有未易盡人共喻者，倘因此引起誤會，致生暴舉，于法雖無可恕，于情實有可原。』質實懇切，熱情畢露，以此為例，則其他一切因誤會而構成政治犯罪者，詎可一概盡法以懲？不特此也。中國最近十數年間，當世界思潮劇變之衝，適內外環境交困之局，人心浮動，思想混沌，多數國民，徘徊徬徨，消極退嬰，而熱血青年之迎頭飛躍，捲入時代狂潮，沈淪消失者，數實不少，此中固不無浮囂淺率之流，而熱誠愛國矢忠矢信之青年，堪為建國救國之基幹者，夫豈無人？橫受時代犧牲，思之良足惋惜，過去種種，不堪覆按，自今以往，國人務宜以保全國脈，愛護優秀分子為心，則尤望汪先生本其對暗殺犯寬恕之精神，更為一般任何性質之政治犯人籲求解放。同時吾人更願公告國人，以今日中國情勢言：外患嚴重，危難莫測，凡屬國民，同在風雨漏舟之中，義應相愛相諒，普遍地發揮同胞愛，結為一國一黨，強化民族戰線，不特不應有階級鬭爭，黨派軋轢，並個人恩怨，歷史嫌隙，悉應澈底勾銷，如此乃為國難同胞相互間應取之態度，而在上者果能以寬仁公大之精神對國民，國民尤應信任當軸，擁護政府，勿以反對鳴高，勿以多疑害事，是則在團結對外時期，當根本上不再有政治犯之事實出現，此更吾人所願馨香禱祝者也，惟國人體念汪先生之崇高精神而共圖之！

（錄二月一日津滬大公報）

歡迎菲列賓大總統

締造菲列賓民國領袖，首任菲總統奎松先生因赴美出席三月間舉行之菲美經濟會議，一昨抵滬，定今晨原輪赴美。昨日中外官場均有盛大招待。中菲為東亞僅有的共和姊妹國，華僑旅菲，人數蓁衆，而目前兩國均處

於艱危之內外環境下，黽勉作建國的企圖，尤應有興奮淬勵之共鳴。吾人欣逢奎松先生蒞臨之盛會，願進一言，以當芹獻。

溯非列賓自治政府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迄今業已年餘，非政府在勵精圖治之領袖下，整飭內政，勤修國防軍備，於此短暫期內，國勢安定，政績斐然，而度支決算，有盈無絀，尤屬難能，凡此胥足爲非政府與人民欣幸者也。然吾人苟就非島在東亞現勢中所處之地位，作進一步之分析，則深感其今日形勢之嚴重。居今世界競講强權之日，「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非島爲南洋之鎖鑰，舉凡荷屬東印度，新加坡，越南以至中國之航道，僉以此爲樞紐。昔德總理布羅Von Bulow嘗謂：西太平洋之制霸權，當以曠能掌握非列賓而決定，自今日觀之，頗覺其觀察，目光如炬。而自產業一方面觀察，則非列賓尤爲東亞之天府寶藏。以言礦產，則饒有黃金等之貴金屬，所產鐵苗，優良甲於東亞，而新發現之鉻礦，尤爲軍械業極需要之原料。農林天產則以蔗糖，咖啡，木材，大麻，橡皮，棉花爲大宗，而椰子一物，更爲製造炸藥所必需，其製成之炭又足以製防毒面具。其蘊藏如此之富，當此世界擴軍高潮，有不引起野心者流之覬覦耶？此就其先天的潛在危機言之也。至若非島國內近情，如去年十月二十日發現之薩克達爾黨 Sakdal 陰謀，雖當局能制止於機先，未釀巨變，然其秘密組織，實足爲國家隱患。薩黨領袖爲雷莫斯 Ramos 父子，嘗亡命日本，在國外操縱黨員之活動，而以極端主義爲目的，其旨趣自與奎松之和平穩健政策相逕庭，在今日非常國際情勢下，以一弱小國家，自召鬩牆之凶隙，要非眞誠愛國者之所許，此其一。非島台伏省Davao溫煦腴沃，在昔爲荒榛未闢之區，本世紀初，有日本青年太田氏經營其地，逐步開發，至今已儼然爲一日本殖民地，而有「台伏國」之謚。對一九三四年之調查，該省輸入之日貨值二十七萬九千美金，而美貨只占一萬一千九百美金。一年中日輪開往該省港埠者九十八艘，美輪僅四艘。華僑在彼之商販，今已爲日商所取代。非島法律本禁外人在非置產，而當地有權勢者與律師，則甘爲外人頂名購地，坐享其利，馴至臥榻之側，他人酣睡，寖有喧賓奪主之勢，此種經濟侵略政策的危機，實爲腹心大患，此其二。總之，非列賓頃正在建國歧途，又值太平洋風雲，險象環伺，興亡隆替，決于一舉手一投足之際，有不得不要求當軸者之困心衡慮者矣。

關于非政府之前途，美國今後之態度與政策，良爲重大的決定因素，此爲任何人所不能否認。據非島獨立法案之規定，凡有關美國駐非海軍之保留事項，暨添油站等一切問題之調整與解決，美總統得隨時向非當局協議，惟不得逾宣布承認獨立後之二年期限。據吾人所知，奎松此次赴美，此事殆主要討論問題之一。現時美國對非駐軍問題，顯分贊否兩派。前者可以海軍當局爲代表。其所持理由爲：（一）意欲維持對華之門戶開放政策，尤其鑒於目前中日與日德關係之重大；（二）橫太平洋航空事業日趨發達，故西太平洋之根據，自無放棄理由；（三）英美間關於華盛頓海約第十九條之規定，尚有磋商餘地，故一時不必亟亟退出。反對者則以爲就軍略方面言，此孤懸西太平洋之前哨線，在今日實不足當敵方之一擊，欲鞏固防務，勢必虛糜國帑，此種論調，以美國陸軍當局爲代表。上述計議之從違，至今尚在舉棋未定，大概此次非美兩總統面晤時，定當從長計議。此奎松先生赴美之行，彌値注意者也。

保障非島安全方案，美方曾昌言擬邀請關係國家，締結永久中立條約。此種美國烏托邦式之傳統政策，殊非非人所樂於接受。據非島一部分有力人士之觀察，永久中立之保障，勢不能無代價，非方爲欲獲得關係列强之首肯計，必將以經濟特惠爲利餌，是非島方脫一國之統治，而反受若干國之統治。且非人鑒於九國公約之往例，以一紙保障領土完整之空言，卒蒙野心者侵占之實禍，蓋重有戒心，此點之認識，在非方誠具有謀國之明，而在美方，更不得不代籌善後者也。

吾人對非之認識如上，今敢爲奎松先生告者，中國今日正在作建國之奮鬥，其人民之覺悟，國族精神之煥發，大抵皆與非相類，而情勢之複雜，環境之艱難，則更不止倍蓰。東亞兩共和姊妹國，際此萬難時會，允宜凜風雨同舟之戒懼，敦輯隣誼而相互提挈。奎松先生於昨日談話中，已揭明斯旨，諒與吾人有同感也。

（錄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大公報）

風

國風社選

欲作釣臺之游車至桐廬日已過午小飲而歸用陸務觀桐江行韻　　秋岳

富陽山青桕如火桐江江清沙勝雪輕車來看好江山圖畫不如何待說酒帘颺取富春名盤鱠槎鯿信鮮潔青山咫尺不歸隱當食思之每嗟嚱輟杯聽話嚴灘游瀧如碧玉疑不流蒼烟四合不可往欲以短歌申古愁錢江自呑桐江吐畫眉不飛白雁語謝翱作賓嚴光主忍信荒寒遂終古

奉寄纕蘅貴陽　　兌之

馬卿乘傳地虞君註易鄉西南俱萬里仕隱復殊方幾年會少輕言別却憶瞻園踐春雪誰憑驛使寄梅花故人鵲起持疆節鈴閣文書坐嘯清褰帷父老馬前迎幕府新求三語椽詩名舊擅五言城洪程教化風流接儀徵講舍還來攝黔靈山下望征軺南武臺前鷺落葉寂寥仍返子雲居回首南雲嶺路紆君看塞上狼煙滿莫遣天邊雁訊疎

向敭公示曹使君九日甲秀樓詩依均奉和　　堯生

烏尤暢好夏初臨（使君主約）秋老仍為梁甫吟落木天高風又急揚塵日暮海方深此時託興重陽酒許國欽君一寸心佇看天山三箭定側身明日卜晴陰

奉和纕蘅九日甲秀樓詩元均　　公渚

端居讀畫當登臨仰屋聊為擁鼻吟天末一書先雨到海壖九日已秋深商郎開府饒前例春海乘邊具夙心乞寄茅苔村落酒婆娑容我醉花陰

九日偕徐壽城登天文臺　　龔謀

穜穿禁地覽圜穹（鍾山設要塞譏察甚嚴）臺榭嵯峨夕照中銅笠捫星千載鮮（元明儀器皆列院中）玉臺跳足九霄風從知有識皆

窺。管。任。爾。豈。功。等。過。鴻。收。拾。悲。秋。搖。落。意。蓬。萊。遙。睨。谿。塵。蒙。

九日青溪社集分韻得期字　瞿庵

褰。屐。高。秋。憶。盛。時。江。亭。載。酒。每。題。詩。舉。杯。北。望。餘。危。涕。折。簡。南。皮。敢。後。期。短。簿。髯。軍。足。觴。詠。風。聲。鶴。唳。費。然。疑。明。年。此。會。重。攜。手。爛。醉。黃。花。定。不。辭。

纕蘅以九日登貴陽甲秀樓感賦屬和勉次原韵　浩僧

君。向。巖。疆。萬。里。臨。詩。來。又。見。發。高。吟。自。慚。世。事。初。何。補。每。念。交。情。久。益。深。長。嘯。數。聲。寒。鴈。影。忘。機。一。片。野。鷗。心。把。杯。已。覺。秋。風。老。珍。重。還。須。惜。寸。陰。

題劉禺生廬山別業圖　子言

居。近。龍。門。寺。知。君。俗。慮。刪。古。松。生。石。上。瀑。布。瀉。山。間。畫。筆。具。神。妙。（吳湖帆繪）卧。遊。因。意。閒。倘。能。結。蓮。社。垂。老。願。追。攀。

香宋寄五言律數十首述與余自烏尤至峨眉遊事余適僕僕道途未能屬和遲之又久報以廿八字　石遺

四十。賢。人。亦。已。多。百。千。賢。刦。奈。君。何。九。旬。老。子。雖。强。健。到。底。廉。頗。[illegible]。伏。波。（八十一死例稱九旬壽考故得借用）

同丹銘層冰靄林越秀山看紅棉遂至西園　鵷亭

可。惜。中。原。無。此。花。花。時。奪。得。赤。城。霞。陸。渾。山。火。潮。陽。筆。以。外。誰。能。賦。物。華。

温。古。經。年。與。我。親。靄。林。新。作。嶺。南。人。異。時。聚。散。同。花。絮。合。向。花。間。寫。一。真。

牡。丹。雖。貴。花。王。耳。帝。降。而。王。奈。若。何。我。欲。為。花。娛。帝。號。見。花。如。見。老。夫。佗。

高。宴。紅。雲。又。一。時。昌。華。廢。盡。更。無。基。天。將。兒。女。英。雄。氣。化。作。西。園。連。理。枝。

寧滬道中　釋堪

處。處。田。家。帶。草。亭。浴。凫。牛。背。過。寒。汀。輕。車。十。月。江。南。路。柏。紫。楓。丹。薺。麥。青。

月中行（湖樓小課圖）　大庵

疏。桐。翠。井。本。知。秋。葉。葉。雨。光。留。窻。傍。賦。墨。裏。書。籌。影。到。水。邊。樓　南。山。羃。歷。鋪。霜。點。全。不。辨。有。禾。蔆。舟。輕。衣。猶。綴。短。銀。流。笛。吹。露。英。浮。

文藝

枇杷

葛琴

二

「啊唷：爸個人眞是——」

小溜兒一溜出門，連忙睜着可怕的野貓眼睛，向屋子裏的爸瞪了一瞪。爸，那還像個爸，一匹牛，一匹斬了尾巴的大公牛，在地上顚也蹦的，把個媽嚇得眼睛直直地，老母雞那樣的撲開兩個臂膀緊挺在牆壁上。牆壁搖搖的動，只差沒有塌下來。

「唉唉，天雷會打他，天雷公公會打死這沒個良心的賭殺鬼！」

小溜兒氣憤憤地伸伸小拳頭，吐口唾吐在門檻上。眞是的，媽那裏是他的「吃茶」呢，他倒有酒在肚子裏出勁啦！人家呢？人家呢？唉唉！小溜兒眨起眼睛望望天，摸摸肚皮，又瘸搊瘸搊的瘸了進去。

「媽，今朝又不打算吃飯了？」

一瘸到媽身邊，小溜兒悄悄的扯扯媽的衣角一下，幾乎大聲的哭了出來。

「你這小鬼，小王八的——項圈兒拿下來！」

爸「起殺」了似的，不知怎麼一來，突然揪着小溜兒頸上的銀項圈，連連地發狠亂搖。

「吓！我不！我不！媽——」

小溜兒熱病似的吊着他媽，好像衹有叫媽趕快把這匹大瘋牛打出去。

「媽你的骨頭！——你的媽早餓死啦！」

媽出乎意外的給了小溜兒一巴掌。啊！小溜兒還沒有來及叫出聲，他的眼睛前面，早旋出一個一個的黑圈圈，許多小金蟲樣的東西，儘在這些圈圈裏面一股勁兒的飛，又飛進了他的耳朵，很不安分的，在裏面嚶嚶嗡嗡地叫嚷着，直到他再從屋子裏溜出來的時候，什麼都有點記不起了。摸摸頸子，只曉得項圈兒已給那匹大瘋牛拿去了，拿去就拿去，掛着有個鳥用！只是媽，媽這個扁鼻子啊，到底也不是好蛋！她——

小溜兒一溜溜到李家祠堂前的石場上，腮巴子鼓得高高的，東一望，西一望，只想找個地方把自己躲起來，讓媽這個扁女人，找死了也找不到。——眞是的，巴掌可不能當飽啊！

新漲水的河流上，在五月天的陽光裏，活躍地閃着銀鱗般底光波，像一百匹連結的白馬，頭咬着尾巴地，在石場的那一邊，沿着村外的一些樹叢奔跑出去，拋下一種汨汨的水聲，音樂一般地，整日夜的廻蕩在村莊的到處鳴唱着。

小溜兒默然坐在石場邊上，兩隻細小的瘦脚腿，直直地掛在石場下面，一任那擊上濱岸來的活躍的水流，飛起水沫星子鞭到他脚背上，他毫不在意地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把個紅松毛的頭，儘可能的低垂下來，緊靠在胸上，好像要咬破這胸膛，一股腦兒的把頭擠了進去。

「你來，你來！這裏有個屁在給你吃！」

小溜兒在腿子中間的石條上，猛的扔住一個黃螞蟻。一下，又把手指鬆了開來，撲的向他吐了口唾吐，黃螞蟻爬不動了，朝小溜兒扭扭身子。

「蠢東西，我還不過一滴唾吐呢！」

小溜兒得意地抹抹鼻子，小肚子裏也好像舒服了許多。

「溜——」

一個尖銳的女人音聲，好像有人吹着麥桿叫叫，突然在祠堂側面的大路上一聲叫了起來。小溜兒的身子猛一顫，浮在腮巴上的得意微笑，一個閃電似的，逃進他那同時睜大着的野貓眼睛裏，跟着，就把這恨恨的貓眼，向溺在唾吐裏的黃螞蟻，貪婪地瞅了一眼。心裏暗暗的罵着：「唉唉！扁鼻子的人嗎，總歸不是好蛋啊！」

小溜兒摸摸鼻子，一下倔强地跳了起來，盯着面前那奔動的河流，死也不高興離開這濱岸。直到閃爍在河流上的强烈底陽光，刺進他眼簾裏時，他才焦燥地眏眏眼睛，把扁扁的腦袋垂下來。

「溜，溜——溜溜溜！」

唵！小溜兒突的轉向後面，好像站在屋頂上的風筒，給變向的巨風，猛地旋了一個身。他搖一搖肩膀，連忙向那邊溜溜叫的女人，劈塔劈塔地跑了過去。他背後的黑影，像隻狡滑的黑狗，一路舐着他那踏在石場上的，濕濕的脚底印，也緊緊地跟着他跑，好像要咬他那撥動在破了後襠的，一條大人褲子裏面的小屁股。

「吓，還道是我的媽呢！」

小溜兒一跑到那女人面前，來不及的揪起一隻寬大的褲脚叫喊起來，同時把頭向頸子裏縮了幾縮。

「小鬼頭！」

那個叫做陳七嬸的女人，生氣地瞅了小溜兒一眼，把張黃黃的臉，一拉拉得非常之長，搖起手裏的大芭蕉扇，拍的一聲打在小溜兒的赤背

上。

「你這個，你這個脚趾縫裏的垃圾頭！也想佔佔老娘的便宜了？哼！不看世界面上，準叫你吃兩記反手耳光！——溜，溜，溜！」

「哼！笑你也不敢！」

小溜兒側着頭扮上一步，刮刮鼻子，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向她吃吃地傻笑起來，好像要跟她挑戰似的。陳七嫲可不睬他，只管乜着眼睛，向水溝邊上的幾隻小絨鴨，溜溜地叫了一陣，一會兒，又轉向近旁大樹下的那個人，怪像煞有介事地說：

「賣不賣啥，八個，八個銅板稱半斤？」

乖乖！小溜兒這時候才看見一匹狗熊模樣的大麻子，蹲在那兒賣拳頭似的，向這面扮起一個登坑樣的坐馬勢架。一頂遮太陽的大凉帽，貼掛在他腦後的背脊上，好像不這麼掛着，那挺直着的背，就靠不住要向後跌過去。

小溜兒瞧了他幾瞧，覺得怪不舒服地，舉起手來摸摸自己的臉。接着便一步一步的挨了過去，好像生怕驚動什麼地，挨到那麻子面前，便小心地蹲了下來，忽然也想扮個姿勢實足的坐馬架兒，跟他賽一賽。

可是當他剛把臀部用勁空了起來，猛不防陳七嫲這女人，一陣風似的躥了過來，直搖直扭地，幾乎把小溜兒一個「悶土」像隻扁鴨那樣地跌進大麻子的扭兒裏。

「咄，走開！」

麻子着急地叱着小溜兒，連忙展開兩隻毛茸茸的手臂，圍抱在扭兒前面，一忽兒靈地站了起來，揀着一隻「面裝」「大紅沙」，幌到陳七嫲面

前說：

「你看，你看，這是剛上市的眞「紅沙」吓，我家來頭也配——」

小溜兒默然地坐在青草地上，兩隻炯炯發光的野貓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視着麻子手裏的那隻大枇杷，又望望上面那張黃黃的臉，把下嘴唇用勁兜了出來，不讓自己的嘴巴張開，並堅決地咬緊着裏面的牙齒。

「貴死啦，吃了又不會成仙！」

陳七嫲猛地向後退了兩步，把個骨瘦的尖鼻子，也可怕地拉長起來。對對！小溜兒在她臉上打量了一會，覺得這女人的見識眞不錯！眞是的，枇杷有什麼好那個呢，肥皂結子那樣的東西！他又得意地望望那個麻子，他想這筆生意一定不成功了，空等了這麼一場啊！

「眞不會貴你啦——」

麻子扮上一步，把胸膛口一簇黑黑的毛，明顯地挺了出來。

「那會貴你呢，一等「行情」一等貨，不信，你吃個嘗嘗，不甜一個小錢也不要，你吃個嘗嘗看。」

吓！小溜兒的身子驀地一震，覺得兜在外面的下嘴唇，很有點兒不住了。倒說還有股甜？是的，甜甜的水要從那兒掛出來，他一口嚥下了這水，還是死也不讓那兜緊的嘴唇，隨便鬆一鬆。不過對于大麻子的那種「大寶」派頭，覺得非常之感動，連着那張油紙色的大麻臉，一下也十分可親起來。於是很不服氣地，望着那個黃臉的，暗暗在肚子裏說：

「儘搭些什麼臭架兒啦，人家叫你嘗還不好嗎？快嘗呀！快嘗嘗看呀！呸！你這個黃鼠狼，黃鼠狼眞不配——」

小溜兒只管嚥着口裏的水，不知那來的這許多水，討厭死了，害得他

瞧也來不及瞧！他把眼睛狠狠地一轉，忽然遷怒到那黃臉，臭黃鼠狼！爲什麽一定不嘗一嘗呢？吓！臭死啦，臭黃鼠狼！

「喂！」

小溜兒猛的喊了一聲，連人也直直地蹦了起來。冲着那個大麻臉，很想大着喉嚨這麽喊起來：

「不要賣把她，她，她是臭黃鼠狼呵！」

「好！買你，買你，不過要我自己的秤——你們的秤是殺殺野人頭的吓！」

眞不防這黃臉的忽然又這麽「劈爍」起來，一粒火星直飛進小溜兒的心裏，燒得他的眼睛也發了紅。

陳七嫲可像煞有介事的，把個吊長絲瓜樣的身子，威風地扭了幾扭，做鬼臉似的向小溜兒睞睞眼睛說：

「溜兒，你給我家去拿把秤來！」

同時把手向石場那面有力地一揮。小溜兒跟着她的手向石場上一望，只見一隻癩皮黃狗，拖着尾巴朝這面走過來。

「吓，你家裏那來的秤呀？本來，我也不高興替你去拿！」

「小鬼頭！」

黃臉的即忙向小溜兒白了一眼，小溜兒一動不動的掛着兩隻手，他巴她挺好買不成功，本來她也不配！

「吓，你放心，秤不會「退板，」秤不會「退板」！「退板」了你拿來還我就是！」

不要臉！小溜兒忽然很生氣地，豎着一頭的紅頭毛，把個大麻子從頭到脚的，吸進他的野貓眼睛裏，連着他手裏的那管秤，好，再不放他出來了，連忙用死勁的睞了幾睞眼。唉唉！爲什麽一定要賣把她吃呢？她不過是一條臭黃鼠狼啊！

小溜兒一直望着陳七嫲這臭黃鼠狼，用衣襟兒赳那些翹着尾巴的，個個有小鴨屁股那麽大的大枇杷，一扭一扭的走了之後，不禁漠然地搖搖肩膀，覺得身上不知那裏，好像少了樣什麽東西似的，只管抓住，把褲子，神經地揪在小手裏絞着，絞着，絞得那塊襤條布嘶嘶地響了，他才「呀」的一聲鬆了手。跟着，就把這手打了自己一巴掌。

「吓，你家裏種了多少這個呀？」

小溜兒坐在担兒跟前，用手指觸着裏面一個圓圓的東西，忽然跟大麻子搭訕起來。麻子可沒有理他，像要睡去似的瞇着眼睛，偶而向小溜兒白了個白眼。一臉的麻洞，這時更深地陷了進去。

「喂！你不要賣去呀——你自己爲什麽不吃呢？」

小溜兒又慢慢地向担兒裏伸過手去，不知怎麽一來，忽又很快的縮了回來，將中指含在口裏，一任那鹹膏膏的水，緣着指頭流到手背上。

「吃？我們眞吃得透啦——」

大麻子傲然地挺挺眉毛——一臉的麻洞，似乎又平了許多。接着：重重地打了個噴涕擦擦鼻子說：

「眞不希奇啦，哼！我們去枇杷園挑的時候，誰都吃到走也走不動！」

大麻子望望地上的扁担，像預備要跕起來走了。小溜兒連忙搠搠屁股，向他刮刮鼻子說：

「呀呀，你騙我，你騙我，枇杷園在那裏？你說，你不要吹牛皮！」

小溜兒興奮得把兩個發亮的眼球，也狠命的突了出來。他想這麼一說，大麻子一定會告訴他枇杷園在什麼地方，不然他就是吹牛皮——吹牛皮就挺不要臉！

大麻子可瞧也不瞧他一眼，拿扁担霍地立了起來，他什麼地方的骨頭格拉一聲響。跟着這響聲，小溜兒也猛的蹦了起來，一步扔了上去，直逼到他毛茸茸的胸膛底下。

「你說，你說，枇杷園在那裏？呀呀，你吹牛皮，呀呀——你是這個，你是這個東西！」

小溜兒顯出一付很不滿意的樣子，翹着一個小指頭，向他一彎一彎地。

「哼，笑你也沒有吃過，有本領你吃個我看看，吃個我看看！呀，你騙我，你吹牛皮！」

半分鐘之後，小溜兒失望的望着那個大麻子，大步，大步，的從自己身邊走開去，走開去，走得遠了，連他那搖也幌的担兒，也給河岸上一些樹叢跟房屋遮住的，他才芒然地垂下頭來，抓着腿上的褲子，絞得嘶嘶地響，嘶嘶地響。

「枇杷——」

風送着大麻子的一聲長喚，鐘聲一般地悠揚，向小溜兒這面蕩了過來

「媽媽的！」

小溜兒瞧着一口水，猛地向脚下的小草兒罵起來。

二

瑞午日一早起來，小溜兒忙到心裏轆轆亂。做媽的也不管他的事，隔夜就約好要去東村主人老爺家幫日忙。媽說主人老爺的皮氣很那個，挺怕，挺怕別人家的小把戲到他家裏去。所以——

「呀呀！煩他個鳥！他家裏有什麼好耍呢，本來我不高興去。」

「是的，你好好在家裏看家，等會媽晚上回來帶兩個糯米糉你吃。」

小溜兒焦燥地望着門外，好像有個要緊東西落在外面，生怕別人拾去似的一刻也靜不下他的心來。媽的話，祇是一陣嗡嗡的風，在他小耳朵外輕輕地吹了過去，不知到底嗡些什麼。總之，吹過就吹過了，誰還去捉它來不成嗎？

「記着嗎？」

媽不放心的釘了他一句。

「記着，記着！」

小溜兒毫不遲疑地，只管來不及的把個頭點着。好容易望着媽走出去了——走了還不上二十步的光景，小溜兒呀的一聲便舞起兩個小拳頭，跳呀蹦的飛出了門。

「哼！鹿鹿頭的這個小什子，看他今天怎麼跟老子們們說？再要騙人嗎，哼！那就做不到！」

媽還沒走到 村，小溜兒的人，已經蹦進西村的石牌樓，像摘了個頭的蒼蠅，看着鹿鹿頭家的房子，直旋直旋地旋了十幾遍，只是旋來旋去，屁個鹿鹿頭也 不見。

「狗什子，躲了不成嗎？」

小溜兒有點不相信起來，怎麼約好等他等他，自己又不跑出來呢？他講真躲了吧？不，他並沒有說起要躲呵！

對對！小溜兒拍拍大腿，望着東面的太陽，慢慢地從那一面的山角落頭上爬起來。週遭那些五朵六色的雲，好像沒有牠們的事了，一股勁兒的向天上跑散開去，凋零零的撇下那個破「扁」似的太陽，向牙齒尖尖的山角落頭滾上來，越看越亮，越看越紅——好像給誰咬了一口，又丟在那裏的一隻，日長夜大，日長夜大的大「紅沙」是的，就是大麻子扭兒裏的那種大「紅沙」呵！刮刮叫，不甜一個小錢也不要！

小溜兒猛把蹦起尺把高，嚥着兩口水，連忙又向鹿鹿頭家的黑漆牆門裏望望，深得像個鬼洞兒，一點聲音也沒有，廳室上有不有人也看不太清楚。他不住的眨着眼睛，非常討厭的向裏面罵了起來：

「這小子睏勁兒倒長啦，不要一聰睏死了呢！」

小溜兒踏着焦燥的步子，只管在他家牆門外的晒稻場上蹀躞着。惹着一羣麻雀子，不時怪小心地向他投一眼，烘的一聲從場上飛了起來。一下，又落到場上直蹦直蹦地，等小溜兒走近牠們的時候，又一個老樣的飛到空裏，望着下面的小溜兒，即斬即斬的喝罵起來。

小溜兒蠻不在乎地擦擦鼻子，把隔夜編起在心裏的一個故事，又眨着眼睛想了一遍，忽然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得意地笑了起來。

「吓，鹿鹿頭的這個小猪仔多蠢啊！其實故事有什麼好聽呢！」

小溜兒又得意地點點頭，想起鹿鹿頭的那付聽故事的傻勁，心裏又着實威風起來。而且鹿鹿頭稱讚他的故事，比他學堂裏先生講的，還着實好聽得多。

這還不威風嗎？小溜兒連忙假咳了幾聲，把胸脯挺得高高地，擺着兩個手就踱起方步來。他想今天在鹿鹿頭面前，一定要搭一搭架子了，一個故事一隻枇杷真不答應他啦，起碼兩個，兩個真不會貴他啦，人家也化心思想的啊！

「唉唉！他一定睏死啦！」

直等到鹿鹿頭家的雞婆頭屋脊上，也照到太陽了，那黑深深的牆門裏還不見鹿鹿頭的鬼影跑出來，小溜兒的心裏，好像燙了幾個砲似的一陣焦爛起來。

他憤憤地拾着一個石子，斜着身子，把石子在口裏呵了一口氣，對中那個雞婆屋脊用勁扔了過去。

「搭！」

小溜兒聽到搭的一聲，心裏又制不住的跳了起來，趕忙撒開腿子，露出兩個大大的門牙，一直跑到河邊上的楊柳樹底下躲着，貓似的伏在草窠落裏，眼睛像草上的露水那樣地，一閃一閃的，窺望着那又黑又深的大牆門裏。

「啊，你這個，你這個！我還道你一聰睏死啦！」

一刻鐘之後，小溜兒好像過了一年似的，直從草窠落裏跳起來，猛的跳上河坎，冲着那一個打扮得像隻綠蝴蝶樣的，正向這面走過來的米粉団団，一箭射了過去，狠狠她擎起一個小拳頭，不知是高興的過了分，還是等得生了氣，很想搥他這麼二十記再講。

可是他沒有這樣做，他一眼望到那個的小手裏，臉就一黑，鼻上突着兩個圓圓的貓眼，失望地說：

「你打算又騙我了？你的枇杷呢？你答應我的枇杷呢！」

「我沒有騙你呵，我忘記了！——唻，唻，我這個老虎頭好不好？我

姐姐做的啊！」

米粉囝囝醫着兩個酒渦，向他微微一笑，學起他手裏的老虎頭，很希奇地向了小溜兒幌了幾幌。

「什麽鳥什子啦，還有什麽好耍呢？哼！當心咬你的手，它夜裏一定要咬你的手。」

「不會咬手的，我姐姐說過的。」

米粉囝囝漲紅了臉，望望手裏那隻黃綢緞的老虎頭，又拿到鼻子上嗅了嗅。

「很香呢，裏面還有香袋兒。」

小溜兒勉强把個紅松毛的頭湊了上去，馬上一手握着喉嚨，扮出一付要嘔的腔調，假意乾嘔了兩聲，接着拍了那老虎頭一下連忙揑着鼻子說：

「臭死啦，臭死啦！人家大小娘掛掛的呀！」

「不，不！」

米粉囝囝着急地退了兩步，突然紅着兩條眉毛說：

「吓，你髒死啦，你身上有虱子，不要靠我，不要靠到我的新衣服」！

米粉囝囝摸着他綠色童裝上的洋鈕扣，又斯文地退了兩步，故意把那雙簇新黃色的新皮鞋，敲着下面磚頭鋪的晒稻場，即各即各地響。小溜兒撲的向他吐了口唾沫，差點兒沒吐上他的新皮鞋，做個勢頭猛地撲了上去。

「你才髒啦！你才有虱子啦！屁個新衣服，穿了要變蝴蝶精！」

米粉囝囝望着他的兩個可怕的大門牙，又怏怏地退了兩步。

「小叫化子！虱祖宗！」

他尖着嘴巴駡了他兩聲，便即各即各的向牆門裏跑去，一跑到門裏，又紅着那張米粉做的臉，向小溜兒狡猾地笑了笑。

「喂！小叫化子，小叫化子！我今天不要你的故事聽啦！我的枇杷也不把你吃！我家裏有很多很多的大枇杷，我們大家不要吃，拿來餵鴨子。這枇杷可甜得要死呢！小叫化你想不想吃啊？」

「我操你的！」

這下可把小溜兒的眼珠子也氣紅了，那麽可怕地突了出來，死也再平不進去。他無可奈何地咬咬牙齒，拾着一個大大的石塊，猛想對中那個米粉做的臉剝過去，只是一抬頭，連鬼影也不見了。兩扇又高又大的黑漆牆門，向他「八堂」的閉着，一望進去是黑深深的，深得沒有底。是鬼洞啊，僵屍鬼挺愛住這種洞！

小溜兒一口氣衝到洞門口，驀地豎起一身毛，好像眞有鬼來吃他似的，又猛的退了回來，又着腰，大聲地叫駡起來：

「小僵屍小僵屍！要末你不跑出洞，哼！出一出洞就要你個命！」

「誰怕你，誰怕你！你這小叫化子！」

小溜兒總以爲這匹小僵屍再不敢出洞了，這下突然的看見他衝出洞門，心裏倒有些慌起來。可是當他吐一口唾沫在地上之後，他立時蹦起兩尺來高，握着一個拳頭便死命的撲了過去。

「我操你的僵屍媽！」

「敢！你敢！你敢！你敢！」

小溜兒握緊拳頭的那隻小手膀，猛的給一隻鐵鉗似的大手抓住着，覺得裏面有一百把小刀在刮他的肉，骨頭也支支地好像馬上要碎了。

「啊唷——」

他不能不重重地叫了起來，跟着這叫聲，便是一陣雷聲大笑，和那個米粉囝囝的拍手聲。

「還要不要到這裏來撒野了？嚇壞了我家的小少爺，可馬上要你的小狗命！」

小溜兒摸着那隻突然鬆開的痛手膀，無可奈何地，望望那一臉高興的米粉囝囝，咬着牙齒在心裏說：

「不要臉，一個碰一個才是好漢啦！——」

最後又盯住那個會雷聲笑的大漢：

「你也不識醜！大虫吃小虫，癩痢欺燈籠！不識醜，癩痢欺燈籠啊！」

「哪，小叫化子哪！你看這是個什麼東西啊？」

米粉囝囝即各一跳，忽然從屁股上的那個袋兒裏，摸出一隻大大的枇杷在手心上，直搖直搖的搖到小溜兒面前。小溜兒拚命瞧着自己的脚背，只當咽去了似的什麼都不放在他心上。可是一隻作怪的眼珠，偏偏要溜到眼梢頭向那枇杷瞟了一眼，偏偏又給米粉囝囝看見了。該死！小溜兒突一轉身，臉色緊漲着，望着河坎上那擺動在陽光裏的垂陽，很想變一隻有翅膀的鳥兒猛地飛了開去。

「哪哪，你算不看我嗎？不過你看也看了——」

米粉囝囝可出興地纏着他不放，好像耍着一匹沒有角的小羊似的，又跳到他面前，手指直戳在他額角上。

「你看，我偏要你看哪！剝皮了，一二三剝，我剝小叫化子的狗皮了！」

跟着就把他撕剝下來的枇杷皮，一瓣一瓣的向小溜兒的眼睛上，鼻子上，紫黑色的腮巴上，亂丟亂撒。他格格的笑聲，震着小溜兒的心絃勃勃亂跳。

「你眞的也假的？你道我眞的怕你嗎？」

小溜兒亢奮地抹抹臉，縮起全部的上嘴唇，好像要一口咬死他似的，幾個露出的大牙齒，磨得吱吱發響。

「不曉得呀！」

米粉囝囝猛的退了一步，望望小溜兒背後那個大草堆樣的，向他做着鬼臉的長年佬，立時又胸脯挺挺的直迫到小溜兒的鼻子跟前，一下笑得喉管都要爆破的樣子了，還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你吃，你吃！不要客氣嗳，今天是大大端午呀，小叫化子也要吃個枇杷嘗嘗新呢！」

「呸！呸！」

小溜兒拍下他塞到口巴上的大枇杷，差不多眼淚也要滾出來了，可是他拚命不讓那眼淚滾出，抖着聲子罵了起來：

「誰要吃你的枇杷啦，——僵屍鬼吃吃的東西！吃枇杷的人都要死，吃枇杷的人今天都要死！」

「你放屁，你放屁！老子要打你！」

米粉囝囝那豎着的眉毛，陡的往上一豎，拍的一巴掌打到小溜兒的臉頰上。

「哼！打老子呀，你什麼緣故要打老子？」

小溜兒一時憤怒的只差眼睛裏沒冒出火，那突起在晒稻場兩旁的，兩

個坟墩般的大草堆，河坎上的楊柳樹，河那邊的田，以及遠遠的山，遠遠的雲，遠遠的一切的一切，在小溜兒看來，都像經過了一翻大的天搖地動，完全失去了明顯的輪廓。

他搖一搖身子，似乎每個細胞都帮着出了勁，抓住着那個綠色的小僵屍——寧可死，死也不放他。

不過等到小溜兒淌着眼淚從地上爬起來的時候，他抓着的小僵屍已經不見了，那個又踢了他小肚子的大漢也不見了，他無可奈何地拭拭眼淚，望着那個踏碎在地上的枇杷，與一個黃焦焦又黑溜溜的枇杷核，憤然的舉起一個小拳頭說：

「我操他們的媽！吃枇杷的人一個一個都要死！」

三

端午早過了，枇杷還是一整担一整担的湧到村上來。翹死啦！好像今年的枇杷不是樹上生的——專門有人在什麼地方用很快很快的手法做的。祇要你稍爲帶起半隻耳朶聽一聽，差不多滿村頭，滿村頭的「椏叉」角落里也都充滿着：

「枇杷勿？

紅沙枇杷倒担哩！」的那種喧囂的喚賣聲，這担去，那担來，風把他們的聲音吹得七歪八斜地，飄到西村又飄到東村，好像一羣嘯叫着的九頭鳥，把整天廻蕩在村莊上的水流聲也壓低了，有時低到一點也聽不見。

「媽媽！枇杷到底是個什麼屁東西呀？我偏不相信它！我想吃枇杷的人都靠不住要死呢！」

小溜兒聽得不耐煩，心裏老老要生氣。他近來好像總瞌不醒似的，兩隻圓圓的野貓眼睛，也灰暗了許多，而且上眼皮要費了很大的勁才撑上去。媽也沒有先前那樣會打他，一見他的鬼樣子心裏就發酸，酸得一把一把的眼淚，來不及的滾到眼睛裏。

「唉——你這些傻話是那裏來的呢。有枇杷吃的人還會死嗎？傻話！給人家聽見了會打你的嘴！」

「打我的嘴？——」

小溜兒一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顯出非常憤怒的樣子瞅着他的媽。

「哼！我騙你嗎？我昨天夜裏做夢的時候，就明明看見鹿鹿頭這小什子，吃枇杷吃死啦！我騙你嗎？那個黑大門裏的小僵屍呀，我看着他吃也吃的，忽然拍搭一倒下去就兩脚筆立直，兩脚筆立直！」

小溜兒筆挺的直立在他媽面前，把兩個灰暗的眼珠，拼命貶到頭腦売裏去，扮出一個死人的樣子，還把一條焦黃的舌子，伸出口外寸把多長。

「滾開，滾開！再說亂話要撕碎你的嘴！」

媽扁着一個鼻子發狠把他推了開去。

「呀呀！」

小溜兒一下又挺了過去，骨出着胸口兩旁的一條一條底橫肋骨把貶上的眼珠，向煙薰塵垢的屋頂角盯了一眼，那兩排肋骨式的屋頂椽，顯着非常苦悶的樣子，好像要壓到他的頭上來。

「我騙你嗎？——不過枇杷核是不要緊的。那些吃枇杷的人都是傻瓜吓！化錢買枇杷偏偏不曉得吃核，核才好吃呢！哼，你不要不相信啜，等會你煨個嘗嘗看，包你又香又鬆口，觔筋豆個樣，又香又——」

「咳！」

媽深長地嘆了一口氣，霎動着兩個凹凹的猪眼睛，只管焦心地望着門外，門外南瓜棚上陽光，一閃一閃的照着她臉子也發了綠。

陽光老是這麼一閃一閃的，天天從那南瓜棚上走過去，媽也老是抖開一張綠色的臉子望着南瓜棚發愁。那些日長夜大的瓜葉兒，把個竹梢棚蓋染得密密層層地， 好像一頂古式的綠呢大轎， 還綴飾着一朵兩朵的小黃花。媽的臉子上可沒有添起什麼，只是兩面的顴頰骨，越發蛋殼似的突高起來，配着中央那個扁鼻子，叫人見了馬上會想起那種兩個高屋山間的滴水糟。

「溜！」

媽個人好像有神經毛病的，一想起爛在賭場裏那日夜不歸家的酒鬼丈夫，心裏就發狠的抖了，抖得眼睛前面什麼都看不見，有時小溜兒明明立在面前，倒說也看不見，瞎眼蝙蝠那樣地，往往用幾十步之外也可聽到的大聲，猛地喊了起來。等到小溜兒莫名其妙的挨到身邊，摸到她扁鼻子跟前，她又茫然地掛下兩條眼淚，摸摸小溜兒那紅松毛的頭，便咬緊着牙齒咒罵起來：

「唉唉！害人啊！害老害小，這死屍！這拋屍露骨的！全不想想，賭會翻身嗎？哼！那賭就值得兩個小錢了！這害人的死屍呵，他在河泥裏滾石臼啊！老的小的一淘給他帶下泥肚裏去了！啊！這班警察兵也全瞎了眼睛，不會捉他去彈彈死嗎？」

「彈死他有什麼好呢？——」

小溜兒不服氣的[illegible]了媽一口氣，把個扁扁的紅松毛頭，連連地搖着。

「我倒不歡喜爸彈死，爸說過的，只要運氣來，他總有一天會贏到很多很多的錢。不是嗎，他不是跟你說過的？他說項圈兒也一定要還我的，其實項圈兒什麼鳥好呢，不如多買點子米，是不是？你說爸幾時會贏啊？你說說看！」

「贏嗎？等他睏在棺材蓋上，你曉不曉得，他睏在棺材蓋上就會贏錢了！」

「好的，不過項圈兒我可不要還——一點也不好要！」

小溜兒滿臉興奮地舐舐嘴唇，便一股勁兒去煨他的枇杷核了。他的煨法兒越弄越巧，他覺得放在火缽裏煨往往容易焦，而且找牠出來的時候也很費事，不如放在瓦片上炒，是的，炒。撒啦啦啦，撒啦啦啦，乖乖！倒像炒白菓啦！

「喨，白菓，白菓，熱來白菓——一個銅板呀來買三個！喨 ——」

「小鬼！」

媽望着小溜兒那股傻勁，臉上的猪眼睛連忙一細，同時小聲地叱了他一聲。小溜兒覺得有勁極了，越發把核兒炒得撒啦啦地，並且很有拍調的，把瓦片敲得滴搭滴搭響，一面望着他的媽，便又瞎七瞎八地亂唱起來：

「喨——勿要小鬼小鬼閒話多，
一個銅板來買三個。
白菓，白菓，熱白菓——喨吓，
你媽媽來買多一個！」

「小鬼！小鬼！」

媽媽佯怒地睜了他一眼，又黯然地望着那南瓜棚發愁了。

× × × × × ×

幾天後，陽光依舊又走上那綠色的瓜棚，一閃一閃地，只是沒有照見對面那張發愁的綠色臉子；風吹進瓜棚的時候，也沒有往日那麼快，那麼輕快地夾着一種撒啦啦的，枇杷核兒底炒響聲，從一個孩子的紅頭毛上溜開去。只是偶而在那密茂的綠葉間，發出一種單調的瑟瑟聲，——好像受傷的鳥兒，在那裏刷着牠發痛的翅膀。

「啊唷！痛啦！怕有蟲兒在咬我的肚腸了，好痛呢，媽媽！」

小溜兒捧着個肚皮，靠在媽的身上扭，長長的紅頭毛，像個板刷樣地儘在媽的扁鼻子上擦來又擦去。

「不要緊呵，怕是凍着了。不會有蟲兒爬進去的吓！」

媽無可奈何地一把抱住了他，岑岑的汗水，從她的臉上直掛到小溜兒的額角上，帶着小溜兒的汗，急雨一般地瀉下去。這些汗的臭，與那暗角裏飄出來的一陣陣的馬桶臭，似乎怪不調和地侵佔了這小房間的全領域，不時想突破上面那一狹條，蓋着明瓦的天窗衝出去。

「會的！」

小溜兒的屁股猛地在媽的大腿上顛了一下，接着又土灰蛇樣的亂扭起來。

「會的，一定會有蟲兒——啊唷，痛死啦！啊唷——媽，我痛死啦！」

陽光的雨，從那久失修理的屋瓦破縫裏直逼下來，屋子底下，好像有尖尖的炭火燒上來。

「啊，熱死啦！我要跑出去。」

小溜兒突着兩個充血的眼球，用力剝那媽抱緊在他胸口的手。

「我要跑出去，我要跑出去！」

「不，不，不要吵吓——唉唉！」

媽死命鎖住她的雙手，無論如何不讓他出去。好像房門外面就有什麼可怕的魔鬼，在等着捉她的兒子。

「啊，這死屍！爛死在天主堂——賭場裏不要回來吧！」

媽憤憤地駡着，一面却留心聽着房外面的前半間屋子裏，有沒有脚步走進來。當小溜兒一陣不叫喊的時候，差不多外面屋裏有多少個蒼蠅在飛叫，她也聽得出，可是總聽不見有什麼脚步走進來。望望兒子的臉色，可一面不如一面，什麼鬼病呢？啊，鬼病的臉色才會這麼的紅啊！——

一白菓，白菓，啊！我一籃子的熟白菓誰給我偷去啦？啊，我不要我不要！一

小溜兒驀地從媽的懷裏掙了出來，突着眼睛向四壁望望，跳得兩個脚跟，像兩把小鐵鎚樣的在地上亂鎚。也不知道那來的這許多力，把撲上去又抱住他的媽，幾乎一交摔倒在地上。

「哼！你這個小什子，老子認得你，老子要吃你的枇杷嗎，呀呀，你偷我，你偷我——」

血液在小溜兒的身子裏劇烈地奔流着，帶着一種多量的單寧酸（Tannic Acid）底毒質，奔遍他的全身，奔遍他全身的每一根脉管，還是急劇地，急劇地奔個不停，好像要把他所有的脈管，一下就爆破似的。

「我要打你，我要打你，打你這——打！」

小溜兒舞起兩個拳，望着牆壁上那一斜角，從明瓦天窗裏照射下來的陽光直撲過去，猛地又撲了回來，抱着媽的腿痙攣地狂喊起來。

「我不要，我不要，爲什麼要你打我的嘴？要你還出來，還出我的熱白菓來！」

「溜，溜！」

（一）單寧酸 Tamic acid省稱單寧，五倍子及茶檞等樹皮中，皆有之。據醫生檢驗，枇杷核內亦有此種成份，性猛烈，食之可中毒。

媽驀地用發抖的手，捧起小溜兒那亂搖亂撞的頭，一眼不睞地望着他的眼睛，好像要望穿他的眼睛，——要一直望到他的眼睛底裏，到底有個什麼樣的惡鬼，在作弄她的兒子。

「兒啊，我是你的媽呀！怎好媽也不認識呢？沒有那個偷你的白菓啊，不都是你自己吃了的嗎？你叫我一聲看，叫我一聲看，我不是你的媽媽嗎？」

「老！老子要打你末就要打你！」

小溜兒猛的飛起一個拳頭打在媽的眼角上，露出幾個可怕的大牙齒，好像還要去咬她似的，狠地又在自己胸上掐了一下。「你才不要臉，你才不要臉！老子家裏的鍋頭蓋不蓋，要你來管嗎？哪！白菓把你吃吧，把你吃吧！哼！老子偏不把你吃——你看！」

小溜兒猛地在媽的鼻子上抓了一把，好像抓着了一個什麼東西，連忙送到自己口裏，便用力地咀嚼起來，嚼得滿口的牙鼻骨啦骨啦地響。好像野坟頭上的狗，在啃着什麼骨頭似的。

「唉唉——！」

媽再不能看他了。瘋了似的一把抱着小溜兒，咬得自己的嘴唇出了血。

這天夜裏，好像看什麼猴子把戲，在小溜兒家裏擠着擠不開的人，房門上的搖杆也給擠斷了，什麼人率性把它揹下來送到外面半間的大門裏放着。大門裏也碰鼻子都是些人，看見房裏有個人出來，便把扐緊着的臉子湊了上去。

「現在怎麼啦，你看會不會好啊？」

「到底是什麼病呢？挑痧的挑挑也沒用嗎？」

誰都這樣想，可是誰都想不出到底是個什麼病。

「不是說——」

陳七嬸挺着一張黃黃的臉，忽然從房裏擠了出來，好像發現了什麼似的，拉着別一個女人，一直拉到門外的南瓜棚底下說：

「我說小溜兒的娘，也太沒有見識，怎麼好讓小的把枇杷核當飽吃呢！眞是生着耳朵也沒有聽見過，不是嗎？核兒裏面難保沒有蟲——你聽！」

小溜兒又是一陣銳聲的尖叫，裏裏外外的人，好像下着靜江子一樣的煞然地靜了下來。於是小溜兒在牀板上顚蹦的聲音，格外淸楚的，一下一下的震了出來。

「不是嗎？」

陳七嬸望望天上的星斗，驀地打了個寒噤。

「我說今夜這付牀板一定要給他蹦斷，一蹦起來蹦得有三尺來高呀，幾個男人都吃他不住，不過我說這個小的也太饞，怎麼會想到吃起枇杷核來呢？是不是，蟲兒一入了肚就難了！」

一陣夜的涼風，從瓜棚上的密葉間漏了下來，陳七嬸扭一扭身子，又驀地打了個寒噤。

「怎麼不叫了呢，這下怕有一筒煙的時光了吧？」

小溜兒好一陣不叫了，一些人把縮下去的頸子，又焦燥地伸長起來，可是小溜兒還是沒有叫。

兩筒烟，差不多五六筒烟的時光也過去了，仰躺在硬板牀上的小溜兒，還是一聲都沒有叫，這下，好像很聽話似的，也不用什麼人掀他了，那麼直着兩個眼球，一動不動的望着上面的屋頂椽。

突然，一陣女人的號哭，代替了小溜兒的尖叫，猛地從那小小的屋子裏拋了出來，好像崩倒了一重山似的，把整個的大地都震了一跳。可是那夜，那可怕的夜的黑暗，便立時壓到了大地上，把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吞滅着。

（一九三六，七，二八。）

在城市裡（三十）

張天翼

李金生用鼻孔笑了一聲。在這麼個局面裏面——李金生竟好像有什麼壯了他胆似的！——

『二先生說話也要留神一點！我是你們硬留下來的，哪個王八蛋才高興吃這一碗飯！不過我幹一天就憑良心幹一天，叫我鬼鬼祟祟騙朋友——我不來！……』

這里插進了亞姐的喊聲：

『李先生你不要睬他！跟他講什麼！——他是個畜生！』

外面輪船『嗚！』的一叫。二少爺覺得這聲音竟成了個看得見的東西——打洋台上射進來，往他心坎裏穿過去。接着碼頭上的車輪震得屋子打起顫來，彷彿怕有什麼禍害似的。他可巴不得牠一下子塌下後，把大家在這下面壓死——連他自己也在內。

可是他祗苦笑着：

『呃，莫吵莫吵。——我跟他談正經事。……』

於是他結里結巴解釋一番。他叫別人相信——他祇是爲了要錢用，邊說邊瞟亞姐，舌子越來越不靈活。他簡直有點害怕，好像他的隱事全盤給抓在李金生手裏一樣。末了他竟待朋友那麼——表示他沒有什麼地方不相信對方。籌錢的話——彷彿成了一種忌諱，會重新招致出什麼禍事來的，他再不提起了。

這種胆怯怯的勁兒叫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並且不安心。

『哼，他想卡住我！——他憑的哪門子嘎！』

他怪他自己不該這麼輕信那個姓李的。他拚命追記一下，看曾經把什麼事告訴了別人沒有。可是想不上來。可是這屋子，這亞姐，這李金生——叫他心裏閃出了那種特別的溫情，那種糢里糢糊可又甜蜜蜜的溫情。這正跟做過的夢一樣：醒了之後偶然會觸動一下，不過夢境已經記不淸楚，就祇剩下這一點點朦朧的感覺了。

從前他在這省城裏過的快活日子，簡直成了前一輩子的事。

『他們都變了，』他對自己說。身子已經走到街上，許多黃包車都圍着他，可是他不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

亞姐簡直像有個鬼怪附在她身上。李金生也離開了他，那個叛徒。他向來——祇有在這里才感到了家庭的樂趣，才得到人類應該有的溫存，才有個眞正親信人跟他商量一切事情。……

這些情景現在可忽然結成了糊塗的一團，漸漸變了顏色。然後一下子轉動起來，就什麼都瞧不見了。

他頭腦子一陣暈，幾乎站脚不穩。

『車子！車子！』

一坐了上去——就帶着要嘔吐的臉色往前面亂指着：

『快拖！快拖！快！那塊！那塊！……』

這天他又找王健民他們去玩。直到半夜兩點鐘才回家。這座樓房成了個冰窖，一走進就有股冷氣侵着他的脊背。四面都靜得不像是人住的屋子，幾乎連自己的存在都有點懷疑起來。

「明兒個就過江家去罷！」

他悶悶地抽了一口氣。一會兒他又覺得這個打算未免太對不起人。

「沒有睡着啊？」他走到床前，隔着帳子溫柔地問。

騙着的那個一直不動，熬着肚子疼似地把身子縮着。她眼睛張開了一半，呆登登地瞧着枕角上綉着的玫瑰花。可是那個男子一走近，她馬上閉了眼睛。

唐啓昆要引她說幾句話，他去關上了窗子，把陽台門也封得嚴嚴的：亞姐向來愛講求什麼新鮮空氣，現在她也許會起來干涉。可是她仍舊保持着原來的姿勢，好像沒看見他。

男的點起一支烟，瞧着墻上自己的影子，覺得他自己可憐起來。

「唉，她眞的變了，眞的變了。」

這麼着算什麼嘎，她連睬都不睬他，瞧都不瞧他一眼。人家有什麼對她不起呢——她把這世界攪成這麼冷冰冰的樣子！他把煙往痰盂裏一扔，接着又嫌兩隻手空着太無聊，重新又拿起一支烟來。身上雖然在冒着汗，他可常常有要打寒噤似的感覺。

嗨，他寧可讓她吵一場，讓她拍着床沿臭罵他一頓，把什麼話都罵出來也不要緊。這麼老騙着不理會他——他就簡直疑心他自己不是活在這個世界裏的了。

於是他想了一想前幾年的勁兒。他心一軟，好像看見了什麼怪悲慘的情景似的。現在他忽然有一個怪念頭在他肚子裏發燙：他覺得他騙了亞姐，對亞姐不起。這種熱辣辣的念頭竟燒得他血管都發漲，彷彿有種什麼力量逼着他想要去犧牲自己——去到她那裏贖罪。

他拿着烟的那隻手可冰冷的，並且打着顫。心狂跳着，彷彿要去冒什麼大險。他老實想要衝過去——一下子掀開帳子，抱着她哭一會，叫她原諒他。他叫她受了苦。他祇有她這麼一個親人，可是他一直沒對她說過一句眞話，全談不上什麼恩愛。他這回該把他什麼打算都丟掉，什麼閒言閒語都不管——拿這些苦難來贖他自己的罪。他得跪在她面前發誓：

「我跟你家去，我跟你家去！……我們祭祖宗，請酒，放爆竹……你是我的髮妻。……我要是說了話不算數——叫天雷劈死我！……」

他尷尬地站在那裏，動都不敢動，他覺得是站在個很高的崖邊——一個不留神就會摔下去。他用熬着痛的臉色抽了一口烟，好像牠會打傷他的肺，可是他又不得不抽。

「跟她商量一下子。……以後呢？」

以後他看見許多熟臉孔，不過模模糊糊——辨不出哪一張是誰的。他們在咭咭刮刮談着他。

「原來唐老二是這麼一個荒唐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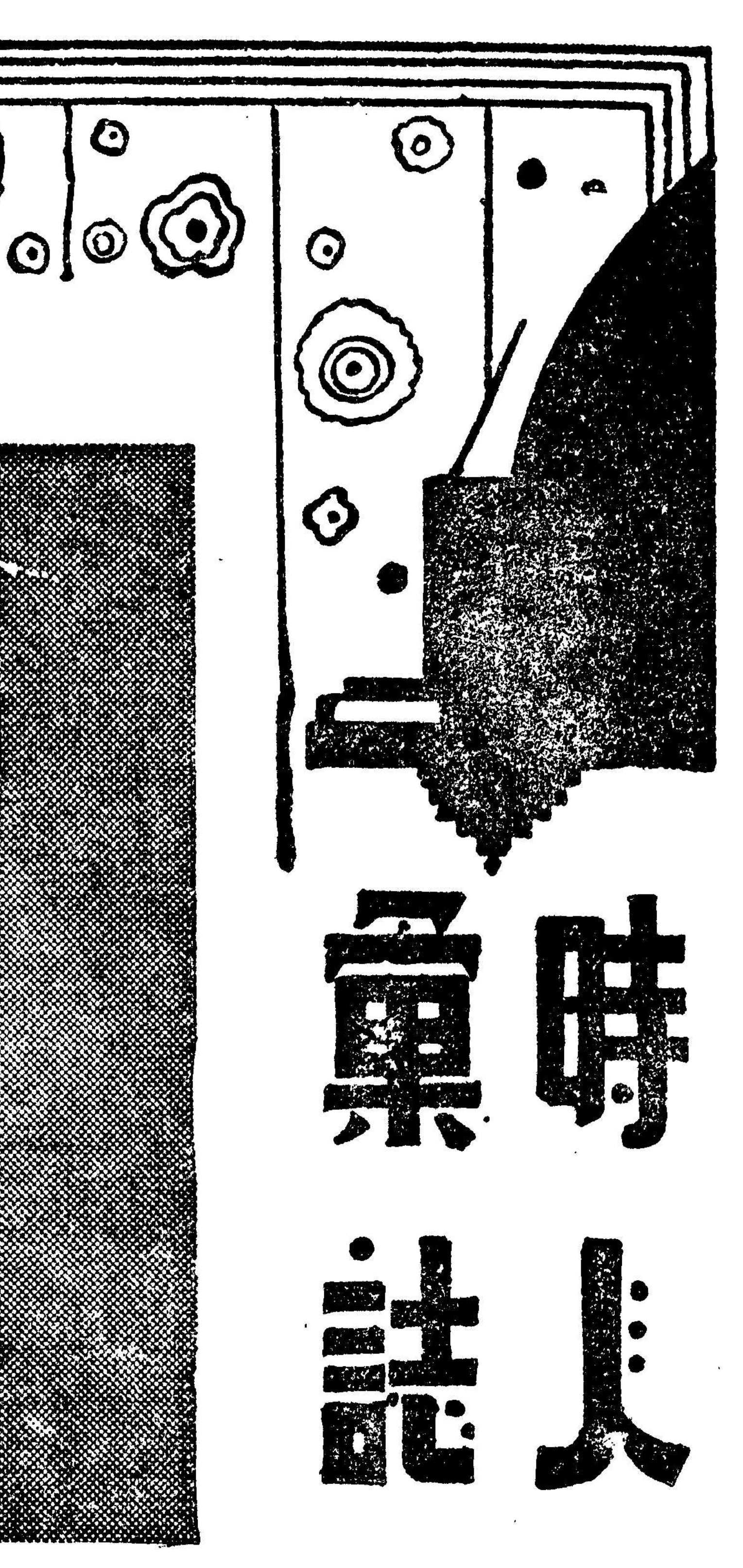
像他這麼一個男子漢——怎麼要攪上那麼一個女人呢？他該在好好的人家裏討一個塡房，讓他自己得一筆很像樣的陪嫁。女家頂好是個新發戶，沒得什麼田，祇拿得出現洋：譬如說——萬把塊錢！並且舅老爺還可以替他找一個好位置。

唐老二坐下又站起身，使勁把手裏的烟一摔：

「我不能讓小鴨子耽誤我，我不能，我不能！她是什麼東西！——我該派討她的好啊？該死！」

就這麼着，他裝出了一付滿不在乎的樣子。他冷冷的對誰也不言語，連李金生跟他說話——他也不怎麼理會。對亞姐呢頂多不過瞟一下她的臉色，於是帶着帽走了出去。彷彿他一冷淡得比亞姐還厲害，就表示是他勝利似的。

他天天跟那些老朋友在外面混，一面想着要拿怎麼一個理由來才可以過江回家去。





蔡繼琨

蔡繼琨，年二十四歲，福建晉江縣人。歷任南安公立中學音樂教員，集美學校樂隊指揮。廿四年東渡留學，入日本東京帝國音樂學院作曲部，廿五年秋，以所作交響樂曲「潯江漁火」，入選日本現代作品公募第一名，開我國在日榮譽之紀錄，爲我國音樂界之奇才，現尙在努力中。

編輯後記

陝局的解決，在國人殷切期待中。覺醒的民族意識和國際一般的大勢，俱不容許有任何障礙來妨害我們國家的統一與復興。本期刊載的各文，注意點便集中在這問題的各方面。傅孟眞先生一文提示今後我們的政治應興辦的事項。齊思和教授諄勸要想救國的青年們應該注重學識的修養。王永興先生的一文，可以代表一位公正健全的青年的思想。劉豁軒先生指示了非常時期宣傳組織的需要。我們相信從這幾篇文字裏，不難看淸現前中國民族的新精神。

× × × × ×

目前物價的高漲與幣制改革問題有何影響，是一個很可注意的問題。吳鐵峯先生此文討論一年來幣制改革的經過與未來的展望，很有參考價值。

× × × × ×

「德日與蘇聯國力的比較」一文爲蘇俄經濟學者葛磊士所撰著，內容可與馬季廉先生譯的「未來德俄戰爭與戰略」一文比觀。該譯文因篇幅關係，本期臨時抽出，定下期續載。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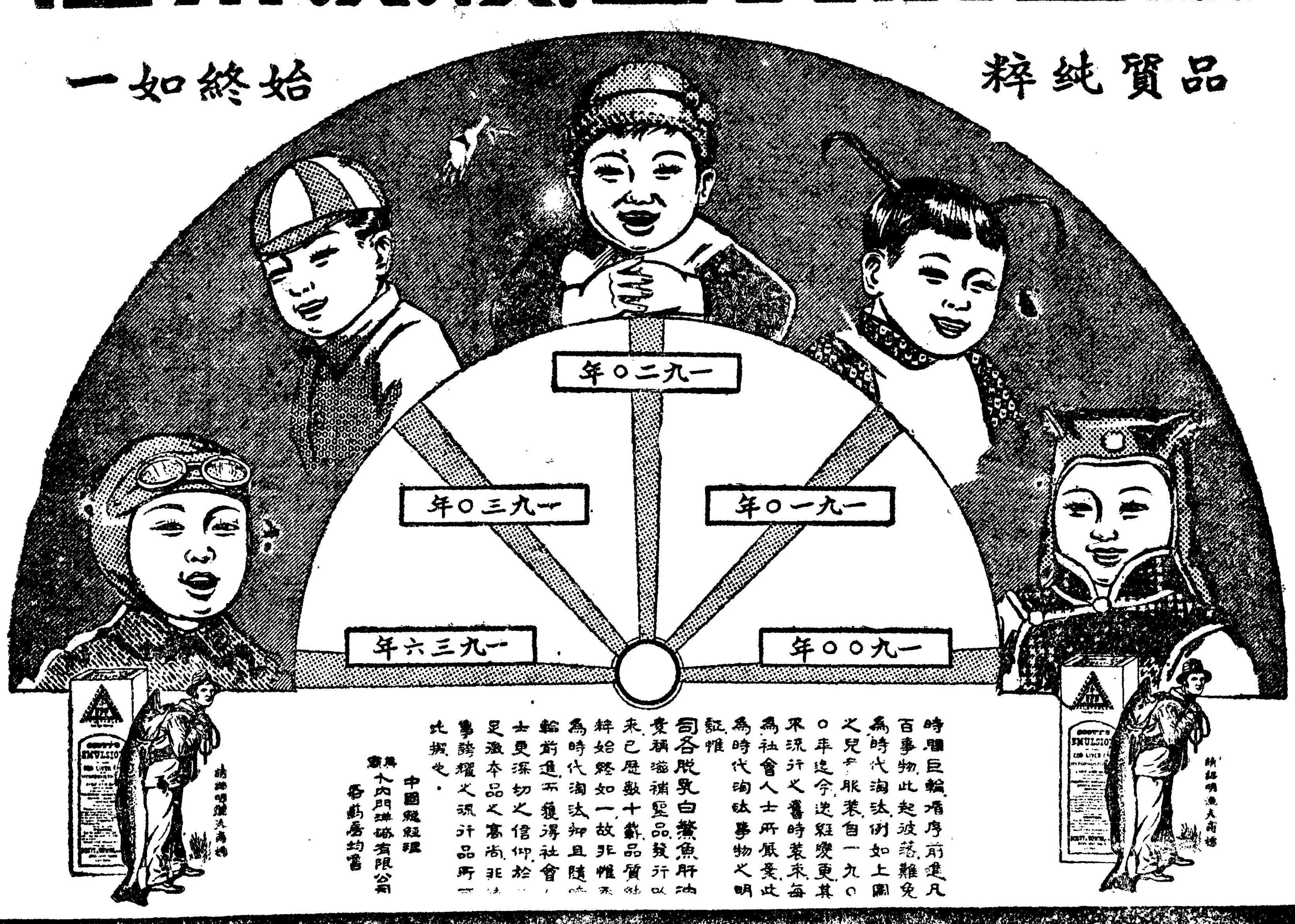
本期鄧恭三先生的書評，於研究辛稼軒的著作的年代，極有心得，對於所舉二書匡正頗多。凡對此一代詞人之作品，具有研究興趣者，不可不讀鄧先生此評。

× × × × ×

本期出版後，循例休刊兩週，敬乞讀者注意本期另刊之啓事。第八期準三月一日出版，同人希望對於愛護本刊的讀者們能有更新的貢獻。

編者

司各脫乳白魚肝油



章華國產呢絨

美觀
耐穿
價廉

全國各大呢絨商號均有出售

章華毛絨紡織公司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支店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
上海蓬萊路蓬萊市場
南京太平路一四二號
漢口江漢路二九三號